武侠与歷史

264

封面說明

蜜臘花揷——玉器

玉製品的蜜臘花插，連座共高一七·九糎，係淸代雕玉名匠之傑作，年代雖不久，但具有甚高之美術價值。

Lip Life®
LIPSTICK

ONE APPLICATION
LASTS ALL DAY

美國

麗妃唇膏

嬌艷名貴·保不脫色

各大公司藥房均售

武侠与歷史

第二六四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

曹丕與薛靈芸	談史樓主	4
俠盜白金龍	羅天	11
實用自衛武術	袁鐵虎	18
血彩刼	霍愛迪	22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	29
玉女銀鳳	冰鴻	34
金鎖奇緣	文采風	46
聖劍魔筆	上官厚	54
丹心一劍	琴心	61
勾命符	端木玲	66
天龍八部	金庸	80
狂波俠影	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冊港幣壹圓

定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47.00 外埠H.K.$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25.00 外埠H.K.$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s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歷代才子佳人傳—

曹丕與薛靈芸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曹丕允許薛靈芸歸寧，命人護送她還鄉但當她到了半路上，薛靈芸突然失踪了。守衛的人，都不會發覺，原來她是被一個老尼，帶到深山去學劍術。靈芸在山上，追隨老尼練習劍術，到了第四年，已經大有所成，老尼帶領她下山，到都市去，教他誅鋤一些作惡的人。同時，老尼給她一柄更短的匕首，換去她的短劍，這匕首只有二寸多長，收發都容易。靈芸在這遊俠的生活中，誅鋤過不少惡人，和殘暴的官吏。這一次，老尼却命令她去殺一個大官。靈芸去了許多時候，還不會回來，老尼不免耽心了。

正當老尼要走出去看靈芸時，靈芸已經回來了。老尼一看她身上並沒有受傷，心裏放下一塊石頭。

「為什麼你去了這麼久？」老尼向靈芸說，「遇到一些什麼事情？」

「沒有。」靈芸說，「當我走到他的屋子裏時，見他正在和他最小的孩子在玩耍。孩子天真可愛，我不忍驚擾着他，是以等他單獨去睡覺時才下手。」

「以後你不要存這種婦人之仁。」老尼說：「要知道他已破壞了無數可愛的家庭，使許多可愛的孩子們沒有父母。他是罪有應得的。」

靈芸唯唯受教。老尼又道：「你過來，我給你開腦藏劍，以後你的理智便會更清楚。」

「開腦？」靈芸驚駭地說。

「是的。」老尼說：「你不要怕，這是沒有一點危險的。把腦子弄開藏進這三寸的羊角匕首去。要用的時候，便抽出來，那要比放在袖子裏便當得多。」

靈芸對於師傅的話，一向深信。當下便走過來，讓她割開後腦，把劍藏進去，果然沒有痛苦。

「好了。」老尼把劍替她藏好之後說，「到現在，你的劍術已成功，可以回家去，以後二十年才可以見一次面。」

靈芸聽說，依依不捨，可是，老尼已教她閉上眼睛，挽着她的手，像飛騰般，不一會已經到了她常山的故居。

靈芸這樣一口氣把這幾年的經過，對父母說了出來。

薛業聽了靈芸的話，不喜而懼。一個溫婉的女兒，一旦變成殺人不眨眼的劍客，這對他是完全不需要的，而且這是太恐怖的事，殺人滅迹！

靈芸的母親，對於靈芸，仍然是憐愛的，她把房間收拾了一間出來，給靈芸居住，並且問她是不是仍要回魏宮去？靈芸表示無論如何也不回宮裏去。於是，她的母親便打算給她另擇夫婿。

「關於女兒的事，最好不要宣揚出去。」薛業有一天晚上，這樣對妻子說，「否則不但沒有人娶她，而且太駭人聽聞。」

「當然我不會亂說自己的女兒會殺人。」薛夫人說，「不過，我實在不大相信她有這種殺人的本領。」

薛業笑道：「芸兒說的話是真的。她每晚都出去行俠，常山城中，這些日子來，往往有人在家裏失蹤，我想這就是她幹的勾當。」

「我不相信。」薛夫人說。薛業道：「如果你不信，我們可以到女兒房中去看看，你便知道了。」

薛夫人懷着好奇心，和薛業到靈芸房間裏窺看。房門在裏面關鎖着，窗子也是關閉着的，可是，房中沒有人影，靈芸出去了。

「她是怎樣出去的？」薛夫人驚訝地向丈夫望着。

「我已經窺探了好幾天了。」薛業說：「她從窗隙裏閃出來，像鬼魅一樣，一閃而沒。」

「呀！」薛夫人驚異地說，「那豈不是鬼麼？」

「不，」薛業說說，「她不是鬼，完全是人，這點我可以相信，她只是劍客，劍客是能夠有空隙便鑽過的。」

薛夫人聽了丈夫的話，雖然略略放心，但驚疑卻是不免，女兒的行徑如此不平常，真使她憂慮。

可是，薛業和薛夫人，對於女兒的事，卻不敢干涉，每天由得她夜出早歸，連問也不敢問。

這樣過了兩三個月，靈芸夜出的時間少了。生活似乎漸漸回復正常。於是，薛夫人便對丈夫說道：「我們應該替女兒擇配了，她嫁了丈夫，生下孩子時，便再不會到外面行俠仗義的。」

薛業也同意夫人的說法，便召了媒人到家裏來，教她替靈芸找對象。

可是，靈芸卻堅持不要媒婆替她找丈夫。她向父母說道：「嫁丈夫是可以的，但必須要由我自己選擇。」

薛業夫婆對於這一個劍客女兒，實在不敢多管。女兒要自己擇配，這雖然是惹人議論的事，但他也不能不順着女兒的意思去做。

「好吧，你就自己找丈夫去。」薛業說：「找到了之後，告訴我便了，但千萬不要不告而嫁，知道麼？」

靈芸笑道：「女兒知道，我怎會不告而嫁呢？何況，女兒早就嫁過曹丕的了。」

轉眼又是半年，靈芸還沒有把丈夫擇好。薛夫人不免又向她問道：「你揀了半年，至今還沒有揀出來麼？」

靈芸不耐道：「媽，你不要理我，我自有分

出去仗義行俠。

寸，揀到了便會告訴你，這人還沒有到來，教我向那裏揀擇去。難道你要我拋繡球招親麼？」

蘇夫人給女兒一頓搶白，不敢再說什麼了。

一天，蘇夫人發覺自己的鏡子，日久塵黯了，便吩咐門上的家丁，如果有磨鏡子的經過，便喚他進入後堂磨鏡。門上的家丁答應，便留心在門前等着。

到了下午，有一個年紀很輕的人，挑着一副磨鏡的工具，在府門外經過。家丁見了便問道：

「你年紀輕輕的懂得磨鏡麼？」

那少年笑道：「磨鏡有什麼困難，難道這種工作，也要夠年齡才能做麼？」

門上的家人把他領到內院，然後稟告蘇夫人，把幾面菱花形的鏡子，拿出來交給那少年磨着。

內院的左側，有一個窗口，那是靈芸閨房的窗，窗外有幾株芭蕉，巨大的芭蕉葉，映得窗上的碧紗更加綠得可愛。這時，有一張美麗的女人臉，在紗窗後現着，這是靈芸。他把着貼在窗紗上向院子窺探，要看看爲什麼院子裏有磨擦金屬的聲音。

「原來是磨鏡。」靈芸說，「我以爲誰在磨刀劍哩。」

那磨鏡少年，心無旁騖的磨着手中的鏡。他不知道有人在窗子裏面窺看他。

靈芸看了一會兒，覺得這少年雖然滿面風塵，形容憔悴，衣服也十分襤褸，但他卻有一具強壯的身體和一張忠實的臉。方面大耳，是個福相。靈芸芳心不免一動，向自己說道：「爹媽要我嫁人，何不就招了這人做丈夫。」

於是她走到蘇夫人的房間來問道：「媽，你不是要我嫁人麼？」

蘇夫人道：「不是這麼說，媽並不是要你嫁，只是你的年紀也不輕了，實不巳不要你，你應該及早成親。」

靈芸道：「我已經擇到丈夫了，你把他招贅進來，這樣，我仍舊可以在你身邊，和你作伴。」

蘇夫人喜道：「那眞是好極了，我就是捨不得你嫁出去。能夠招贅，那最好也沒有，但不知道人家肯不肯作贅女婿，到底是那一家富貴兒郎，你且說出來讓我知道。」

「並不是富貴人家的子弟。」靈芸說，「就是在內院裏磨着鏡的那少年。」

蘇夫人聽了，不禁愕然，瞪着眼向靈芸凝視着，半晌沒有話說。

靈芸見母親不答話，便催問道：「媽，你

見了沒有，我要嫁那磨鏡的少年。」

「芸兒！」蘇夫人沉着臉，他實在有點惱了，「我每樣事都可將就你，但這一件事，我却不得不反對了。你父親是常山侯（這是靈芸嫁後，曹丕所封的。）除了節度使之外，便數他最大，他的地位何等尊崇，而你却要嫁一個磨鏡的少年，這教我怎樣對他說呢？」

「磨鏡有什麼可羞恥的？」靈芸說，「他是自食其力，用工作來換取衣食，每一個人都應該如此。他沒有用機詐來騙取別人的財物，也沒有用暴力來壓搾別人的金錢，為什麼會貽羞家門？」

蘇夫人流着淚道：「我不知道，但如果你這樣做，實在使我覺得對你父親不住，你一定要嫁他時，你自己對父親說去吧。」

靈芸一言不發，逕自到父親的書房裏。找父親說話去了。

蘇業此時正在閱書，看見女兒急匆匆的走來

靈芸回家後，夜間

，便放下書卷，朝女兒望着道：「芸兒，有什麼事嗎？」

「關於女兒的婚事。」靈芸說，「我要和爸商量一下。爸，你不是要我出嫁嗎？」

蘇業笑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難道我要你在娘家終老麼？」

靈芸繼續說：「爸不是答應我，由我自己選擇丈夫嗎？如果我選到了，是不是一定同意？」

「我答應過你的，當然不會不同意。」蘇業說，「現在你已經選到了，是嗎？」

「是的，」靈芸說，「那便是在內院裏的磨鏡少年。只有他可以作我的丈夫。」

「磨鏡的！」蘇業駭然瞧着女兒，「為什麼你要選這樣一個丈夫呢？難道再沒有別的少年郎君了嗎？」

「我喜歡這個人。」靈芸說，「他是個誠實可靠的人，我從他的相貌態度觀察出來了。」

「你母親怎樣說？」蘇業向靈芸問。

「媽不同意，說他執業太微賤了，恐怕有辱門楣。」靈芸瞧她父親的臉，注意他的表情。

「我也有同樣的想法。」蘇業皺着眉說，「雖然我也是貧賤出身，但現在已經掙到了地位，我們總算是閥閱之家了，招一個磨鏡者作女婿，恐怕會惹人笑話。」

「這是我們自己的家事。」靈芸說，「別人管不着我們，而且他做了你的女婿，地位不也拉高了麼？」

「你着實喜歡他麼？」蘇業的口風軟了。事

實上他對於靈芸有點害怕，不敢拂逆她的意思。

「我對於男人沒有多大的興趣。」靈芸說，」我也不一定要嫁，你們既要我嫁，我便得找一個比較老實而又恭順的丈夫。這個人，鏡磨少年恰當其選。」

「那末，我一切聽你吧。」薛業說，「你去通知母親，就說我已答應了，並且請她到這裏來，看看這新女婿。」

靈芸欣然同後堂去了。薛業着人到內院把磨鏡少年帶進書房來。

磨鏡少年正在工作，忽聽得家人呼喚，連忙停止了工作，問道：「喚我進去有什麼事？」

「自然是好事。」家人說，「我們的小姐看中了你，要招你做丈夫，是以叫你進去看看。」

磨鏡少年紅着臉道：「老哥不要取笑，我那裏有這種福氣。而且我也養不起老婆，一天到晚磨鏡，磨到骨頭也折了，才僅足温飽，要是討了老婆，教她吃西北風不成？」

「傻子。」家人說，「做了薛侯的女婿，還愁凍餒麼？別說廢話啦，快跟我進去，謁見侯爺吧。」

磨鏡少年半信半疑，只得站起來隨着家人走進書房裏，薛業抬頭一看，見他的衣服雖然不齊整，相貌却是不錯，便教他坐下，問他的身世，那磨鏡少年誠惶誠恐地一一對答了。

薛夫人也趕到書房裏來，當她知道丈夫已經答應女兒招這磨鏡少年作女婿，她也無可如何，只得到來看看。

「你讀過書嗎？」薛夫人向磨鏡少年問。她像一般丈母娘那樣關心於她的未來女婿。

「只讀過一兩年。」那少年說，「僅能認識幾個字而已。」

薛夫人皺眉道：「那末，你不能應試了？」

磨鏡少年一味搖頭，沒有回答。

薛業却代答道：「只讀過一兩年書，當然不可以應考的。何必再問他呢。」

薛夫人又問道：「那末，你有什麼本事謀生呢？」

磨鏡少年又是搖頭不答。薛夫人再三問他，他才答道：「我會磨鏡，這是我父親教我的。」

薛夫人滿面憂鬱，向薛業說道：「你看，他什麼本事都沒有，只會磨鏡，這教女兒怎能依靠他啊？」

薛業強笑道：「不要緊，做了我們的女婿，還怕凍餒麼？我們可以多給他一點錢，永遠養活他們便了。」

薛夫人無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然後向磨鏡少年說：「現在我們打算把女兒嫁給你，但要招贅你在府中，你願意嗎？」

磨鏡少年大喜，連忙跪下磕頭，可是，當他磕了一個頭之後，突然又站起來了。他向薛夫人瞪着眼，遲遲疑疑的說過：「夫人，你的女兒是嫁不出去的妖怪麼？否則爲什麼要選我這樣一個人作女婿？」

薛夫人嗔道：「我的女兒是個千嬌百媚人見人愛的千金小姐，只因她看見你喜歡，這也是前世裏的緣份。怎說她是妖怪。你願意見見她嗎？」薛夫人說着，用手向旁邊站着的靈芸一指，繼續說：「喏，這就是我的女兒了。你看她像不像妖怪吧！」

磨鏡少年抬頭一望，靈芸盈盈含笑，向他點了一點頭，少年馬上爬在地下磕頭說：「原來是神仙，我做夢也沒想到有這樣大的福氣。可不喜煞我也。」

磨鏡少年的老實態度，使薛夫人和薛業一起笑了，靈芸却有點女兒家的嬌羞，臉上泛上一片紅霞，看了她這種嬌滴滴的情形，誰也不會知道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劍俠吧。

婚事已經議定了，磨鏡少年便被領到客室裏，沐浴更衣，薛業把自己年輕時的衣服，拿給他穿，一經裝飾，整個人都不同了。一個磨鏡少年，轉眼之間已變成一個翩翩濁世佳公子。衣服對人的作用，便是這麼奇妙的。

磨鏡少年却不肯棄去他的工具，薛業沒奈何只得把它藏在箱子裏。一面邀請媒人，擇定吉日，把磨鏡少年招贅在府裏。

婚事並沒有大事鋪排，這是靈芸的意思，她對父母說，「婚姻是每個人都有的，爲什麼要鋪張呢？」

然而薛夫人以世俗之見，却不肯過於草率，她治了幾十席酒，邀請了她的外家親戚，到府裏來吃喜酒。

靈芸婚後的生活，平淡而愉快。閒暇的時候，教他的丈夫發射彈丸，或者到郊外打獵去。

過了五年，靈芸的父母病死了，東吳的孫皓，聞得靈芸的本領，便具金帛聘請她到吳中作爲侍衞。如是者又過了幾年，孫皓便教靈芸夫婦去

行刺司馬師。

司馬師會占算，當靈芸夫婦受命行刺的時候，司馬師已經占算到了。便吩咐守城的牙將道：「明天早上你到城北守候着，見有夫婦二人，分騎着一匹黑驢一匹白驢的，你便上前施禮，說我請他到署中見面。」那牙將領命去了。

次日，靈芸和丈夫各騎了一匹驢子到許都來，靈芸騎的是白驢，她的丈夫騎的是黑驢。將到北門，牙將迎着他們，作揖道：「司馬丞相派我來迎候兩位。」

靈芸大驚，對丈夫道：「司馬丞相是神仙麼？否則他怎會知道我們來？」「我們去見他也好。」靈芸的丈夫提議。靈芸也同意，於是隨着牙將到丞相府來，謁見司馬師，司馬師降階迎接。

「我知道你們的來意。」司馬丞相對靈芸說，「不過我命在天，而且我沒有做過違背良心的事，沒有人能够殺死我的。」

靈芸拜謝道：「得罪使君，我們合該萬死。」

司馬師笑道：「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是奉命來的，有什麼罪呢？不過，你們不殺我，就再不能回到東吳去了。我這裏正需人，你們何不就在我這裏做事呢？」

靈芸一想司馬師禮賢下士，而且精明，在他手下做事，總比在東吳好。當下便答應留在許都，不返東吳了。

司馬師要給靈芸金帛，靈芸辭謝道：「我們夫妻的生活很儉樸，每天只要二百文錢便够了。」

「二百文錢怎够你們夫婦的給養，何況你們還有兩頭驢子要飼養的？」司馬師說。

「我們的驢子是用不着吃草料的。」靈芸說：「使君用不着多費心，只要有二百文便很够了。」

司馬師只得依照她的話，每天教人送二百文過來給靈芸。這時候司馬師看不見他們騎來的驢子，以為靈芸已牽到市上賣掉了。後來才查得兩頭驢子，原來在她的行李中，一具布袋裏袋着那兩匹紙剪成的驢，一黑一白，這就是靈芸夫婦所騎的驢了。

靈芸到了許都，轉瞬已過一月，一天，靈芸對司馬師說道：「東吳孫皓見我們不回去，未必就此作罷，東吳多能人，他會另派人到來窺伺的，今天晚上我打算回去一次，送一綹頭髮一幅紅綃給他，表示我們不再回去。」

司馬師點頭道：「你要怎樣便怎樣，不必問我，我對你是絕對信任的。」

於是靈芸在這晚上離開許都，逕到東吳去。才到四更，便已回來，次日向司馬師說道：「我已經送了信給孫皓，這時候他一定可以看見我送去的紅綃了。東吳，有精精兒和空空兒兩人，都是奇能之輩。我猜他今晚便要派精精兒來尋我

名作家散髮生所撰武俠小說，素以新穎奇詭，不落俗套，著稱於時，前為本刊撰寫之長篇連載，深獲讀者一致嘉許。

茲應本刊敦請、再撰新作：

冷劍磨情

即將在本刊連載

希注意刊載日期

，也許要刺死我和你。不過，我自有辦法應付他的，使君不必擔心。」

司馬師笑道：「我從來不擔心什麼的，死生有命，命不該絕，殺也不死，數合盡時，救也不活。時至便行，何必擔心。」

靈芸見司馬師如此豁達，他自佩服。便教司馬師今晚不要滅燈而睡。

司馬師聽了靈芸的話，果然在臨睡前不吹滅燈。他本來想睡的，但却沒法睡得着。

半夜，司馬師忽見在自己的床前，有風颯然而來，睜眼看時，燈光之下，沒見有人，只見有兩條影子，像長幡般飄忽起落，一紅一白，在床的四週糾纏亂轉。

「這是什麼東西？」司馬師驚訝地凝視着，可是，他始終沒法看得清楚。但見那兩條影子，條若長虹高舉，忽似滿屋下殞，光怪陸離，不可名狀。但始終扭結在一起。

當這兩條影子，又一次的高升到床頂上的時候，突然降然一聲，跟着有一個人從空中跌到地上來。人頭和身體分離了。司馬師大駭，急支起身體注視。但見這人的白衣，已被血水染紅了一塊。正要驚呼，靈芸已出現在眼前。

「這就是刺客麼？」司馬師指着地下的屍體。

「不錯，他便是精精兒。」靈芸說，「東吳孫皓所豢着的武士，現在，被派來行刺你我的。」

「他也是劍客麼？」司馬師問。

「是的，」靈芸說，「但他的劍術不及我。當我們都在東吳時，曾經比試過，他的氣比我足，但不及我善運。是以，我設法耗盡他的氣，待他心怯要逃時才殺死他。」

靈芸說着，把屍體拖出中庭，身上取出藥末來，彈在屍體和首級上，化為黃水。司馬師此時，不勝駭異。

「東吳中還有一個更高手的劍客。」靈芸這樣向司馬師說，「這個人若來，我却不是他的敵手了。」

「比你更強麼？」司馬師說，「他叫什麼名字？」

「他的名字是空空兒。」靈芸說，「空空兒的劍術出神入化，能從空虛入冥漠，無形滅影。人所不能測。我的技比他差得遠了。」

「那末，空空兒若來時，我們怎麼辦呢？」司馬師耽心地說。

「這要看你的命運了。」靈芸說，「你的宅心仁厚，也許不該死在空空兒的劍下。現在，我有一個主意，可以救你的。」

「什麼主意？」司馬師說。

「我料他明晚必來。到時你去找些于闐玉來，環繞在頸上，用布衾覆着，于闐玉最堅實，空空兒殺人，只在人的頸上輕輕畫一下，于闐玉保護着，便不致受傷害。空空兒這人，有如俊鶻，一擊不中，便翩然遠去，從不刺第二劍的。」靈芸這樣提議。

「那末，你自己呢？」司馬師說，「你殺了精精兒，他不會饒過你的。」

「我麼？」靈芸笑着說，「我化為蠛虫，藏到你的肚子裏吧。」

「別說笑話，眞的你要好好的打算。」司馬師關心地說。

「你放心吧。」靈芸仍然微笑着，「我自然也有安身的地方。」

司馬師依照靈芸的指示，找了許多塊于闐玉來，用繩子穿好，環繞於頸上，用衣服掩着，到床上去擁衾高臥。靈芸這時候却不知道匿到什麼地方去了。

到了三更，司馬師還沒有睡，突然聽得頸上鏗然一聲，十分清晰，急睜眼看時，却不見有人，忽見靈芸不知從那裏走出來，向他拜賀道：「好了，空空兒曾經發誓，殺人決不斬兩劍的，他現在中了我的詭計，引以為恥，從此遠逝，這時候已在千里以外，他也不會再回到東吳去的了。」

司馬師十分困惑，解開頸上的于闐玉來看，果然有刀劍畫過的痕迹，深達數分。不禁駭然道：「玉尙如此，假如是肉的話，我的頸豈不要斷了麼？」

「是的，空空兒的匕首，鋒利無比，這還是他輕輕一畫的結果，如果他用力砍來，連玉也得分為兩截呢。」靈芸說。

司馬以禮贈給靈芸。但靈芸不受，她說：「我要這些東西幹什麼呢？」

過了幾年，靈芸在許都安逸的住着，夫妻看來很親愛，可是，靈芸始終沒有生下兒女。

入晉之後，靈芸夫婦竟不知所終。

（完）

俠盜白金龍

焚土記

羅天・文
鳳簫・圖

陌生來客

是黃昏過後，太陽已落到山背後，秋風吹來，微微感到一些寒意，街道上冷冷清清的，就算走着幾個人，也都是快步趕回家去，跟家人團聚，享受一頓愉快的晚餐，以解一天的勞累。

白金龍最可憐了，自從離開家鄉之後，始終是形單影隻，孤獨寂寞，然而他是以俠義自命的人，憑一已之力，要打盡人間不平，稱他是俠也好，罵他是盜也好，反正他只要問心無愧，與人有助，對社會有利，旁人不論說什麼，他都是在所不計。

這一天他又似夜遊神似的，獨自在街道上溜躂着，眼看街邊的房舍中，逐漸亮起燈火，在燈光下一家人團聚，桌子上放着熱氣騰騰的飯菜，大人同小孩都掛着笑臉，將飯菜向嘴裏送。

白金龍雖然仍自形單影隻，可是他內心中却也感到愉快了，飯桌邊的笑臉傳到他的內心深處，使他忘記了孤獨寂寞的痛苦。

他走完正街，又漫無目的轉入一條橫巷，原正是沒有事，隨意散散步。然而就在他轉入橫巷的時候，一陣嬰兒的啼哭聲傳進他的耳朵。

這原是常見的事，白金龍也沒有去留意它，然而就在這一陣啼哭聲之後，更傳來一個低沉哀傷的婦人嘆氣聲，就像是孤魂野鬼似的，嘆聲中夾雜着無限哀怨痛苦，令人也為之愀然不樂。

白金龍還是沒有去注意它，然而那嬰兒的啼

號聲却越來越響亮了，再過了幾分鐘的時間，那嬰兒已到了力竭聲嘶的地步，就只剩了乾號。

白金龍不禁停步暗想道：「那做母親的好忍心，那有任兒女啼哭的道理？也不想法哄哄，等到哭出病痛來就後悔無及了。」

他雖然這樣想，却仍無意去看個究竟，剛搖了一搖頭，準備離去，耳邊却又傳來幾個小童的驚嚷聲道：「媽，媽，你……」接着也大哭起來。

這驚嚷聲中，顯然是發生了意外，白金龍心中一動，當下再不遲疑，就順着這啼哭聲，驚叫聲尋去。

他順着街道奔了幾步，一道破牆攔住去路，白金龍也不理這許多，脚尖一用力，身形一躍而起，越過牆垣，眼前已出現一所破爛的木屋，黑烏烏的，只聽得哭嚷聲俱從屋中傳來。

白金龍急不及待，奔至那木屋前，右手一伸，就去推那木屋門，想不到那木屋門是虛掩着的，「蓬」地一响，應手向後倒去，他還沒有看清楚屋內情形，耳邊却已聽得小童的高嚷聲道：「爹，爹。」接着兩個小黑影跌跌倒倒向門口奔來。

然而當他們看清楚門口是站着一位陌生來客時，不禁又呆住了，骨碌着小眼珠，臉上淚痕猶在，驚疑不定。

白金龍半彎下腰，柔聲問道：「小弟弟，用不到害怕，聽你們哭哭啼啼的，發生了什麼事？你媽媽呢？」

那站着的兩名男童，大的也不過是七八歲，見到生人，怎還說得出話來，只是一味嗚咽。那小的更是蜷縮在屋角落，眼淚汪汪，欲哭不敢。

白金龍忙拍拍那年齡較大男童的頭項，又拉着他的小手，再問道：「小弟弟，你乖，你懂事，快別哭了，告訴我，你媽媽呢？」

那男童呆呆抬起頭來，嗚咽聲道：「我……我知道，你是……是來要……要債的？」

白金龍笑道：「誰告訴你的？」一面又從衣袋裏掏出幾文制錢，塞在男童的手心裏，續道：「別哭了，拿去買芝蔴糖吃，你媽媽到底去了那裏？」

男童的神色頓時不同了，握緊了那幾文制錢，就用手背在臉上抹了一抹，才口吃吃地說道：「媽……媽在後面房間裏發脾氣，我……我害怕……」

白金龍不等他說完，一拔足就向內進走，此時天色已完全黑下來，房間內更是一片黑暗。好在白金龍自幼練成的童子功，目力異于常人，光線再暗，他也能看得清楚。

婦人有些瘋狂

那房間也不像是房間，直比狗窩還要凌亂，房角的床板上坐着一個婦人，長髮披肩，低下頭，看不清她的面目，只見她的雙膝上躺着一個嬰兒。

那嬰兒早就哭得力竭聲嘶，奄奄一息，那婦人也怪，不抱起嬰兒哄哄，或餵他幾口奶汁，相反的，她的雙手，却按在嬰兒的肩膊附近，雙手姆指，似乎更使勁的向嬰兒咽喉處壓去。

白金龍觸目心驚，也不知道那婦人在幹什麼，止不住「啊」了一聲。

那婦人似乎吃這一聲「啊」驚醒了，倏然抬起頭來，四目相交，白金龍又是一驚，那婦人的眼目中隱隱含着殺氣，兇光大露。

白金龍是機警果斷的人，雖吃不定那婦人與嬰兒是什麼關係，反正值此要緊關頭，當下那敢稍有遲疑，忙高聲叫道：「大嫂子，你那娃兒怎麼了？還不快餵他幾口奶。」一面說，一面乘機走近身去。

那婦人竟像是得了失心瘋，一瞥之下，已格格狂笑起來，雙手一用勁，那膝上的嬰兒已是閉過氣去，聽不見他的哭號聲，只見他雙手雙脚不住亂搖亂幌，大力掙扎。

那婦人在狂笑聲中，更斷斷續續地說道：「我走了，你……你也活……活不下去，還……還不如……」

白金龍不等她說完，右掌疾出，直扣那婦人左腕，右手向前一伸，已將那嬰兒搶回懷中，捉住嬰兒雙足，頭下脚上，輕輕在嬰兒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好在出手得快，嬰兒還沒有斷氣，又「哇」地一聲，哭出聲來。

那婦人手腕上一痛，狂笑聲頓時停止，只是瞪大了眼珠子，木然無表情地盯在白金龍臉上。

白金龍奪過嬰兒，救回嬰兒性命，將嬰兒抱在懷中，然而他到底是男子漢，從沒有做過婦人之事，那嬰兒又啼哭不止，直急的他手忙脚亂，無所適從。

外開的那兩名男童亦進屋來了，興高采烈的舉起手心裏的那幾文制錢，撲向那婦人身前道：「媽，我們有錢了，快買米做飯，肚子餓的很。」一面說，一面又搖着婦人的膝蓋，不住喊餓。

那婦人似乎吃那兩個男童一搖一叫，神智清醒了不少，雙手一環，一手抱住了一個，又突然淚落如雨，大哭道：「阿明，阿華，你肚子餓，難道我做母親的會不知道，只怪你爹爹不爭氣，家裏連一粒米都沒有，等一會兒吧！等隔壁人家吃完飯，我去試試看，有什麼殘飯剩肴要點回來……」話聲未了，那被稱為阿明的大男孩已舉起手中制錢道：「媽，這不是錢麼？你拿去買米吧！我可不要吃剩飯，又是泥，又是砂，咬在嘴裏格崩格崩亂響。」

那婦人望着阿明手上的制錢，忽又臉色一沉，問道：「這幾文錢是從那兒來的？去做了小乞兒不是？人窮不可志短，我怎樣教訓你來？」

阿明忙分辯道：「沒……沒有的事，這幾文錢是一位大爺賜我的。」他一面說，一面轉臉向白金龍身上望去。

那婦人的眼睛，也隨着阿明的目光轉向白金龍身上，也看見了白金龍懷中大聲號哭的嬰兒，頓時雙手推開了膝前的男童，一躍而起，跌跌倒倒的衝至白金龍身前，一把將嬰兒搶過來，不住撫慰道：「阿毛，阿毛，你怎麼啦？肚子餓了是不是？吃奶奶吧！別哭了，看你的小性子。」一面說，一面已解胸前衣衫，露出一個乾癟黑瘦的奶頭。那嬰兒含住奶頭，立即止住啼哭了，白金龍也趁此時機，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婦人。只見那婦人年齡祗不過三十左右，披頭散髮，形容枯槁，尤其身上穿的衣衫襤褸異常，幾乎跟乞兒差不多，再看看房間內的情形，也已到了家徒壁立，山窮水盡的地步了。

那嬰兒吸了幾口奶頭，大概由於婦人太瘦弱的關係，乾癟的奶頭那能吸得出奶汁來，吸了幾口之後，又亂搖着小腦袋，放聲大哭起來。

那婦人長嘆了一口氣，低聲哄着嬰兒，一面又將乳頭向嬰兒嘴中塞，慈祥的母愛，完全從神態中表露出來，跟先前目露兇光，臉帶殺氣，完全不相同。白金龍也能想得出來的，那婦人並沒有瘋，只是太窮了，生活逼人，活生生的將她逼瘋了。同時白金龍也覺得奇怪，這一家大小四口，難道就沒有當家人麼？他想問那婦人幾句，只是見到那婦人忙着哄弄嬰兒，似乎分不開嘴巴來，所以祗好向那較大的男童問道：「阿明，你爹爹呢？他去了那裏？」

阿明似乎吃了一驚，口吃吃地答道：「我……我不知道。」

那婦人臉色一沉，立即接口道：「你找錯地方了。姓何的早死了，你要討債乘早去閻王殿上找他吧！咱娘兒們幾天沒有一粒米下肚，可掏不出一枚刮痧錢來。」

白金龍聽那婦人口吻，倒是負氣，又倒是真的死了丈夫，一時倒辨不清真假，好在那年齡較大的男童阿明，得了白金龍幾文錢，對白金龍有了好感，立即對那婦人道：「媽，這位大爺不是來討債的，這幾文錢也是這位賞賜給我的。」

白金龍也接着微微一笑道：「何大嫂，阿明說的不錯，我不是來要賬的，你別弄錯人了。何大哥呢？我特地來看看他，有點小事跟他談談。」原來他從婦人的言語中，知道她丈夫姓何，打蛇隨棍上，順口編了幾句。

那婦人真以為白金龍是她丈夫的朋友，立即起身換了一副面孔道：「大爺請坐，小婦人眼拙，不知大爺與拙夫有舊，剛才言語會有冒犯，請大爺原宥則個萬好。」她一面說，一面讓座，然而整個房間內，除了一副破板床以外，那裏再有第二個坐處來，所以她做了一個請坐的手勢以後，不覺又眉尖蹙，輕聲嘆了一口氣。

白金龍呵呵笑道：「何嫂子，你也用不到客氣，站着說話還方便些。」他是聰明人，不等那婦人開口，已從口袋裏掏出一塊銀元來，叮噹一响，放在床板上，續道：「兩個姪兒都餓了，小孩子餓不起，快去買點吃的吧！別將姪兒餓壞了。」

那婦人倒沒有想到平空有人會送錢來，何況又是一塊亮晶晶的銀元，頓時呆了半晌，還以為是在做夢。白金龍又道：「何嫂子，你拿下吧！反正何大哥同我是朋友，朋友有通財之誼，這也算不得什麼。」

何嫂子在額上重重的擊了一下，才知道不是做夢，趕緊一手抱住嬰兒，一才按下那兩個小童道：「快向這位大爺磕頭，要不是大爺賞賜，咱娘兒們今晚都難過去，可憐啊！家裏好幾天沒煮過飯了，大人還好，小孩子可熬不住，何況手上抱的又要吃奶，我身上那有奶，真給我急瘋了。」一面說，一面也幾乎要跪下地去。

白金龍雙手一伸，早將身前的那一雙男童拉起，乘機試探道：「何大哥平日不是那樣人，怎麼會丟下你們母女不管，難道他……」

何大嫂又嘆了一口氣，右手拇指小指一伸，在嘴前做了一個手勢，道：「總是這個害了他。」

白金龍恍然大悟道：「他抽上鴉片烟。」

何大嫂點了一點頭，又道：「往日阿財長得一副好身材，好氣力，自從抽上這個以後，身體一天比一天羸瘦，也不想找事情做，一天到晚就躺在床上，一枝槍，一盞燈，黑飯比白飯還重要，祗苦了咱娘兒們，有一餐沒一餐的挨着，最近這幾天實在不行了，家裏能賣的賣完，能當的送上當舖，就剩下一條棉花絮，那沒良心的還拿走了，天氣一天比一天冷，要咱娘兒們怎樣活下去，想想真不如死了好。」

白金龍忙安慰道：「俗語說的好：好死不如惡活，好好的人幹麼要想到死，何大哥也不是壞人他在那裏？我去找他談談，想必對他有幫助。你們趕忙去找點兒吃的吧，一切都有我在，總能設法解決。」

何大嫂的眼眶裏含着眼淚，不勝哀怨地道：「他還不是在得勝里的烟館裏，那條棉花絮恐怕早化成烟灰了。」

白金龍聽完這一句話，再不遲疑，翻身就走，背後還傳來婦人不住感謝的聲音。

找一個人而已

這時街道上更黑暗了，家家戶戶都門上大門，也顯得更冷清了，然而白金龍是走慣了的，輕車熟落，獨自前行。他久聞得勝里烟館的大名，早想去見識見識，却總找不到機會，今天可碰上了。那得勝里並不長，左右不過三五十戶人家，烟館却開了五間，都是最低等的，進出的客人俱是些販夫走卒，市井無賴之輩。

白金龍剛走進得勝里口，眼前已是黑影幢幢，來來往往的俱都是仙風道骨，弓肩縮背的人，走路輕飄飄的，似乎一陣大風就能隨風而去。

從烟館裏出來的人還好，多少還帶些精神，那剛去烟館的人却不得了，又是眼淚，又是鼻涕，呵欠是一個接一個，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是活死人，死活人。

白金龍暗暗嗟嘆，這時有鴉片鬼帶路，更用不到多費事，就隨在鴉片鬼身後，走進烟館。他是初次來，而且衣着整齊，神采煥發，跟那些老槍大不相同，烟館的伙計趕緊上來招呼道：「客官，裏面有清靜的廂房，請隨小的走吧！」

白金龍不理這許多，不說好，也不說不好，就隨在伙計身後，首先進的一間大廳，地上舖了幾張大蓆，那些鴉片鬼就倒在蓆上，橫七豎八，身前一槍一燈，那點點如黃豆般的油燈，陰森森的就如燐火一般，令人毛骨悚然。

白金龍怎耐得住這股烟味，好在他早就閉住呼吸，大步穿出大廳，才長吸了一口氣。

大廳後面有三四間小房，窗戶紙上映出燈火，白金龍挨着次序進去走了一圈，只見小房間內雖然比大廳上的情形稍稍好了一點，然而也不過是多了一張大床而已，床上的癮君子依然是品流複雜，烏烟瘴氣。那烟館伙計隨在白金龍身後，指着床上一個空位道：「客官，就在此處好了，小號裏大蓆上，雲土，烟土一應俱備，貨色道地，價錢格外克已，客官吩咐下來，小的也好命人準備，侍候客官燒烟。」

白金龍搖了一搖頭，道：「我不是來燒烟的。」烟館伙計，原多是無賴之徒充任，一聽說白金龍不是此道中人，頓時神色一變，用鼻孔哼了一聲，問道：「客官不是來燒烟，難道還是來尋開心的不成？」白金龍又微微一笑道：「老兄倒會說笑，無事不登三寶殿，我怎麼敢來尋開心，只不過找一個人而已。」

烟館中最忌諱有人來找，攪了生意，所以那伙計更沒有顏色，雙手一叉腰，有如兇神惡煞般的怒聲責道：「你這個人好沒來由，既然是來找人，幹麼不一跨進店門就說清楚，要我陪着你團團亂走，你當我是吃了飯沒事做，陪你玩兒的麼？」這伙計大聲一嚷，兩三名像打手般模樣的漢子頓時圍了上來，俱都怒目而視，將白金龍圍在中間。

白銀龍藝高胆大，那將這幾個膿包放在眼中，當下又微微一笑，故作不解道：「伙計，這就怪不得我了，我一跨進店門，你就帶着我向裏面走，我那懂得寶號規矩，還當茶樓酒館似的，進來逛逛總無妨。」

那伙計更怒不可遏，雙掌一比道：「你倒是有心來找咱們好看來了，朋友，留下萬兒來吧！咱牛王炳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好好的打發你回去。」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什麼千兒萬兒，我可不懂，你有名有姓也好，無名無姓的野雜種也好，都與我無關，我只是進來逛逛，找一個朋友，要他趕快回家。」

伙計大罵道：「果然是來搗場子的，不要走，吃我一拳，是我牛王炳引你進來，也由我送你出去。」說時左拳微微一幌，右拳迎胸擊去。

[illegible]白金龍暗罵道：「小子，你要找死。」表面上依然神色不動，靜立以待。

[illegible]那伙計不知死活，用盡全力，看看拳風已觸到對方衣衫，已聽得背後有人阻止道：「阿炳，你暫時住手，別大水沖倒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那牛王炳還算功夫不錯，脚下一錯，擊出的右拳猛地向下一沉，總算勉強收住去勢，才轉過頭去，說道：「賈師爺，讓點子來路不明，不給他點顏色，諒他還不知道咱們厲害，讓我揍他一頓以後，再慢慢問也不遲。」

燈光照映下，早走出一個瘦削的老頭子來，生得長頸烏喙，弓肩縮背，穿一件長衫，右手捧着一枝水烟袋，一看外表，就知道不是好東西。

喪盡天良

白金龍依然大模大樣，昂然而立。那被稱爲賈師爺的老頭子搖搖幌，走近白金龍身邊，打量了一眼，問道：「你這個年輕人，胆子倒也不小，既然不燒神仙香，進來幹麼？快說老實話吧！不知者不罪，饒你一頓好打。」

白金龍道：「我只是進來找一個人，他家中有事，要他趕快回去，難道這就不對了麼？」接着又冷笑了幾聲，續道：「就算犯了王法，關進監牢裏去，也得讓人見一見，你這間鴉片館總不比監牢還厲害吧！」

牛王炳又暴喝了一聲，舉拳欲上，大罵道：「這小子要找死，跟他嚕囌什麼，讓我打發了他。」賈師爺右手一橫，攔阻道：「讓我再問問他。」說完話，又用手上的水烟袋向白金龍一指，問道：「你要找什麼人，快報出姓名來。」

白金龍道：「他姓何，單名一個財，只知道他在得勝里的烟館，也不清楚是不是在你們這一家。」語聲落處，四周圍的幾名漢子都忍俊不禁的大笑起來，那稱爲賈師爺的老頭子更是搖幌着禿腦袋，得意聲道：「原來是找病鬼財的，那倒是巧。」一轉臉又向他手下伙計吩咐道：「你們帶這位客人進去吧！別說咱們做生意的不規矩，交錢放人，咱們可不能做賠本買賣。」說完話，又抽了幾口水烟，才搖搖擺擺的向回走去。

白金龍也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反正從語氣中，何財是在此處，當下向四周一看，說道：「那姓何的朋友既在此處，你們就帶我去看一看他好了。」牛王炳更不遲疑，胸膛一拍，招手道：「跟我來。」

白金龍脚下一起，隨在牛王炳身後，那兩名打手又跟在白金龍身後，一行人穿過一方小天井，才抵達一間小屋門口停下。

白金龍望着小屋情形，不覺起了懷疑，心想：「這不像是吸大烟的所在，那姓何的怎麼會在此處？」牛王炳一手推開木門，向裏面一指道：「你自己進去瞧，病鬼財就在裏面。」

白金龍根本不將這一干人放在心上，就算有什麼詭計，也難不住自己，當下毫不猶豫，昂然而入，只見屋內懸着一盞油燈，在燈光下看到一團黑影，四蹄倒攢，綁綑得結結實實，倒在泥地上，聽見門外有人進來，頓時斷斷續續的求道：「大爺，放……放……放我走吧！可憐我……我家裏……老的老……小的小……」

白金龍走近去，將地上那團黑影解開來，只見他身上傷痕纍纍，口鼻俱流出血絲，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直如乞兒一般，尤其身上所發出那一股臭味，眞是觸鼻欲嘔。好在白金龍不是嬌生慣養的人，並不嫌那人骯髒，反而帶一種悲憫的神色問道：「你就是何財哥麼？我是阿明媽要我來找你的。」

抽上大烟的人根本不知道廉恥，一聽說白金龍是從他家裏來的，頓時也不問青紅皂白，立即張口向外叫道：「阿炳哥，我老婆値十兩銀子，我祇欠櫃上一兩五錢銀子，你還得找回我。」

門外的牛王炳也傳來冷笑聲道：「病鬼財，別做你的白日春夢了，憑你老婆那個長相，別說要錢，就是倒貼老本送給人家，也沒人要，老實跟你說清楚吧！今天你不跟櫃上將賬結清楚，你就休想出得了大門。」

白金龍聽得這一問一答，心中怒意頓生，怪不得那何大嫂尋死覓活，發瘋發狂，原來這鴉片鬼眞的太沒良心，竟打起賣老婆的主意。

那倒在地上的何財一聽老婆沒賣成，失望之餘，烟癮大發，只見頓時眼淚鼻涕齊下，四肢不

住頸，呻吟着道：「阿炳哥……你行……行行好吧！我實在受……受不了，今天我……我那條……棉花胎……總值幾串……錢，就算換幾枚……烟泡……」

門外的王炳不等他說完，已大喝了一聲道：「少說廢話，沒有錢結賬，你就乾熬着吧！咱們是將本求利的買賣，又不是慈善機關。」

何財一轉頭，又向白金龍求道：「大爺，你……你是阿明的媽……要你來的麼？做做……好事吧！賞……賞我幾口烟泡，阿明……的媽……就是你……的了。」

白金龍恨不得給他幾個耳光，哀莫大于心死，像這種鴉片鬼實在無可救藥，當下雙手一鬆，將何財推回地面，轉身拔脚就向門外走。

牛王炳等人當然守在門口，望着白金龍出來，立即攔住去路，那兩名打手更瞪起眼珠子，虎視眈眈，牛王炳也右手一攤，大笑道：「見到了阿財沒有？」白金龍一肚子氣，那有好顏色道：「見到了。」牛王炳道：「拿錢來？」

白金龍詫異道：「我一不買你們的鴉片，二不欠你們的錢，幹麼我要拿錢出來？」

牛王炳指着屋內大笑道：「冤有頭，債有主，他欠下咱烟館的烟錢，你就是替他還債的主兒。」白金龍眼珠子一瞪，更沒有好顏色道：「我與他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他欠下的錢，憑什麼要我代他償還？」

牛王炳也瞪眼珠子道：「是你自己找上門來的，我牛王炳可沒有用七抬大轎將你請來，他的眼不算在你身上，還算在誰身上。」

那四名打手更是握拳作勢，挺身欲上。

白金龍左右一瞥，又道：「倘若我袋子沒有錢，你們可怎麼說？」

牛王炳冷笑道：「有錢也好，沒錢也好，你可得脫下衣衫，讓你家大爺搜一搜。」

白金龍早料定這班無賴沒按好心，故意雙手左右一舉道：「來來來，你們上來搜吧！」

牛王炳一使眼色，兩名打手左右而上，一人抓住白金龍的一條手臂，另一隻手就向白金龍的身上摸去。好個白金龍，身形紋風未動，只不過手臂一抖，手腕一翻，只聽得兩聲大叫，那兩名大漢已迎空跌出，各自翻了一個懸空筋斗，摔在地面上。牛王炳還不知道白金龍厲害，仗着自己有點蠻力，雙拳一緊，縱身就上，嘴上更大叫道：「這點子要踢盤子，大伙兒併肩子上。」

白金龍一招跌翻兩名壯漢，脚底下更不怠慢，一個轉身，已繞到牛王炳背後，飛起一脚，向牛王炳的臀部上掃去。那牛王炳只覺得眼前人影一幌，對手早失去踪跡，還來不反轉過身軀，屁股上已吃了一記重的，跌跌倒倒衝出去四五步，「蓬」地一响，一腦袋撞在墻壁上。

後院子中一交上手，那鴉片館雇用下的打手全趕來了，賈師爺也氣吁吁的混在人羣中，高聲吆喝道：「與我打，打，打這野小子。」

一頓好打

那趕來的打手總有七八名之多，手上有的拿鐵尺，有的拿木棍，分從四面八方，向白金龍圍攻。白金龍微微一笑，嘴上也不多說，雙足左右一錯，先將前面那個用木棍的漢子來開刀。

可憐那漢子做夢也沒有想到，眼前的年輕人就名是震江南的大俠白爺爺，正自一招「力劈華山」，手上的大棍當頂砸下，只聽得「蓬」地一响，一棍却砸在石板地上，雙手的虎口震的疼痛欲裂，幾乎連木棍都要脫手飛去。

白金龍避過這一棍，一個「順手牽羊」，抓住了對方的木棍，輕輕向後一帶。

那使木棍的漢子，要是能見機得快，乘早鬆開手上的木棍，還好少吃些苦頭。他却唯恐手上的木棍落于對方之手，死抓住不肯鬆手，吃白金龍一帶，頓時向前直衝出去。

白金龍背後早有兩柄鐵尺砸下來，那漢子衝上前去，正好做了白金龍的替死鬼，只聽得「拍拍」兩响，肩上背上各自挨了一記重的，痛的狼嗥起來。白金龍呵呵大笑道：「這是大水冲倒龍王廟，自己人不認識自己人，可怪不得我。」

其餘那幾名漢子，一見自己人吃了大虧，頓時暴聲怒喝，鐵尺木棍像雨點般擊下。

白金龍當然不是好欺侮的，身形一展，施出了「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只不過眨眨眼的工夫，說也奇怪，他手上倒像是有一股吸力似的，鐵尺木棍紛紛在他手上集中。

那站在一邊指揮的賈師爺，一見情勢不妙，剛自拔脚欲走。却只見眼前一閃，一條木棍凌空飛來，「虎」地一响，正好揷身前的泥地中，還露出三四尺高，阻住自己去路。

賈師爺還當是湊巧而已，趕緊一轉身，向後面找退路。想不到又是一根鐵尺飛來，揷進後面

的泥土中，截斷他的退路。

賈師爺開始害怕了，脚下畧一猶豫，半空中又是五六條木棍鐵尺飛來，正好插在賈師爺的四周，像是籬笆似的，圍成了一個小圈子，寸步難行。那場上的七八名打手傷的傷，逃的逃，誰也顧不得賈師爺，白金龍更雙手一負，含笑而立，像沒事人一般，悠閒地望着賈師爺。

賈師爺老奸巨滑，知道眼前這個年輕人有點來歷，光棍不吃眼前虧，也顧不得自己體面，忙雙膝一屈，跪在當場，不住磕頭求道：「好漢爺饒命。兄弟有眼無珠，不知好漢爺駕臨，多有冒犯，但求好漢爺看在祖師爺面上，江湖義氣，饒了兄弟一命。」

白金龍呵呵笑道：「誰要你的性命。」

賈師爺又磕了一個頭道：「好漢爺高抬貴手，兄弟感激不盡，櫃上有的是銀子，好漢爺只要吩咐下來，兄弟無不從命。」

白金龍又呵呵笑道：「誰要你的銀子？」

賈師爺雖然經驗老到，閱歷甚豐，却也猜不透白金龍此來有什麼用意，忙又問道：「好漢爺一不爲仇，二不爲錢，敢問還有什麼其他吩咐？」

白金龍道：「你起來吧！我也好說話。」

賈師爺忙又磕了三個响頭，垂手而立，神態甚爲恭敬。白金龍道：「將那姓何的放他走，他欠櫃上的賬一筆勾銷。」

賈師爺不假思索，連連點頭道：「容易，容易，我馬上就派人送他回去。」

白金龍又道：「從今以後，你立即歇了這家鴉片烟館，不准你販賣烟土害人。」

賈師爺猶豫了一下，似乎面有難色。

白金龍大喝了一聲道：「怎麼？你不願意就此歇手麼？來來來，吃我三拳放你走。」

賈師爺駭的亂搖雙手道：「好漢爺，這家鴉片烟館可不是我老頭子開的，要我走路容易，話可要說明白，將來烟館開不開與我老頭子無關。」白金龍厲聲問道：「到底誰是老闆，你可不得信口胡說。」

賈師爺忙拱了一拱手道：「烟館的老闆是洋人，由大歐洋行統籌開設的，不但我們這家烟館如此，這鄰近五家烟館都是如此。」

白金龍眼珠子一瞪，說道：「你再說明白些。」

賈師爺苦笑了一下道：「我是烟館的賬房，鴉片烟土全由大歐洋行送來，烟館只不過替他銷貨而已，銷多銷少我不過記一下賬目，賺錢也好，賠錢也好，那都是大歐洋行自己的事。」

白金龍大喝了一聲，問道：「你說的是真話麼？」賈師爺答道：「怎麼不真，今晚大歐洋行還到了一筆貨，輪船停在外灘碼頭，好漢爺可自己去查個明白。」

白金龍懂的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這句古訓，當下再不多說，一翻身出了店門，辨明街道方向，直朝外灘碼頭走去。

連夜搬運貨物

已經是快近午夜時分了，街道黑鴉鴉的一片，然而那外灘碼頭，却是燈火高舉，人聲嘈雜，江邊更停着一艘大洋輪，五六十名苦力，不住上上落落，將輪上裝的貨物，一箱一箱向下抗。

碼頭邊更站着幾名洋人，手上拿着皮鞭，不住的督促苦力加緊搬運，誰要走慢一步，那皮鞭就像雨點般的抽去。

白金龍走至碼頭附近，恰巧有一輛馬車像風馳電掣般的趕來，碼頭上的守衛，打開大門，準備迎接馬車進碼頭去。

白金龍情急智生，身形一起，一記「燕子三抄水」展開，身形三起三落，已趕至馬車後面，抓住車廂的橫軸，一個翻身，躡登車頂，身形緊貼在廂蓋上。

那碼頭外的守衛，再也沒想到車頂上有人，還立正敬禮，讓馬車進去。

這馬車裏坐的人似乎有些來歷，早有兩名洋人走上前來，恭敬問道：「董事長有什麼吩咐，這樣晚了，還不休息，有什麼事明天辦還不遲。」

車廂裏早跳下一位中年洋籍男子，匆匆說道：「船上的貨卸了多少？」

一人答道：「差不多有一半了，大概明天上午十點鐘以前，可以完全送進倉庫。」

中年男子跺脚道：「不行，不行，非在天亮以前，將貨物卸完畢不可。」

另一人吃了一驚道：「董事長，難道你聽到什麼消息？」

中年男子答道：「有人要跟咱們作對，報說們走私漏稅，明天有人上船來檢查。」

——下期續完——

無論敵人如何大力地抓住你，只要使用這招簡單的散手，我保證你可以輕易地擺脫他的控制，並且在一秒鐘之內，使他飽嘗苦頭。

實用自衛術

四種簡易「制腕尅肘」法

·袁鐵虎·

合乎潮流的「新式武術」

我這篇「實用自衛術」始終都是保持着一個特性，那就是盡量照顧一般初學的讀者，用最清晰的連環圖示，由淺入深地步步誘導，並盡可能地，從側面灌輸一些趣味性的武術常識，俾使初學者摸得正確的門徑，興味無窮地循序進步，並且無師自通，學以致用。

這篇自衛術所包括的武術種類，非常之多。以後我所教你的各種散手，都寓有國術、柔術、摔角、西洋拳、空手道和方士術中的最巧妙的精髓，也就是說，我要把這些實用的精髓，混合在我所教你的每一度散手裏，靈活地運用，並不偏祖於單方面。

這些混合多種武術而成的合乎時代潮流的「新式自衛術」，有許多實用的散手，都是從我多年來的經驗和心得中，所化出來的，簡單易學而厲害，也可算是我這篇實用自衛術的另一個特性。

我衷心地希望，有志於學習自衛術的朋友，弄清楚每一個動作的關鍵，每一種姿勢的竅門，欲其有用，必先純熟，而欲求純熟，則非反復練習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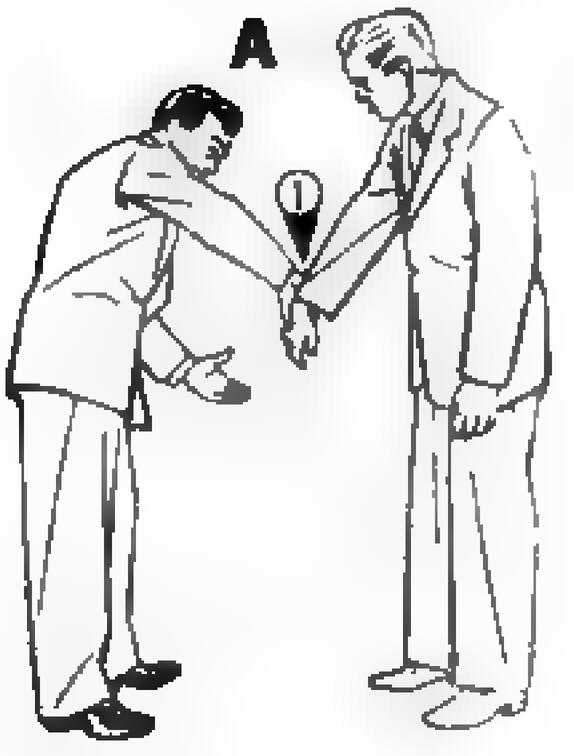
日本人之習柔道者，在獲得第一級黑帶之前，不慮跌摔千萬次，歐美人之練拳術者，在登台比賽之前，怕不止挨過千萬次拳打。讀者如存取巧之心，不肯細心體會，多下工夫，則終將欺人自欺，一無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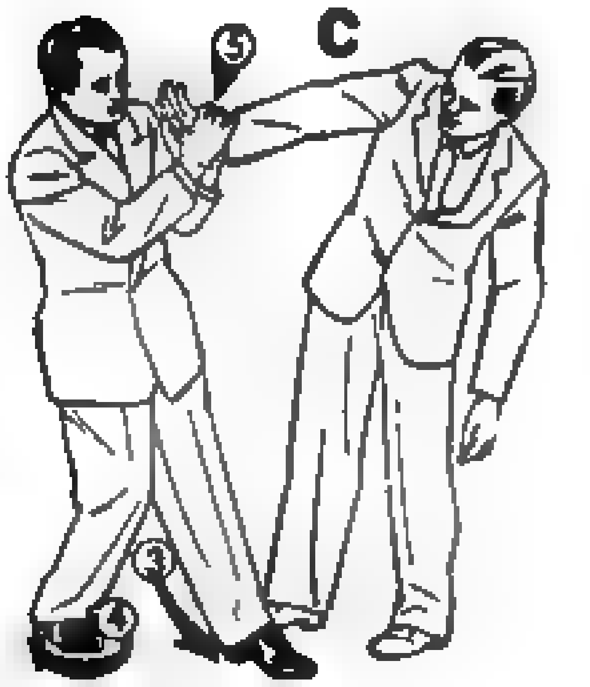
因此，我在這兒，由衷地向讀者們建議，在實習我所教授的每一套散手時，最好找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實際地演習，甚至於將所學到的許多散手，混合變化，隨機靈活運用出來，所謂「拳打千遍身法自然」，這樣經常面對面地實際練習，自然就會把許多散手掌握純熟，運用自如，到了某一天，某一場合之中，真的遇到了須要拿出來，懲戒侵犯你的敵人時，就絕不會手忙脚亂了。

力半功倍姿勢美

上一期，我教了一套，十分易學十分實用的「連環擒拿手」，乃是專門制服敵人手腕，使其受到絞拿，而乖乖地躺在你的足下。

那一套制腕散手，乃是我最看好的一招，因為它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十分簡易，而且並不費力，使用起來，又是十分地快速，往往令到敵人，在短短的一秒鐘裏，還沒有弄清楚是什麼一





同事之前，便已然被你佔了優勢，而等到他感覺到手腕發生劇痛之際，則大勢早已去盡，想要掙扎反抗，已是遲了一步，當然逼得要乖乖地聽話。

那套散手，你非要好好地練熟，並多加演習、因爲，在以後的許多情勢之中，你有大把機會，把它拿出來，大展一番身手。甚至於，當你屈於下風，被敵人迫到牆邊或是按在地上，也仍然可以施用出來，在瞬眼之間，反敗爲勝！

這一期，我打算再教你一套，跟那一套有「異曲同功之妙」的制腕散手，並列舉在四種不同的情形之下，如何施用出來的實例，以便你能切實地把它學會。

這一套散手的特點是，不但簡單快速，力半功倍，而且從姿態上來看，也是十分的優美，絕不會損傷你的紳士風度，就算當時有女朋友在你的身邊，你也絕不用擔心，因爲你的女朋友，非但不會覺得你的魯莽，反而會由於你那種姿勢優美，態度悠閒，毫不狼狽的表現，而更有一種「安全感」。

最基本的搏鬥門檻

以下所舉出的幾種情形，儘管各有不同，但是施用出來的散手，則大同小異。你不妨找幾個「好此道者」的朋友，一起來練習。

第一種情形——向對方進攻。

自衛術，顧名思義，是當敵人侵犯你的時候，你才出手制止，並加以反擊。例如柔術，便是當敵人向你撲過來之際，立卽加以技術上的借勢借力，運用陰柔陽剛之勁之力，予敵人以沉重的反擊。

但是，在許多的情形之中，你卻不能專等敵人撲過來，而須要主動地向他「先截」。這在搏鬥之中，是一種「先下手爲强」的取勝打法。

因此，照這樣推想，假如你日後遇到了敵人，你並不一定要「靜觀變化」「以靜制動」，有的時候，你反而主動地向他先手發招。比方，對方的來勁十分凌厲，左右揮擊既快又狠，則你就不能給他發揮的機會，先下手把他制服，要不然，你難免要在他的拳風之下，避得十拳，避不過一拳，而大大地吃虧。

照圖A所示，你可以突然先向你的敵人下手。

假如圖中左邊的中國人，代表你自己，右邊的外國人，代表你的敵人。

你要抓住敵人的右手，動作要十分快，可以說是突然而發的，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要不然，他既知道了你的動機，自然會立卽縮手，或是先賞你一記老拳，那麼你非但抓不到，反而要被打得鼻破牙崩了。

這一點最基本的搏鬥「門檻」——快速！突然！——你是一定要緊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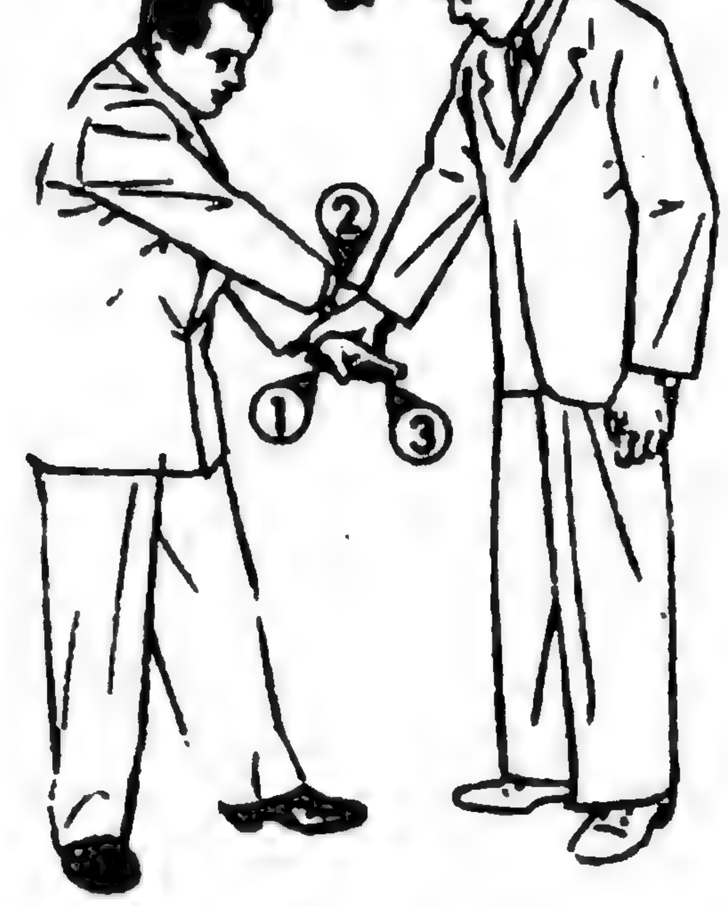
請你仔細地看準圖A的抓法。這種抓法，也是取自我國七十二把擒拿手中的一種「擒法」，但卻與上一期的「連環擒拿法」中的那種擒法不同。

這種擒抓法是，你的右手（這裏假設你用右手）來抓對方的右手背（如圖中之動作一）。擒抓的部位，最要留意，須要絕對的準確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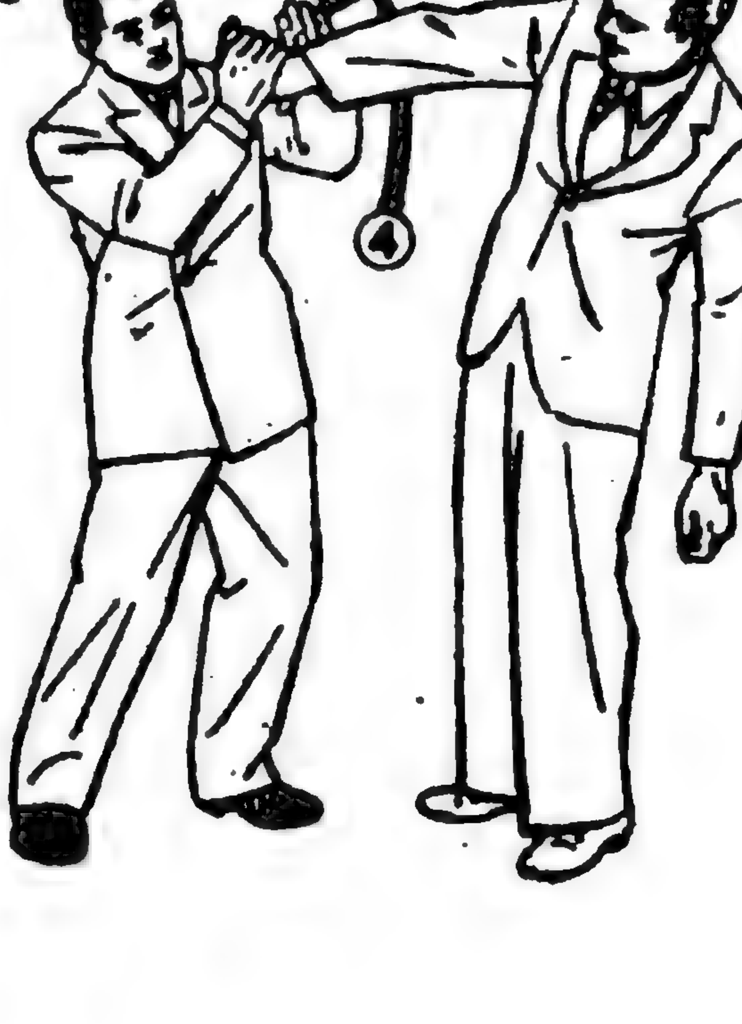
E

F

G



H



誤。你的拇指扣住對方右手背近拇指之處，其餘的四指，則緊抓住對方的手背與手掌交界的邊緣。

圖B——雙手同時擒拿。

當你的右手抓住對方的右手背之後，緊接着，你的右手開始將他的右手，順時鐘方向扭轉。並且，你的左手，也同時緊緊扣住對方的右手腕，一齊用力扭轉，以增加力道。（如圖中之動作二）

照辦煮碗　隨心所欲

圖C——絞拿手腕。

緊接着，幾乎是同時，你的左足踏上半步，右足跟向左旋轉九十度（以右足掌為支點），把重心放在右足足上（如圖動作三與四箭咀方向所示）。

同時，你的左右雙手，如圖中動作五所示，把對方的右手手腕狠力扭轉。

這樣一來，對方的手腕，必然立時產生劇痛，身體不由自主地，向他的左面傾側。

圖D——這幅畫有黑線框的圖示，最為重要，是整個動作的關鍵，也是下面我所要列舉的其他三種情形的必然轉折點。

當你擒拿住對方的右手腕之前，你的身體也跟着自然地轉到對方的右外側，使他的右臂，就打橫地放在你的胸前。

而，你的雙手也就更容易繼續施以扭絞。

不但如此，你的左肘，也同時壓住他的右肘。（如動作六）。

這樣一來，他的手腕必會更加痛楚。

圖E——力壓肘骨關節。

承上式，你的雙手將對方的右臂，向你的右方拉盡，並繼續向外扭轉。

同時，你的左肘也用力向下壓逼他的右肘關節（如箭咀方向所示）。

你的左腿關節則畧畧彎曲，把整個身體的重量，完全壓在他的右臂上面。

這樣，你的敵人，肘骨關節也勢必產生痛楚，整個上身一定要彎下來。

圖F——絞壓腕肘。

這時候，你已然穩操勝券了。你大可以慢慢地，再加一把勁，把他的手腕更用力地扭轉，左臂也更加力往下壓。不難想像，你的敵人會失聲痛叫的！

這一套散手的整個過程，必須要快，特別是從圖A到圖D，必須要快到，那幾個動作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之內，一齊完成的，不能慢上一慢。到了圖D之後，你就已經佔了優勢，敵人再不能反抗了。

除了快之外，你還要捏準擒拿對方手背與手腕的部位，只有捏準確，才能不費力氣，把對方制服，要做到一抓就準，就必須平時多加演習，多拿你的朋友做「試驗品」，但要小心，不要把他看的當作是你的「死對頭」，切忌下手太快太猛，否則弄斷了腕骨，可不是好玩的了。

第二種情形——敵人抓住你的左手腕

假如敵人用右手抓住你的左手腕，如果對方

氣力比你大，你就很難掙脫他的控制，而如果你心有不服，偏偏要跟他鬥「死力」，硬幹一番，那麼你費了一身力氣，化半天時間，只怕吃力不討好。說不定還要被他揍一頓。

好在我這一套制腕散手，是一種最節省氣力的技巧，若照物理中的「力學」來講，就跟力點與支點的道理一樣，可以化最小的力道，承擔他最大的壓力。

圖G——雙臂交錯。

假如你的左腕被敵人用右手抓住（動作一），你可以立即用右手抓住對方的右手背，抓法與圖A一樣（如動作二），這樣你的雙臂便如「X」形地交叉。同時，你的被抓的左手用力張開，使拇指與其他四指，成「V」字形（如動作三）。

圖H——你的右手剛一抓住，便立即用力扭絞他的右手，你的左手則自下而上地，抓住他的右手腕（如動作四箭咀方面所示）。

圖I——向外絞拿。

承上式，姿勢既成，你便馬上開始發力擒拿。你的右手扭轉他的右手背，你的左手，則扭轉他的右手腕，同時，你的左足踏上半步，橫跨於他的左足外側（如動作五），你的重心則放在右足上。這樣就更加有和於你的施術。

圖D——然後，你便照着有黑線框的圖D，繼續絞拿下去，一直到圖F為止。於是，你便把敵人制服了。

第三種情形——左肩被執

圖J——如果你的左肩，被敵人用右手抓住時，你急忙伸出右手抓住他的右手背，其抓法與圖A一樣。你的左手也照樣自下而上，從對方的右臂外側抬起，抓住他的右手腕（如動作一）

圖K——緊接着，你的左足踏上半步，踏在他的左足外側。同時，你的左右手，也一齊向下扭轉。

圖D——然後照圖D的方法繼續絞拿下去。

圖L——這是第四種情形，如果你的衣襟被對方抓住，照樣可以熱圖D的方法，把對方的手腕制住，不但可以擺脫他的控制，還可以叫他嚐嚐你的厲害。

以上所舉的四種不同情形的例子，只是一般常遇到的情形，至於還有許多的情形，你也可以「照辦責碗」，把敵人制服，只是要看你當時的應變敏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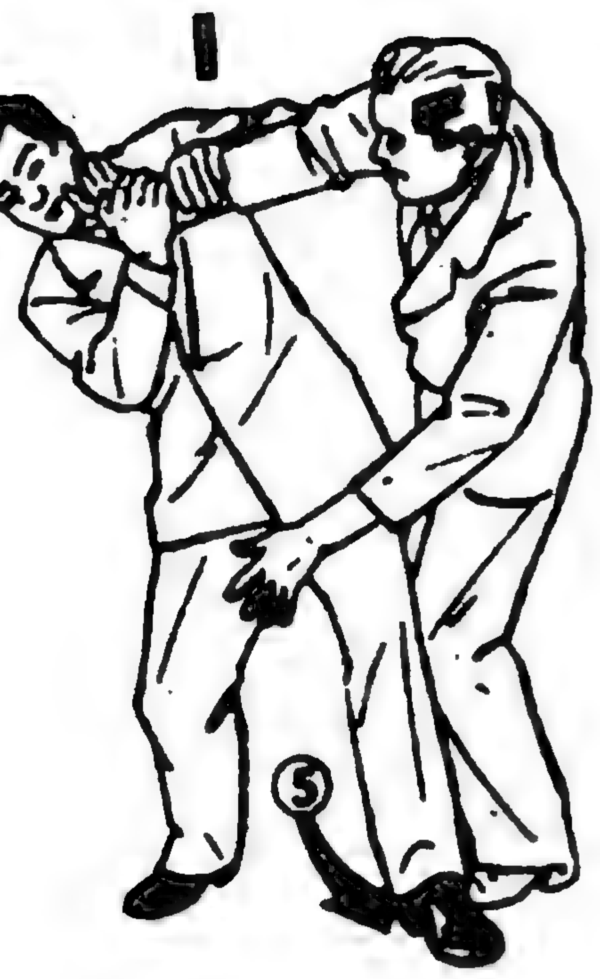
其實，如果你把上一期的散手和這一期的散手，結合起來靈活運用，我已可以保管你在許多的情形之享下，享用不盡了。

（注意：圖J製版有誤，左右反轉了，請讀者留意，並原諒——袁鐵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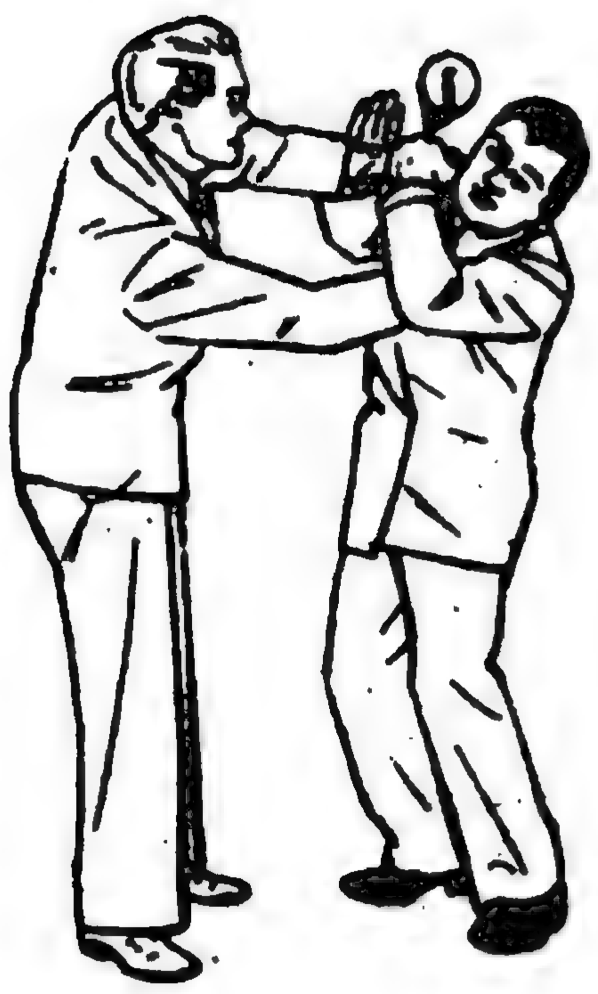
更正：

上期袁鐵虎信箱，答覆讀者劉小胖君之第四條問題「你的防備力頗强」，應是「你的模仿力頗强」。又答覆讀者子明君之第七問題「但你的專心却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應為「但你的粗心却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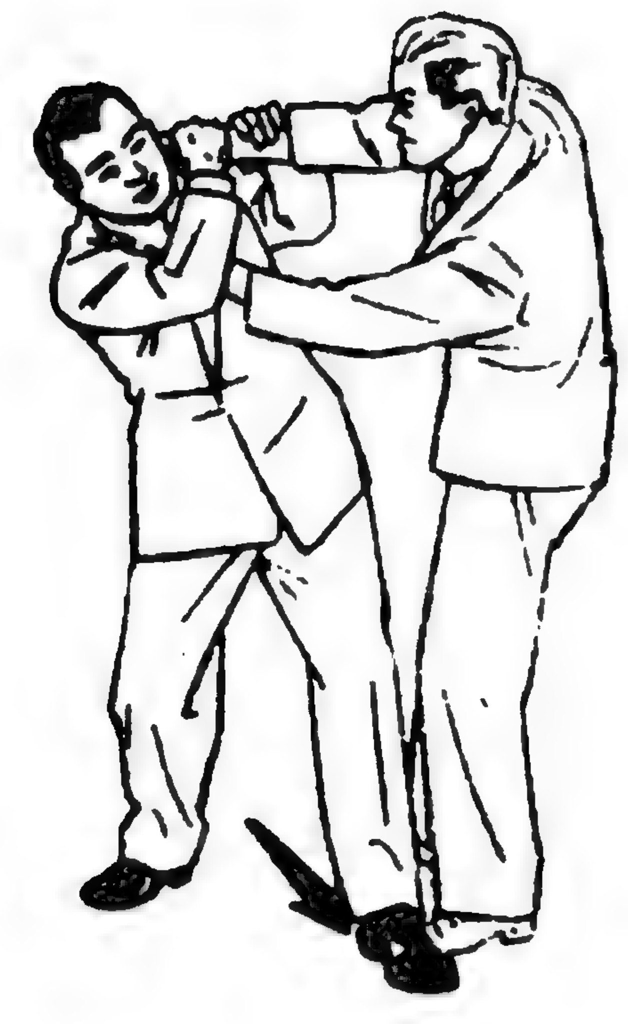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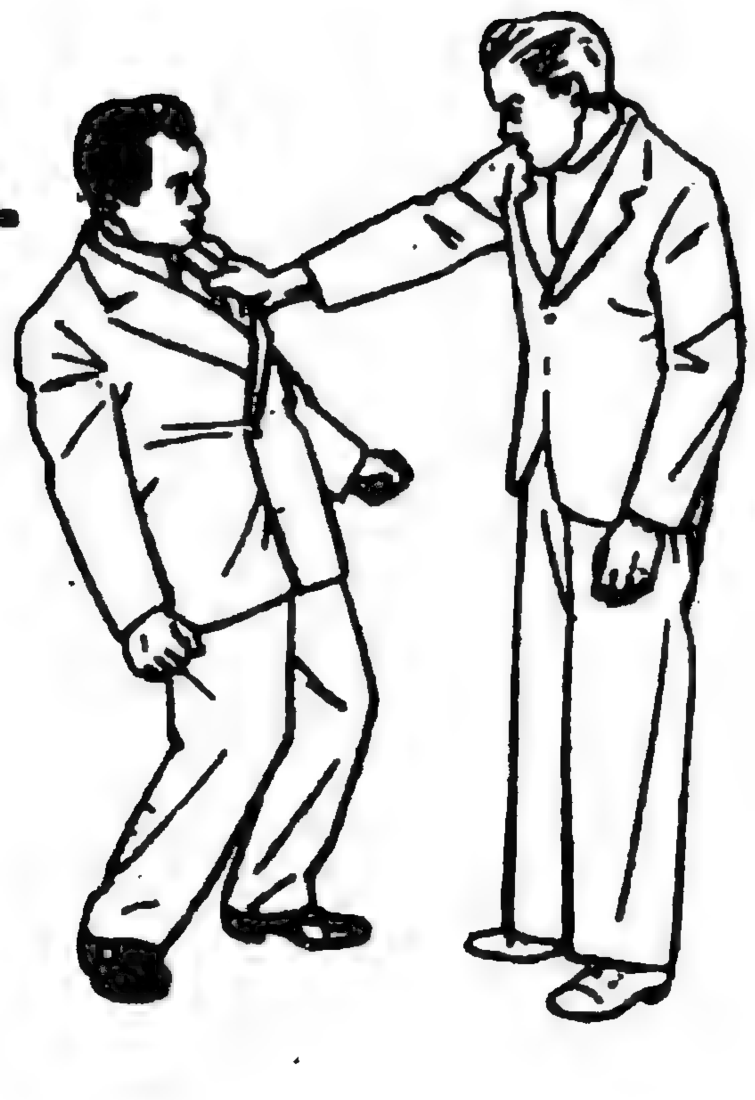
L



K



L



時裝奇情俠義打鬥長篇

血衫劫

霍愛迪・文
雲君・圖

〔三〕半邊襯衫的活劇

我和倪姍姍一齊跳進了大海之際，耳邊神經還似乎聽到海面上，有幾響槍聲，那顯然是遊艇上的冷嘯風以及他的手下，在向我們射擊了。

我和倪姍姍，一直往下，沉到了海底，海底距離海面並不怎樣深，我知道，我們所處的位置，並非在大海中心，而是離開岸邊，極近的地方。

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的話，那便是我們唯一求生的機會。我在水底之中，偏頭瞧了瞧身旁的倪姍姍，水底下一片黑暗，我僅能够看到她的身形。我舉手朝前面指了一指，表示岸邊或許就在前面，她似已會意到我的意思，朝我點一點頭。

然而，我們的處境，卻決不允許我們樂觀！因為，我們聽到，我們的上面，有一陣陣連續的「泊泊」水聲，不斷地傳下來。

那顯然是，冷嘯風的遊艇，正在我們上方海面上，向我們進行搜索！

就算我的推測沒有錯，前面果然有甚麼荒島的話，也必然還有一大段的距離，我們當然要浮上海面，透一口氣。但這可能嗎？

南國的冬天，雖然不算冷，可是，在這樣的深夜裏，置身於海底下，卻也凍得够受！何況，我的身上又穿着衣服，反而更覺得沉重和凍凍。

我又瞧一瞧那賣衣少女，她雖還在努力地展臂抓游，可是她的混身，卻分明在打着抖。我朝她游過去，伸出手拉住她，又朝她作了個手勢，示意她往上浮。

不一會兒，我們已然浮到了海面，可是我們才一探深地吸氣，便看見一道刺眼的白光，直朝我們浮身的地方，照射了過來。

那道白光，乃是遊艇上的探照燈，他們顯然是不肯放過我們，非要把我們找到！

我們沒等到，那道白光橫掃過來，便又迅速地，沉了下去。我們換了新鮮空氣，心情已然安定了許多，因為剛才，他們是朝我們沉下去的地方，連連開槍發射，但是現在，我們的位置既已改變，黑暗之中，他們當然不會盲目亂射。因此，我們等那探照燈的光柱，才一掃了過去，便貼着海面，迅速地向前游。

西北風疾勁地吹刮，海面上的波浪起伏得十分利害，我真担心這樣游下去，我們將會受不住。可是我們游了十來分鐘，忽聽得倪姍姍，低聲輕呼了一下。

我朝她望去，只見她伸手朝前面，指了一指。我順着她的指示，抬頭望去，不覺大是興奮！唉，我們已然接近海岸了。

距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出現了一系列黑黝黝的嶙峋礁石，波浪衝擊着那些突出於海面上的礁石，激起了一片片白色的浪花。

我只覺得身體裏，有着一股新興的熱力，雙臂努力地揮動，速度也加快了許多！

也許是，我們太奮了些，以至於忘了後面掃射過來的探照燈。當我們剛才接近一塊巨石之際，後面突然響起了三下槍聲。

卜！卜！卜！

槍聲剛一響起，我陡然覺得肩頭一麻，已知不覺不幸中了一彈！

那當兒，我和倪姍姍已經抓住了礁石，而後面泊泊聲響，遊艇也已然加快速度，朝我們疾駛了過來！

這一排突出海面的礁石，距離岸邊還有一段長長的距離，時間上當然不允許我們再游過去。我拉住倪姍姍的手臂，努力一扒，游到了石塊的背後，當遊艇上再度發出槍響之際，我們已然沉了下去。

我和倪姍姍在海面下，循游到那一系列礁石的中心，才又冒上海面，靜悄悄貼着溜滑的石面。

那冷嘯風的遊艇，已經距離我們藏身之處，十分地接近。黑暗之中，只聽得艇上，一個男子的聲音道：

「冷老伯，他們或許已中彈沉下海中去了，我們走吧。」

這聲音，顯然是那叫韋傑生的青年說的，他在黑暗之中，看不怎樣清楚，還以爲我們已經中彈喪命了。

冷嘯風的回答，卻使我有點失望。他沉吟了一會兒，道：「不會。他們此刻一定藏身在這堆礁石裏面，我們再搜索一會！」

韋傑生道：「我看算了吧，這堆礁石的周圍少說也有三百來碼，我們既不能駛近過去，又怎樣能找得到？」

冷嘯風道：「但是，如果就這樣讓他們逃脫，只怕對我們的計劃，十分不利。」頓了一會，忽又道：「唉，那個男人到底是誰？你可認識他？」

韋傑生道：「他便是那個專愛找人麻煩的雲愛迪。」

冷嘯風一時沒有作聲，顯然是在奇怪，我爲什麼會出現於他們之間。過了一會，我才又聽得他問道：「這小子可不是怎樣好惹的，我們更要加倍小心，以免另生枝節。他是爲了什麼緣故，要跟倪姍姍過不去？」

韋傑生道：「那是因爲他阻止姍姍開槍射我。姍姍氣惱起來，才跟他過不去。不過，他雖然救了我一命，但是他的突然出現，卻令我十分奇怪。」

「奇怪甚麼？」

「我今天因着找不着那半邊襯衫，一時苦悶起來，不覺喝多了酒，剛才看見一個過路人，竟把他身上的襯衫，剝了下來。過不多久，那雲愛迪小子，便就出現了。試想想，這意味着什麼？」

我們才一游到礁石，冷嘯風的遊艇也已然疾駛了遠來！

「他在暗地跟踪你？」

「那當然……」

聲音漸漸微弱，那遊艇顯然已經遠去。我心中不覺暗暗好笑。他們竟然把我，當做是跟他們過不去！他們究竟在幹着甚樣性質的陰謀？那韋傑生說什麼「半邊襯衫」，到底是什麼想思？他們要爭奪的襯衫，究竟隱藏着什甚嚴重的秘密？

我偏頭瞧了瞧倪姍姍，她只瞪大了那一對動人的眼睛，在我的面上，轉來轉去，並不作聲。

冷嘯風的遊艇，在我們的四周圍，來回地搜索了好一回，才「拍拍」地遠走了。

我等那遊艇遠去，便立即爬到一塊較高的礁石上，朝四面張望。我果然看見前面，離開我們不遠，有幾棵隨風搖擺的棕樹，高高地矗立在半空中。我當然可以知道，那地方一定是陸地了。

我從礁石上下來，向倪姍姍道：

「岸邊離開我們不遠，我們趕快游過去！」

約莫二十來分鐘，我們已然爬上了岸邊。我的肩部，由於浸水過久，才一爬上岸邊，便已經酸痛不已。

我勉強找了一些乾枯的樹枝，又將打火機裏的棉花拆出來；棉花密封在火機裏面，並沒受到水浸。然後，我便打着火石，將浸滿了電油的棉花燃着。

不一會兒，我已坐在大石之下，燃起了熊熊的火來。天氣雖然不算冷，可是我的混身濕透，卻也咬不住牙關，不自覺地打着抖。我撕下一塊襯布，把傷口緊緊地包紮起來。幸好我受傷的程度並不怎樣嚴重，只僅擦傷了皮肉。我包紮了之後，便靠近火堆，把衣服烤乾。

但是倪姍姍，卻似乎急於要離開這個地方，並不坐下來烤火，而到處去觀望。

一會兒，她走回來，在我的面前，坐了下來。

我道：「倪小姐，我們在遊艇上逗留了二十分鐘，照速度上來推測，我們已離開原來的陸地，起碼有二十多哩，而在這二十多哩的周圍，決不會再有陸地。

倪姍姍道：「你說得不錯，這地方只是圓周不過一萬公尺的小島，島上什麼都沒有。」

我問道：「倪小姐，你打算怎樣離開這個荒島呢？」

倪姍姍沉思了一會，聳了聳肩，並不作答。

我又問道：「你打算怎樣處置韋傑生的事情？」

我知道我這樣問，是白問的，她當然不會輕易答覆一個局外人。然而，我在發問之際，偷眼朝她瞧了一瞧。

熊熊的火光，照映着她那一付極其動人的嫩嬾臉蛋，可是，她的美麗是一回事，流露出來的那一種難以形容的憂傷，卻又是另一回事，她那一對十分迷人的大眼睛，反映出一片閃閃淚光，我可以肯定，那決不是海水，而是眼淚！

我可以想像得出，她奉了崔三三命令，在要結束韋傑生的性命之際，內心一定是十分的痛苦，因爲，她和韋傑生，從前是一對戀人。這可以從他們二人的對話之中，聽得出來的。韋傑生卻愛上了另外一個女子，那便是冷嘯風的獨生女兒冷秀蘭。而倪姍姍在執行她的任務的時候，勢必還懷念着她與韋傑生的舊情，遲遲不能下手。

這個推論大致上是不會錯的，可是，他們之間除了門派與舊情的糾纏之外，卻似乎還纏涉了另外一層神秘的爭執，那便是韋傑生所說的什麼「半邊襯衫」！

這個疑團，常悶在我的心裏，總覺得牙癢癢地難以忍受。我承認我的好奇心素來極強，雖然，這完全不關我的事。我索性乘這個機會，向倪姍姍發問，希望她會在極端傷心之時，將她的心事，向我吐露出來。

我便道：「倪小姐，有一件事希望你相信我，今天晚上的事情，我完全是適逢其會，決無半點動機。可是，我卻因此知道，你們是在爭奪着一件東西。是不是？」

倪姍姍的回答，卻完全令我失望。她道：「衛先生，這不關你的事。請你原諒，我不能告訴你。」

我不理會她的拒絕，仍然問道：「韋傑生說的『半邊襯衫』，到底是

什麼意思？你可以告訴我麼？」

倪姍姍似有點不耐，道：「你問這幹甚麼？」

「我想要知道。」

「知道又怎樣？」

我望着她，緩緩一字一字地道：「我想助你一臂之力。」

我這句話，倒不是隨便說的，我是實在想幫助她，這在別人來說，認爲是不可理解的。不錯，事實上，我那時候，也對自己不能理解，如何會無緣無故，去幫助一個陌生女子，並且，連事情的眞象，也還沒有弄得淸楚。事後回想起來，我只有一個解釋，那便是我的感情，已靠向了她那一邊。

那絕不是說，我會忽然對她產生愛意，而是，出乎一種同情之心。這或許跟我的喜歡站在失敗一方的性格有關係。倪姍姍是屬於一種剛烈性格的女性，她儘管竭力忍受着內心的痛苦，可是，到底還是流露了出來。我用不着怎樣仔細觀察，就可以看得出來的。她那種含蓄的痛苦，也就是使我對她，產生同情心的原因。

可是，我說出了這句話，倪姍姍却絕不領我的情，不但不領，並且還把我取笑了一頓！

她突然笑了起來，笑得那麼地古怪，那麼地不自然，「霍先生，你爲了什麼要助我？你以爲這是小孩子的遊戲麼？」

我道：「倪小姐，你爲什麼要這樣問我？難道我不應該幫助你麼？」

「霍先生，你也許太衝動了一些。你連我是什麼樣的女子，也不知道，我在幹着一件甚麼樣性質的事，你更不知道。」

我道：「倪小姐，你錯了，冷嘯風和他的淮陽丐幫，是誰也都知道的超級黑組織，站在我的立場上來說，凡是有胆敢面對着冷嘯風和淮陽丐幫的人，我便會對他產生敬意，站到他那一邊去！何況，「冲繩空手門」的掌門人崔三三，又是三十多年前，名震江湖的堂堂豪俠！」

倪姍姍的眼睛，本來一直注視着烤着火的纖纖玉手，聽得我最後的一句，陡然怔了一怔，抬起頭來，直視着我，兩隻玉手，竟也僵停不動。章傑生曾經提起過崔三三的名字，那時候，她或許是情緒過份地激動，過份的悲痛，沒有怎樣留意，以至於，我此刻說穿了她的身份，是「冲繩空手門」的門徒，而令到她大感訝異！

我微微一笑，道：「小姐，小心你的手，快要被火灼傷了！」

她立即縮回了手，好一會才道：「霍先生，我們不要再談下去了。」

她分明不想得到我的助力。但是，她這樣拒絕我的態度，却更加使我滿腹狐疑！她是屬於冲繩空手門的門徒，而冲繩空手門，又是獨臂鐵掌崔三三一手創立的（這一點，我已然從倪姍姍剛才的表情上肯定了。），崔三三的聲譽，向來極受武林中人所欽佩的，似乎絕不會幹出什麼不可告人的壞事。

但是，崔三三的徒弟倪姍姍，却似乎隱含着什麼極其秘密的事情，絕不肯讓我知道，而且，這秘密的事情，又似乎跟冷嘯風有着利害上的衝突，就不能不使我大感狐疑。

那「半邊襯衫」，似乎便是他們爭奪的中心。我此刻雖還不能肯定「半邊襯衫」到底關係着什麼秘密，但就性質上而言，大概多半跟財富有着關聯。然而，崔三三這個人，聲譽淸白無瑕，向來就把金錢視作糞土，毫不當作一回事，我這樣的推想又十分不合情理。除非，三十年後的今天，崔三三已是走了樣，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但，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我和倪姍姍彼此維持了一陣靜默，她的眼睛呆呆地望着火光，腦子裏顯然不住地思想。她的精神必定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我便也不再去引動她的傷感。

於是，我便索性伸了伸腿，就地躺了下去。

可是我剛才躺下，倪姍姍竟忽然改變了她的主意，向我道：

「霍先生，我有一件事，想請你替我做一做。」

我的精神一振，立即從地上坐了起來，道：「什麼事？你儘管說出來，只要我能夠做得到的，我一定去做。」

她道：「那很好。當你離開這個孤島之後，立即去找一個人。」

「找一個人？一個什麼人？」

「你去到皇子道八十六號，一間叫做『萬興隆古玩店』，找那裏的陳老板。」

「找到以後呢？」

「你只要對他說四個字。」

「四個字？」

「是的，四個字。就是你剛才說過的那四個字——半邊襯衫。」

「這算什麼意思？他會明白嗎？」

「我想他應該明白的！」

「除此之外，可還有別的口訊麼？」

「沒有了。但有一件事，須要緊記。」

「什麼事？」

「無論那陳老板怎樣盤問，你絕不能提到我以及冲繩空手門！」

「這又爲什麼？」

「不爲什麼。總之，你只要說出那四個字，說完就走，已經算是完事了。」

我實在被她，弄得莫名其妙！「半邊襯衫」又跟一間古玩店的老板，有上什麼關連？

我道：「倪小姐，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辦到，但是，你能不能解釋——」

她忽舉起食指，放到唇邊，「噓」了一聲，阻止我再問下去。同時她伸長了脖子，似在側耳細聽。

這樣荒涼的小島上，總不見得會有人吧？我細細聽了一會，果然也聽到，一陣細弱的聲浪。

那聲浪是連續不斷的，似乎離開我們十分遙遠。

倪姗姗忽自言自語道：「聽來好像是一艘汽艇的馬達聲。」

唉！不錯，那聲浪果然極像一艘汽艇所發出來的！

不一會兒，我們的推測果然得到證實，那聲浪愈來愈近，「拍拍」的聲音也就更加眞切。

我和倪姗姗幾乎是一齊，從地上跳了起來，直朝海邊，奔了過去！

我們才一奔到海邊，便看見不遠的地方，黑沉沉的大海之中，有一點燈光，不住地閃爍。那果然是一艘快艇！

我立即奔回火堆，取了幾枝燃着火的樹枝，跑到海邊，朝那艘快艇，不住地打着訊號。不一會，那艘快艇，果然朝着我們，疾駛了過來。

那是一艘小型的快艇，漆着奶白色，款式作流線型，乃是美國最新的出品。當它剛才駛到，我和倪姗姗，便跳了上去。

艇上的主人，是一個外國女郎，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語。另外有一個五十多歲長鬚的中國老頭，穿一身白色制服，好像是那女郎僱用的掌舵。我和倪姗姗撒了個謊，說是帆船觸礁沉沒，才困在荒島上。

那外國女郎叫做海倫楊，對我們備極招呼，並請我們喝了一大杯白蘭地，還不斷地拿着潛水用具，向我們大談黑夜潛水的樂趣。我和倪姗姗各懷心事，當然沒有那份興趣。好不容易，才挨到了碼頭。

登上碼頭，倪姗姗便要向我分手。

我道：「倪小姐，你除了這一件事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事，可以讓我效勞的麼？」

她向我笑一笑，道：「謝謝你霍先生，勞煩你的，只就是這一件事。」她的態度顯得十分溫和，先前的那種冷峻，已經一掃而去。她是一個十分漂亮的標準中國小姐，那種冷峻的態度，其實不該屬有於她的。

我道：「那麼，我們再見了，我一定替你辦妥。」

她道：「請你緊記，不要提起我，因爲這件事，跟我毫無關係，一切的利害，也絕沒有我的份。」

我心中暗暗地一怔！這件事果眞與她沒有一點關係麼？這可能嗎？這裏面的秘密，她似乎全部知道，就算與她無關，她又爲什麼要跟冷嘯風過不去？爲什麼要我帶那句「半邊襯衫」的口訊？

我嘴上道：「你放心，我決不誤事。再見。」心裏却已然打定了主意，暗中跟踪她！

我須要知道，她此刻要到什麼地方去？會見什麼人？說不定，我可以因此而得到許多疑團的答案！

我和她分手之後，折進了一條路口，便馬上停下脚步，貼着牆壁，探頭朝她窺視。

她正朝西北方向，繁鬧的市區走去，脚步十分地快。我見她並不回頭

瞧覷，便藉着一排店面的門口，作爲掩護，遠遠地尾隨。

我瞧瞧腕表，時間已是將近一點。這一帶的商店全部已經關門，路上的行人，也已幾乎絕跡。可是我一直尾隨到蘭教道，便跟剛才的馬路完全相反，人車往來，變得十分地熱鬧。我正奇怪她爲什麼要來到這繁鬧的市區，忽見她一招手，一輛的士駛到了她的身前。

唉，她一定要到更遠的地方去！我不敢追慢，連忙也叫了一輛的士，吩咐司機跟踪她的車子。司機把我當做是一個，偵查妻子行踪的多疑丈夫，竟向我勸慰道：「先生，凡事要冷靜處理，可別亂來啊！」我心裏暗暗好笑，但表面上，却裝做十分憤怒的樣子，只是催促他加緊追踪。

汽車轉了幾個灣，一直朝高等住宅區駛去，二十分鐘之後，前面的車子，停在一幢二上二下的花園洋房門前。我便連忙吩咐司機在路旁停車，跳了下來。

那時候，我距離那幢房子，還十分地遠，只看見倪姍姍跳下車子，掏出鑰匙匆匆地開門進去。我暗忖，她到裏面去，是去會見什麼人？抑還是，那地方是她的住宅？

我走到那幢房子門外，朝四周圍觀望了一遍。那一條馬路，全是花園洋房，行人路旁，有一排蒼翠的樹木，環境十分地幽靜，這時候，一個行人也看不見。

周圍的一切，平靜得毫無異狀，可是，當我伏在鐵門之外，透過鐵門的縫隙，朝裏面窺望之際，心裏却百般疑惑！

倪姍姍眼中閃動着一片淚光。

只見裏面一片黑暗，屋子裏沒有半點燈光透出來，那女子已經進去了三分來鐘，怎麼還不開燈？

我既然跟踪到了這兒，當然要探它一個究竟。我朝兩邊一望，看見我的右首，有一棵粗大的榕樹，正適合我的窺探。我本可以翻進圍牆，到裏面去探窺；對於這樣一座圍牆，我是根本不把它放在眼裏的。可是，裏面既然沒有亮燈，情勢上就不能過於貿然冒險。

但是爬到樹上，向裏面窺窺，就決沒有什麼危險，因爲那棵榕樹，樹葉十分地茂密，一個人藏身在樹葉之中，斷不虞會被人看見。

我便走到那棵樹下，準備爬上去。

殊不知，我的雙手剛才觸摸到樹身，忽聽得一陣細碎的聲音，在我的身旁發了出來！

那聲音，極像是一塊石子，跌在水泥

行人道上。我一吃驚，連忙貼着樹身，暫且不動。

我在吃驚的一剎那之間，曾經迅速地朝四周圍掃視了一遍，那是我的本能上的一種反應。可是我卻沒有看見半個人影。

我靜立了一陣，四周圍仍是靜得出奇，毫無什麼異狀。我暗忖，大概是風伯伯在作祟吧？

於是，我又移動身形，準備爬上樹去。

唉！怪事發生了！

我的背脊上，竟突然被一樣東西擊中，「拍」的一聲，接着又是「的」的一聲，一塊石子，跌到了我的腳下！

我的反應快極，在我被擊中的短短十分之一秒之內，又迅速地回頭掃視，但我還是瞧不見半個人影。

這當然不會是風伯伯的作怪了！我可以肯定，我的後面，馬路的對面，那一條小冷巷裏，一定有一個人埋伏着，監視着我的行動！

我被他用石子擲中，那是十分幸運的，如果對方用的是槍彈的話，我的生命，恐怕早就喪失了！

我立即明白，那是一回什麼事了！那個埋伏的人，一定是在對我，作善意的警告！

他是在阻止我，爬到這棵樹上去！

莫非，他已然知道這宅洋房裏，有着危險的人物？或者，我的舉動已然被宅裏的人知道了？

他這樣對我發出警告，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所以，我在萬二分的訝異之中，不能不放棄了爬樹的計劃，而沿着行人道，迅疾地離開原來的地方！

我走了三十來步，回頭朝那洋房的大門瞧去，那兒仍舊一片寂靜，並沒有半個人影出現。

可是，當我穿過馬路，還沒有到達對面的行人道之際，竟又有一件怪事發生了！

這件怪事，不但大出我的意料，而且，也使我禁不住冒出一身冷汗！

我忽聽得，我原來站立着的地方，發出一個人的低聲呼叫。那呼叫的聲浪，雖然十分低沉，但在這樣死靜的地方，我聽得十分地清楚，並且，那人的呼叫，正顯示出，他已遭受到一種極端的痛苦！

我停住腳步，朝那洋房的門外之處，遙望過去，卻看不見有什麼人影。我正在納悶，爲什麼只聽得有人低呼，卻不見有人出現之際，忽看見一樣黑色的東西，從我剛才預備爬上去的，那棵大樹上，跌了下來！

「噗」的一聲，那東西軟棉棉地摔在水坭行人道上。我朝那黑色的東西瞧去，不覺更是吃驚！

跌在地上的，原來是一個人！

只見那人，雙手抱住臉面，不住地在地上打滾，顯得十分地痛苦，只是幾秒鐘的時間，那人便靜止不動，似乎已經死去了！

這幕神秘已極的啞劇，着實使我吃驚！那棵樹上，原來竟有人比我捷足先登，此刻卻被洋房裏的人，極可能就是倪姍姍，使用暗器把他擊了下來，並且取掉了他的生命！

可以想像得到，我剛才如果貿貿然爬到樹上去，勢必會遭到，樹上的那個人的毒手。因爲他既已捷足先登，又不知道我的身份和爬樹的目的，當然要不客氣的對付我，不讓我爬上去。那麼我在毫無防備之下，後果當眞是極其難以想像的！

我在那一剎間，自然而然地想到，那個用石子善意警告我的神秘人物！他到底是什麼樣人！爲什麼要暗中救我一命？這個疑問，我雖然無法一下子猜測得到，但我卻可以肯定一件事，便是那韋傑生所說的「半邊襯衫」，一定關係着一種十分神秘的內幕！並且這個內幕裏面，也已纏涉到，許多身份極不平凡的神秘人物，紛紛地出現！

我那時候的好奇心，已然達於頂點！但情勢上卻不允許我多所猜想，因爲，我在死靜之中，忽聽到有一陣極其細弱的聲浪，從我的前面不遠的小巷之中，傳了出來！

（欲知那是什麼聲浪？小巷裏又有什麼怪事發生？那倪姍姍是否在洋房之中？那從樹上跌下來的死人，又是什麼人物？韋愛迪又遭受到什麼驚險詭秘的事情？請看下期分解。）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鳳君·圖

終老大內的「老」

建文君自從走出京師後，不敢在江浙兩省多逗留。他知道燕王棣一定會發現到他並未殉社稷的，因之，這位新統治者一定會派人四出追索他的行踪，長江下游和中原地區決非他的藏身之所。他在和那些忠於他的舊臣商量後，便遠走西南省區，以四川，雲南，貴州等地爲他的流亡之處。西南地區，遠離京師，多的是深山荒野，而風俗人情又比較厚樸，朝廷的耳目一時難及，眞所謂天高皇帝遠，對於他這個政治逃亡客來說，是比較安全的。可是儘管如此，他仍以小心爲上，不敢在通都大邑出現，只以深山荒野爲藏身之處，所謂入山唯恐不深。

他自從在大內剃髮披上僧服而揮淚辭宮後，就一直以僧人的面目終其生。他原是堂堂的大明天子，君臨四海，從未想到自己日後會遁入空門。空門的生涯是怎樣的，他完全無所知；釋氏的戒律，他一竅不通；佛家的經典，他也不會唸誦。他自幼所受的是正統的儒家敎育，而他一向又喜以崇儒重道自任，在嗣承大位後，雖萬幾叢雜，軍情緊急，但他仍每日和方孝孺一班儒臣講求中國先王先聖之學之道。因之，不免受有歷代狹隘的儒者——例如韓愈等——的影响，視佛老二家爲異端。現在萬萬原料不到的，他居然要以比丘的身分示人，心雖不甘，也無可奈何，他偶在人前露迹時，不能不做此官行官禮，裝出自己是一個和尙的樣子。可是，當他只與從亡之臣相對時，也有什麼便吃什麼，並不茹素而持殺生之戒，他也不唸誦佛經。流亡生涯中，不便携帶多書，幾於無書可讀，他唯展閱儒家的「易經」，加以精深研究，以遣時光。他雖然不唸誦佛經——事實上他亦未曾學過而不會唸誦——，但却時時唸誦簡易的佛號。我們知道，人窮則呼天求救。他以失位的天子之身，在新統治者的暗中四出查緝下度着流亡的生涯，無日不在驚懼擔憂中，人海茫茫，所可恃者唯一二從亡舊臣。不管他過去如何視佛老爲異端，今日處於這樣的生活景況中，又身披僧服，也就不能不祈求佛菩薩和天地神靈賜福他了。所以，他會時時唸誦「南無阿彌陀佛」和「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的名號，而且確是一心虔敬地唸誦的，希望佛菩薩哀憐他，而使他逢凶化吉，遇事成祥。

初時，他和一二從亡之臣，尙不致終日跋跡道路，可以在西南省區的深山荒野結廬定居。那一兩個隨侍他的人，的確孤忠耿耿，不計生死，歷盡艱辛隨侍他，大小各事都由他們代做，不用他動手勞一分力。他們定居在一處後，其他一些忠於他而知其行踪的舊臣，就盡他們的照料和供應各物之責。那些人的忠義之忱，的確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他們本都是做官的人，一向養尊處優慣的，其中有些且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人，而舊日中國的士大夫容易衰老，一到中年以上，就多數筋骨已衰。可是，他們現今不顧變節而仕新主，不顧家庭，不計自身的生死艱辛，或以樵夫、或以補鍋匠、或以采藥賣藥人、或以方外之士——和尙或道士——等身分，終年僕僕道路，往來於城市山林之間，跋踄於山路仄徑，爲他們的流亡舊君服役，或供聽風聲，或暗中在周圍護衞，或供衣食臥具藥物之需。

建文君流亡的初期——亦即永樂帝篡位後的最初幾年——他的生活還算比較安定，能在一處作較長久時期的居住，生活資料不虞匱乏，舊臣們除了一二經常隨侍者外，也多時時偷偷來探望他。那一段時期，在他一生流亡中，算是最安定的時期。唯一最不愉快的事，就是往事記憶猶新，終日耿耿而難以消懷而已。

漸漸的，他不能長在一處定居了。永樂帝已探知建文君的行踪在西南地區，且對於現今所居之地，也已有多少的知曉。在舊臣的四出探聽下，他知風聲漸緊，再也不能定居一處了，於是只好踏上征途而去他處。永樂派至西南地區查訪他的人，踏遍了各地找他，他只好四處流亡避免行踪被發現。在這等於捉迷藏的把戲中，建文君的那些以各種身分出現於江湖的孤忠耿耿的舊臣們，發揮了他們很大的功能。他們隨時探聽風聲而隨時密報舊君，使建文君和他的從亡一二舊臣能及時避免。有很多次，建文君等剛走離某地三五日甚或一二日，永樂帝所派遣的追緝者就來到某地了。

由燕王而晉位的永樂帝，自從入宮發覺建文君已遁後，就一直沒有放鬆過暗中追索的工作。他派遣了不少能幹而又爲自己所信得過的內官外臣，到全國各地乃至海外查訪姪兒行踪，「三寶太監」鄭和是其一。他所派出的人很多，因爲是

秘密派遣，盡量不讓人知，所以今天我們已無法能够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了。可是，正史官書中仍不免有多少消息漏出，使我們知道當時所派的人中，有姓名和事實可攷的，除了鄭和太監外，尚有一二人。

胡濙是建文二年進士，授職爲兵科給事中。燕王棣入居京城而篡位，胡濙像大多數的朝臣一樣，改在新主下爲臣。他是卑官，新登仕路不久（他釋褐爲官時，靖難兵事已起），尚不够資格與聞開國之大計，而又對新主表示忠順，所以他非但沒有受到殺戮之禍，而且還官陞一級，爲戶科的都給事中。他頗有才幹，爲人縝密，甚得新主賞識，於是便被委以查緝建文君的職責。他奉旨巡查全國，表面上的任務是訪尋仙人張邋遢和徧行各省的郡縣察觀民心。因之，他雖然是朝臣，但在永樂朝的二十二年中，幾乎全部時間都在外面的道路中，尤其是以在湖南的時間最多。他在終年僕僕風塵中，官階屢進，先昇至禮部侍郎（永樂後又晉爲尚書和太子太師）。他母親病逝，照理他應在家守制三年，可是永樂帝却不許，仍命他繼續徧行各地，這可見他的職責是如何的重了。永樂二十一年（即永樂帝崩逝的前一年），胡濙回朝，當時永樂帝正御駕北征，胡便馳謁於宣府。在他到達宣府時，是深夜時分，永樂帝已經入睡，但一聽到他來，立即起床，在行宮的寢室中召見他。君臣二人談到四更時分才止。

按照胡濙的表面任務，只是遍行郡縣攷察政事民心，即使回朝復命，也用不着急急趕去北方近邊的宣府面奏，更用不着在深夜永樂帝業已入睡的時候覲見。這可見胡所要面奏的事，定非尋常的事。而他二十一年來僕僕風塵所負的實際職責又是查訪建文君的行踪，以是當時及後世的人，都深信他那次所面奏的一定是有關建文君的事。據說，他已查知建文君的下落仍在國內（在此以前，傳說建文君已去外洋，所以有太監鄭和的奉使下西洋），並可能曾經和建文君會過面。據說，建文君曾經告訴胡濙，他早知天命已定，所以自從出亡後，始終未曾做過任何一宗反對他叔皇的事，連此心都沒有，這有過去二十年的事實可證。他的流亡各地，只不過爲偷生苟活而已。現在朝廷主已二十年以上，他叔皇的統治基礎已鞏固不拔，民心也都不願變亂，而他的昔日忠於他之臣，現今幾乎已全不在世間了，他無一人輔助，無一事可憑藉，而他的年歲也將近五十，更無能爲矣。所以，他要胡濙轉奏叔皇，一切放心，並請念在骨肉之情，同爲太祖子孫，就饒他一命，讓他就此偷活山林之間而與草木同朽罷。據說，永樂帝聽了胡濙的各事面奏後，內心大爲釋然，不再追究了。第二年永樂帝就崩逝於北征途中的榆木川了。

胡濙的復命而使猜忌殘酷的叔皇內心釋然，是在永樂二十一年。但在此以前的二十年中，永樂帝固然沒有一天能安心，而建文君也備嘗顛沛流離的苦，不論在身或心方面，都沒有一天好日子過過。

工部尚書嚴震直，是洪武時的舊臣，由太祖時自布衣中擢任高職，建文朝時任工部尚書，在新主篡位後，仍官原職。永樂八年，他奉使去安南，暗中也奉有查緝建文君行踪的密任。他自安南歸國後，在雲南省的某一處的道路上，不期與建文君相遇了。他是建文朝的大臣，他當然認得這位故主，而建文也當然識得他。於是，這對舊君臣相對而泣了。

建文君說：「你是新主的大臣，新主正四處派人查緝我。現今你已見到我了，將何以處我呢？」

嚴震直確是爲難極了。他如果捉住故主而押解去京師，於心固然不忍，而且還要被天下人所唾棄，但如果放過而就此回朝，將不免受殺身的懲處。他想了很久後答說：「臣自有處理的好方法，請陛下放心。」他在當夜，就在驛亭中吞金自盡了。他的從人以他在途中得急病而暴斃奏報朝廷。建文君總算逢凶化吉，逃過了這一關。

在永樂的二十二年中，建文君雖然總能避過弋網，但其間的辛苦，却是備致的。出沒於荒山小徑間，到處逃亡，無時不在恐懼擔憂中。這樣的生涯，經常不斷地度着，不知何日方休，不要說他原是皇帝，就是普通庶民，也是很難忍受得住的。他在那些年頭的顛沛流離中，又曾生過幾次大病——或爲痢疾，或爲瘧疾，或爲嚴重的身心衰竭之症——，缺少適當的醫藥治療和照顧，幾次都瀕於危，但每次都幸能從死亡邊緣上拉回來。

歲月易逝，他的那些忠心舊臣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既遭逢國變，精神上痛苦萬分，而又爲了照料或隨侍他，身體備受艱辛，以是更促其壽算，他們漸漸地一個接一個離開人世了。經常隨侍

建文君的應能和應賢二人，先後病歿了。建文君從此身旁無人了。總算好，稍後他收了一個年輕的人爲弟子，法名應慧，使他仍能有一個相依爲命的伴侶，在生活起居上給他以幫助。

從亡舊臣凋零殆盡，建文君缺乏了服侍和多方照料他的人。但十多二十年的流亡生涯，已把他鍛鍊成一個能够適應當前生活的人了。往事隨着歲月的推移，漸成陳迹，回憶日淡，而他也比較看得開和胸襟寬廣，所以，他仍能堅强地活下去。

永樂帝在永樂二十二年暴斃於榆木川，或有傳說，他是被當年所殺戮的遜國忠臣的遺孤學會了劍術後行刺而死的。不管永樂帝的死是壽終或由於非命，但對於流亡了二十二三年的建文君來說，總是一件好事。這就是說，永樂帝的死去，朝廷將會放鬆追索建文君的工作。

永樂帝死後，由他的兒子嗣位，是爲明仁宗。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就死了，其子嗣位，是爲明宣宗。昔日派人四出查緝建文君的下落，是明太宗（永樂帝）的事，繼位的子孫對於此事就不大感興趣了。永樂帝在死前一年得胡濙的奏告後，覺得建文君今日已全無能爲，死灰絕對無法再燃，也就有意放過他的姪兒，聽任其在江湖上隱聲匿迹而終老。到了宣宗時，這位青年皇帝更覺得君已三易，自家統治基礎已絕對鞏固；而臣民在積久的歲月中，所謂君臣名分已久定，對於失位的建文君只付以憐憫同情，而並無意希望其復位，所以，更用不着對流亡江湖的建文君猜忌和擔心。還有，宣宗對於自己的祖父之篡位慚德，終究有疚於心的，也就不忍再對建文君有所逼廹了。

在宣宗的宣德朝十年間，建文君雖然不敢拋頭露面和公開身分，但已輕鬆如意很多了。他已不再像在永樂朝的二十二年中那樣終日擔心落入弋人之手。他現在比較安心地在西南各山往來遊覽，仍以僧人的面目示人。不過，他仍然非常自行檢點小心，不想讓人知道他的眞實身分。在此時期，他曾有一首七律的詩流傳下來，詩曰：

牢落江湖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影散，朝元閣上雨聲愁。
斷浦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還有兩首七律的詩，據說也是他作的，但有些人却認爲是後人的托名之作，現在也一併錄下。

其一

風塵一日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
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薇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
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其二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
南來瘴嶺千層迴，北望天門萬里遙。
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
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群烏早晚朝。

以詩論詩，後兩首是不及前一首的。前一首的悲切自然，是後兩首所遠不及的，所以好些人是疑心後兩首的眞實性。

明宣宗在位十年又死了，其子嗣位，改元正統，就是明英宗。以輩分來說，是建文君的姪孫，自建文君失位後，明英宗已是第四位天子了。

英宗正統五年，建文君出亡至今，已經三十九年年了。出亡時尚是翩翩少年，今日已是白髮盈頭的老人了。當年從亡的舊臣，只有程濟一人存在，尚不時和他相晤。

這年，建文君在遊罷四川峨嵋山後，程濟勸他仍回雲南去久居，但他却去了貴州，在一所寺院中掛單。他因爲言行稍一疏忽，被寺院中同室的一個和尚——俗家姓名爲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窺破了他的身分，又把他的詩稿竊去，自投思恩州衙，聲稱「我是建文皇帝。」

思恩州知州岑瑛大驚，忙通報上司，把稱爲建文皇帝的楊應祥捉住，解送京師。眞的建文君因爲同室的緣故，也被一同械解去京。那時，大明帝國的京城已由南遷北，而在今日的北京了。

朝廷命御史鞫訊。楊應祥供說：「我是建文皇帝，在江湖中流亡了數十年，今年已經九十多歲，來日無多，想死後葬在太祖的孝陵旁，使魂魄常得依侍我皇祖考和皇考，所以才自投官府表白身分的。」

這番話顯然不實。因爲建文君生於洪武十年，至正統五年，應爲六十四歲，那來九十多歲？眞的建文君豈有不自知年歲的道理，再說口音也不似。御史便由此看出破綻。結果，楊應祥道了實話，自承冒充，遂下錦衣獄，奉旨處死。

眞的建文皇帝，到此地步也不能不吐實了。

可是，誰能够證明你是眞的建文皇帝呢？昔日建文朝的大臣和侍從之臣，現今已無人在朝了。後來想起宮中有一太監吳亮，是建文朝的內官，於是便命去辨認。

建文君失國出亡時只二十五六歲，今日已六十四歲；又因爲數十年在江湖山川備受風霜侵蝕，形貌已大異；再加之昔日穿着龍袍袞衣，今日是僧人打扮，所以，吳亮已完全不認得這位舊日的主子了。

建文君却還能辨認得出對方是何人，一見就呼吳亮的姓名，並責問吳亮見了他爲何不叩頭行禮。吳亮說：「你不是建文爺爺。我是侍奉過爺爺的，見面不會不認得，但我就不認識你。你也是假的！」

「吳亮，你這大胆而昧良的奴才，竟敢指我是假的！你記得嗎？有一次你侍奉我進膳，我見你年幼，貪好玩，便把一塊鵝肉拋在地上命你吃，你便立卽伏在地上，學狗那樣地舐食鵝肉，你的一隻手上還持有一隻酒壺，那時引得我大笑。你難道忘了罷？」

吳亮憶及往事，伏地大哭。他曾服侍過建文君，素知建文君的左脚趾上有一塊黑斑，他於是去瞭這位老和尙的左脚，果然見到趾上黑斑。他再一細認，終於認出了當前的老和尙確是他少時的舊主子。他於是痛哭不已，連連叩頭而說：「死罪！死罪……」

吳亮這番舉動，就是承認了這位老和尙是建文皇帝。他做是這樣做了，但不知朝廷的意思如何。他認爲他這樣諦認了，一定會諱忤當今皇上的意旨而要加罪於他的，於是在退下後，便立卽上吊而自殺了。

這時，明英宗年齡尙幼，只十三歲，尙無機心。而當時宮廷內外，都對建文君素表同情，不忍傷害。於是，便以英宗的名義，下密旨迎取現爲老和尙的建文君入大內，在大內的某一隱處，撥了幾間屋給他住。至於這件事的整個情形，對外一概不宣。

建文君入居大內後，宮內的人都以「老佛」稱他。他在宮內過了幾年安閒養老的生活，便壽終了。逝後，葬在西山，不封不樹。

自從他失位而由朱棣篡位後，朱棣就革除他的年號，不承認他是曾經君臨天下四年的皇帝，終明一代各帝，都是如此。但臣民却始終對他有好感和同情，稱他爲「建文皇帝」或「建文君」。到了北都傾覆，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明弘光王朝時，爲了爭取人心，才追尊他爲「惠宗讓皇帝」。淸代也承認了他的皇帝地位，另追謚爲「愍恭惠皇帝」。淸修的「明史」便用淸代的追謚，稱他爲「明惠帝」，並在「明史」中爲他立本紀。

建文君的皇后和妃嬪，都在京城破時死去。他共有兩個兒子，長子文奎，當他在位時，已立爲皇太子，燕兵入京後，不知所終，想來定被燕王在當時暗中殺害了。存心篡奪大位的燕王棣，固然不顧建文君仍留在世上，同時也不能讓建文君的皇太子繼續活下去，雖然那位皇太子只不過是一個年只數歲的孩子。

建文君的次子文圭，在京城破時只兩歲，總算蒙叔祖開恩，刀下留人，閉囚在深宮內。這事當時外間無人知道的。直至英宗復辟後的天順年間，這個被稱爲「建庶人」的文圭，蒙旨釋放出外時，才爲人知。當時頗有人爲此釋放的事，稱頌英宗的「厚道聖德」。

說來可憐得很，這個蒙恩放出外的文圭，那時已經五十歲，過了整整五十五年的幽閉歲月，自小就沒有得到任何人過愛，又沒有受過一日敎育，一字不識，更因爲五十多年長期閉居於斗室中，沒有陽光，從不運動，與世間的人和物完全隔絕。

他在釋放出來時，不會講話，甚至連說話講話的機能都因從未運用過而完全喪失了，他是連犬貓牛羊都不識的。在他五十七歲的回憶中，他最多只見過兩三個人的面孔。他雖然是一個人，但却是十十足足的一個廢人，可是，這並不是他自己的過失呀。

古今中外，像他這樣遭遇經歷的，確是難見第二個的。他被釋出後的情況如何，世人就不知了。想來，像這樣一個完全缺少生活能力和生活條件的人，被釋出後也不會活得多久，當然更談不到娶妻生子。

建文君的下場及其一家人的遭遇就是如此的。崇禎帝是李自成入京時，曾親手揮劍斬自己的愛女，並泣說：「願你生生世世莫再生帝王家。」生在帝王家，有時只是一件禍事，例如建文君父子夫妻一家人就是如此！

（全文完）

——武俠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文

羽君・圖

揭奸謀　靈峯救群雄

宗鴻羽冷漠的掃了打門中的二人一眼，提足最後一點力氣，大聲道：「住手！」

聲音並不大，但却具有一種震人心弦的威力，打門中的二人，不由自主的全都停下了手，怔怔的望着宗鴻羽。

宗鴻羽朝兩人搖搖頭，淒然道：「我知道兩位都是爲了我好，但是，你們白費心了，我自己的傷，我自己有數，也許不能再維持三個時辰了。」

突然，柳依雯嬌呼一聲，道：「羽哥哥，你不能……」聲落人已撲進宗鴻羽懷裏，嗚咽的哭泣起來。

宗鴻羽輕輕的撫摸着她聳動的雙肩，低聲道：「雯妹，別難過，你不是說過要聽我的話嗎？」聲音是那麼柔和，像一個大哥哥在安慰小妹妹一般。

「瑤池玉女」緩步踱了上來，她美目嫉妒的光芒已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盈瑩的淚光。

柳依雯一抬頭，恰好看到她，這次，她沒有發怒，只淡淡的道：「你可以殺掉我們，永絕後患了。」

「瑤池玉女」淡然的笑道：「我爲什麼要那麼做呢？」柳依雯道：「因爲，你我功力不相上下，而我，却有攝魂之音可以制你。」

「瑤池玉女」白翠薇淡然的道：「你是密宗之主，我早料到了。」

羣雄一聽「密宗之主」四字，齊都爲之變色，不由自主的全都向柳依雯圍了上來，狀至憤慨。

柳依雯掃了四周一眼，淡然的道：「你不殺我，只怕不行了，因爲，你是她們的領袖。」

「瑤池玉女」白翠薇向四周望了一眼，突然沉默了下來。

宗鴻羽沉重的暗嘆一聲，開口道：「令主！」

「嗯！什麼事？」

「三天來，我沒有向令主要求過什麼，是麼？」

「瑤池玉女」木然的點點頭道：「是的，也沒受過我一點恩惠。」

宗鴻羽抬眼掃了四周一瞥，道：「要是我現在求令主一事，令主會答應嗎？」

「瑤池玉女」白翠薇淒然的笑道：「你終於求我了，是的，我會辦得到的，甚至於要我死！」

柳依雯一驚，脫口問道：「那爲什麼呢？」

「瑤池玉女」道：「與你同樣的感受。」

柳依雯知道她指的是什麼，但她美目中已消失了嫉妒的光芒，淒然的笑道：「當初我就知道了，但是，我那時沒有現在這麼開濶。」

「瑤池玉女」白翠薇心頭一震，突然問道：「你說這話不後悔嗎？」

柳依雯掃了宗鴻羽一眼笑道：「不，永遠不，因爲，他現在抱着我。」她說這話，沒有一點羞澀之意，也許，除了「瑤池玉女」白翠薇外，她不覺得還有其他人的存在。

「瑤池玉女」白翠薇笑道：「我該謝謝你了。」

柳依雯笑道：「你不覺得有失身份？」

「瑤池玉女」白翠薇鄭重的道：「現在我是以自身的立場所說的。」

「但你終究是瑤池令主。」

「瑤池玉女」白翠薇一指宗鴻羽道：「假使他死後，也許令主就得另換一人了。」

柳依雯一怔，突然道：「你是說他還能救活？」

「瑤池玉女」白翠薇點頭道：「密宗之主，必有療傷聖藥，而他身中之毒，我却可與之解除，怎能說沒救呢？」抬眼注定柳依雯。

柳依雯聞言心中大喜，脫口道：「你怎知道我是密宗之主呢？」

「瑤池玉女」白翠薇笑道：「因爲你說過會懾魂之音。」

柳依雯道：「會此的不只我一人。」

「瑤池玉女」白翠薇道：「那人並非真的密宗之主，假使小妹沒有料錯，你主要的敵人不是我，而該是那冒充密宗之主的人。」

柳依雯看了宗鴻羽一眼，岔開話題，道：「現在只有合你我兩人之力才能救他了。」

「瑤池玉女」白翠薇道：「也許柳姊姊不服氣。」

柳依雯天眞的搖搖頭，道：「沒有什麼不服

氣的，因爲，我們任何一人都不能救得了他，是嗎？」

「瑤池玉女」點頭，道：「是的，我可以在前領路嗎？」

柳依雯抱起宗鴻羽就跟着走，宗鴻羽掙扎了一下，道：「雯妹，放下我，我自己能走。」

柳依雯聞言一驚，向四周一望，這才發現還有許多人，粉臉不由爲之一紅，連忙把宗鴻羽放了下來，扶着他走。

「神算龍女」這時突然追了上來，道：「令主……」

「瑤池玉女」未等她把話說完，已搶先道：「姊姊，我知道你的意思，這裏傷者就由你指揮搶救好了，明日，請你召集所有的人，我有話跟她們說。」

「神算龍女」面色一怔，道：「令主，瑤池令建立起來，並非易事。」

「瑤池玉女」白翠薇道：「我知道，但我並不是要解散本令。」

「神算龍女」憂傷的道：「令主一去，本令就解散了。」

「瑤池玉女」黯然的搖搖頭道：「我是人，而不是神，原諒我。」話落幽幽一嘆，逕自入谷而去。

場中只剩下一片沉默，也許，她們都有一種預感。

「降龍仙」對蘭茵老人冷冷的道：「老傢伙，你說什麼唯有宗鴻羽才能挽救今日江湖的危機，這下可好，他不但沒靈力，反而倒把一個瑤池玉女給拉去了。」

蘭茵老人笑笑道：「別忘了，他已把兩個生死不能並立的武林至高能手，拉在一起了，而且，瑤池玉女也不一定會眞的就此離去，只要在宗鴻羽病好之前，不要使她召集所有的人就行了。」話落逕自找神算龍女商量去了。

三天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過去，宗鴻羽在兩個少女細心的照料之下，不但把內傷治好，甚至，連多年的積毒也消除了。

兩個勢難兩立的女子，也因宗鴻羽的存在，而由不共戴天的仇人，變爲親如手足的姊妹，本來麼，她們生於不同的地方，一生中，從未見過面，如非上代的恩怨，只怕她們誰也認不得誰呢？

這時，瑤池玉女的書房中，柳依雯正偎在「瑤池玉女」白翠薇的懷裏，天眞無邪的笑問道：「姊姊，你捨得離開嗎？」

「瑤池玉女」白翠薇黛眉一皺，道：「妹妹，別談這些好嗎？」

宗鴻羽這時由窗口轉過身來，鄭重的道：「依我之見，白姊姊最好還是留在這裏，因爲，現在我們要對付的敵人還很多，如西藏派的，還有……」突然住口不說了。

「瑤池玉女」白翠薇心頭一動，接道：「還有五嶽神君是嗎？」

宗鴻羽緩緩轉過臉去，淡然的道：「那只是我自己的敵人。」

「瑤池玉女」白翠薇聞言眼圈不由一紅，委屈的道：「是你的敵人，難道就不是我的嗎？」

宗鴻羽搖頭，道：「你們並不知道他的惡跡，這樣做示難服人心的，而我……」

宗鴻羽話未說完，門口突然進來了「四不像」，她朝三人掃了一眼，轉對「瑤池玉女」白翠薇道：「令主，五嶽神君帶了許多人來訪令主。」

「瑤池玉女」白翠薇美目中殺機一閃，斷然道：「你先去，我馬上來。」

「四不像」望了令主一眼，轉身而去。

「瑤池玉女」白翠薇向宗鴻羽道：「羽弟，你去不去。」

宗鴻羽強自吸了口眞氣，道：「白姊姊，你現在去，別說我們在這裏，我想，這就是他惡跡昭彰的時間到了，他要你怎麼做，或者是建議你什麼，你都要照做，但要隨時提防他，不可讓他近身，我與雯妹在暗中相隨，等他惡跡表明時，再除他不遲。」

「瑤池玉女」白翠薇本想立刻將「五嶽神君」臨如龍除去的，但轉而一想，自己如果把「五嶽神君」殺死後，勢必陷宗鴻羽於不義，說不定，連令中弟子也將對她不滿，固然，她現在並不在乎這些，但現在既然有更好的辦法，當然要採用更好的了。

「瑤池玉女」白翠薇當下一想，立刻點頭道：「好，就這麼做。」話落一頓，低聲道：「來，我帶你們到一個隱秘的地方，聽他說些什麼，你們也好早點有個防備。」話落未等宗鴻羽答話，已領先走了出去。

「瑤池玉女」白翠薇把宗鴻羽、柳依雯帶到大廳後的一座小暗房中後，便匆匆出門而去。

暗房與大廳之間，有一座竹簾垂到地面，上面掛了一幅畫，但却可由裏面看到外面，而外面看不到裏面。

宗鴻羽舉目向廳中一掃，只見「五嶽神君」隨如龍側坐在客座上，隨來的不下二三十人林立大廳中，但却甚是寂靜。

柳依雯把小嘴貼在宗鴻羽耳邊問道：「羽哥哥，那個老東西就是五嶽神君嗎？」

宗鴻羽狠狠的道：「正是他！」

這時，「瑤池玉女」走進了大廳，「五嶽神君」連忙起身，拱手道：「老朽參見令主。」其他人也都紛紛肅然而立。

柳依雯從小居住山洞之中，與她在一起的，只有一個「鬼面婆婆」，那會見過這等場面，不由香舌一伸，低聲道：「白姊姊眞有辦法。」

宗鴻羽揑揑她的手，示意她不要說話。這時，「瑤池玉女」白翠薇還禮，道：「不敢，神君太客氣了。」

「五嶽神君」隨如龍慨然一嘆道：「想不到，這次中原同道敗得如此之慘，老夫若非被人搭救，只怕也要葬身那萬蟲谷中了，唉！」

「瑤池玉女」道：「我也是被一個前輩異人搭救出來的。」

「五嶽神君」聞言面色一變，突然問道：「令主可知宗鴻羽的下落？」

「瑤池玉女」心中暗自冷笑一聲，故意感嘆道：「那前輩異人把我們救出之後，曾叫我快去猿愁崖救他，但是，不幸我晚到了一步，他已跌下谷底了。」話落一頓，抬頭道：「他好像與神君過不去似的。」

「五嶽神君」故做惋惜的道：「老夫當年殺人無算，可能他父親當年有什麼過錯被老夫撞見了，那時老夫性烈，可能一時忍耐不住，而種下此仇。」

來人中，一個老者插口道：「聽說神君沒有整治他。」

「五嶽神君」點頭道：「既殺其父，何忍再傷其子。」

那人道：「縱虎歸山，後患無窮。」「瑤池玉女」正色道：「只怕那宗鴻羽再練十年，也敵不過神君。」

「五嶽神君」正色道：「不，宗鴻羽可能是身上有某些障碍之故，不然，老夫可眞敵不住他的血掌呢！」

「瑤池玉女」心忖道：「好奸滑的說辭。」忖罷，道：「神君此來，不知有什麼計劃？」

「五嶽神君」道：「想請令主領導。」

「神君必有所見！」

「五嶽神君」點頭，道：「是的，老夫找到一個好機會。」

「瑤池玉女」白翠薇心中一動，暗忖道：「此人言行鎮定無比，若說是奸謀，倒實在有些令人難以置信，但是，羽弟有言在先，我不妨先試他一試。」忖罷，笑問道：「隨前輩不知找到一個什麼樣的機會？」

「五嶽神君」隨如龍鄭重的道：「西藏密宗，自從在飛雲寨一舉未能成功之後，深知令主必會率衆前往報復，看樣子，她是想先下手為強，現下已率衆來到長白山，葫蘆谷中。」

「神算龍女」插口道：「葫蘆谷！那西藏密宗之主，鬼計多端，怎會把大兵屯在一座只能守而不能攻的死谷中呢？」

「五嶽神君」隨如龍搖頭道：「這個老夫倒不知她是何用意，不過，此處地形上，令主佔了很大便宜，是以，老夫以為這倒是一個大好機會。」

「瑤池玉女」白翠薇道：「依神君之見呢？」

「五嶽神君」隨如龍略不猶疑的道：「依老朽之見，西藏密宗雖然不太熟悉長白山地形，但她既然敢駐於此死谷之中，想必另有其用意，說不定，這是她的疑兵之計。」

「神算龍女」點頭道：「虛虛實實，但不管如何，她是不會眞的把大兵駐於死谷中的。」

「瑤池玉女」白翠薇不加可否，仍然問道：「依神君之見，我們該採取何種行動呢？」

「五嶽神君」隨如龍心中一震，心念電轉道：「此女一向做事，均能當機立斷，今日何以心問口，口問心，如此盤問起來了呢？我倒得小心點。」

忖罷，心中突然一動，抬眼向「神算龍女」道：「龍女看該如何處理？」

「神算龍女」不知底細，聞言細一思忖，許久，才開聲道：「依小女子之見，在虛實未明之前，我們何不先派人把葫蘆谷的出口守住，密宗的人出來一個我們就殺他一個，時間一久，自然知道個中虛實。」

「瑤池玉女」白翠薇心中一喜，暗道：「這

下看你怎麼應付？」

「五嶽神君」陸如龍心中也是一喜，但却未形之於色，當即沉吟一會，道：「老朽已把同來的武林同道安置於谷口了，事不宜遲，令主以為如何？」

「瑤池玉女」白翠薇大失所望，她想不通「五嶽神君」既然已投靠了西藏密宗，爲什麼會沒有一個整套的計劃，而聽由自己已決定呢？

然而，此時「五嶽神君」及群豪的目光，全都集中在「瑤池玉女」粉臉上，使她不便再多拖延，當即道：「好吧，我們這就出發！」

「五嶽神君」陸如龍道：「令主對此地可有什麼安排嗎？」言下之意，似是叫「瑤池玉女」白翠薇先鞏固後方。

「瑤池玉女」白翠薇心中暗自冷笑一聲，抬頭笑道：「不勞神君掛慮，小女子自有安排。」

「五嶽神君」何等奸滑，聞言忙笑道：「老朽失禮了，那麼，老夫率衆先走一步，在谷口等候令主。」話落未等「瑤池玉女」白翠薇開聲，當先率衆而去。

「瑤池玉女」白翠薇冷笑一聲，轉對「四不像」道：「你去點一批令中弟子，護山三老不動，四大護法隨行。」

「四不像」得令而去。

「瑤池玉女」又對「神算龍女」道：「姊姊可願同行？」

「神算龍女」不答反問道：「宗鴻羽他們呢？」

「瑤池玉女」道：「他當然不能同去。」

「神算龍女」道：「令主可有什麼安排？」

「瑤池玉女」從懷中掏出一枚白玉令，道：「我要把這個交給他！」

「神算龍女」臉色一變，脫口道：「令主，這是本派至高無上的令符，令主……」

「瑤池玉女」正色道：「姊姊，我心意已決，此次同行，萬望姊姊細心觀察陸如龍的言行，我們一行安危，可能全靠姊姊神算了。」

「神算龍女」心頭一冷，暗忖道：「情之一字，的確可怕，想不到令主智慧過人，這一次，竟然未能看出宗鴻羽的借刀殺人之計。」心念轉動間，忙道：「卑職遵命！」話落緩緩退出大廳。

這時廳中只剩下「瑤池玉女」及四婢，「瑤池玉女」走到壁下，掀起古畫，嬌聲，道：「羽弟，你們出來吧！」

宗鴻羽與柳依雯相繼走出，「瑤池玉女」把玉令交給宗鴻羽道：「羽弟，這裏一切，悉聽你與雯妹調度，我得馬上去了。」

柳依雯美目一動，嬌聲道：「姊姊這麼信任我們？」

「瑤池玉女」笑道：「你是我的大敵人。」

「是的，姊姊，所以……」

「但那令是真的。」

柳依雯再也忍不住心頭的感動，嬌呼一聲，飛身撲進「瑤池玉女」懷中，叫道：「姊姊，姊姊，我，我曾一度想殺你的！」

「瑤池玉女」輕撫着她的秀髮道：「我知道，妹妹，因爲，我過去也有同樣的想法，我們都知道，不是我諒解你，也不是你諒解我，而是，我們同時因爲一人而彼此讓步了。」話落掃了茫然的宗鴻羽一眼。

柳依雯感動的道：「是的，姊姊，但，從此之後，我們便再也不會分開了。」

「瑤池玉女」白翠薇輕輕推開柳依雯道：「妹妹，但願如此，姊姊走了。」話落未等柳依雯開腔，當即飛身出廳而去，四婢也相隨而去。

柳依雯望着宗鴻羽道：「羽哥哥，我們要怎麼辦呢？」

宗鴻羽一揭手中玉令道：「『五嶽神君』陸如龍那老賊，不知我還活着，更不會知道我們會在這裏，所以，我們可以率領瑤池令下的人，隨後跟去。」

柳依雯道：「那神算龍女，可能不相信我們，我擔心她會把計劃告訴那老賊，那我們豈不是糟了？」

宗鴻羽道：「不要緊，等那老賊驚覺要報信時，我們已趕到了，快，事不宜遲。」話落與柳依雯雙雙出廳而去。

× × ×

葫蘆谷在瑤池令基地西方約五百里的地方，山勢高拔，重崖疊嶂，積雪終年不化，形勢險惡之極。此處在瑤池令上方，乍看起來，由此偷襲瑤池，確實是個好地方。

葫蘆谷，顧名思意，口小腹大，形如葫蘆，進口兩側，高崖入雲，積雪外伸，看來隨時都有塌下的可能。然而，還有一處，不易爲人注意到的地方，就是，四周高崖林立，把葫蘆谷包於中

心，如有法能把四周積雪弄下，足可以塡平此地。

「瑤池玉女」白翠薇一行，自東面山口直撲而下，才轉過一處屏石，便見谷口正有十幾個人在那兒厮殺不休，狀至慘烈。

「五嶽神君」陸如龍，見狀先是一怔，突然大喝一聲，如飛向谷口奔去，一面大喝道：「衆家兄弟休慌，老夫來也。」話落人已出去了四十幾丈。

與「五嶽神君」陸如龍同來的羣豪，見狀紛紛怒吼撲去，個個奮勇爭先，狀如一羣猛虎出柙。

「神算龍女」看了「瑤池玉女」一眼，道：「令主，我們上吧？」

「瑤池玉女」白翠薇因先入之見，心中冷笑一聲，道：「五嶽神君這一着倒是不錯，人未到先發聲，可以給他們一個充分機會逃走。」

「神算龍女」先懷疑「瑤池玉女」白翠薇已被情所迷，聞言不以爲然的道：「令主可能誤會了。」

「瑤池玉女」何等聰敏，察顏觀色，淡然一笑道：「姊姊神算無人能敵，也許是小妹自做聰明，懷疑錯了人，我們攻吧！」話落玉手向前一揚，令中弟子早已攻了出去。

谷口相搏之人，確實是密宗的人與「五嶽神君」派來守谷口的，密宗之人，是以兩個紅衣喇嘛爲首，還有四五個三流角色。

中原羣雄，原先有十幾個人，但此時已有四個傷在喇嘛手中，那兩個西藏和尚，下手極重，倒地之人，竟無一個生者。

這時，「五藏神君」陸如龍已然撲到，大喝聲中，逕自撲向一個環眼獅鼻的紅衣喇嘛，怒吼道：「接老夫一掌！」

那喇嘛似乎早已看到衆人來了，聞言虛應一掌，飛身向谷口退入三丈，落地一招「拒侉千里」迎向「五嶽神君」攻到的鐵掌，一面低聲問道：「陸如龍，後面那美貌小女子可就是什麼瑤池玉女嗎？」

「五嶽神君」陸如龍撤招換式，攻出一掌，道：「不錯，正是她，現在你兩人該速退了。」

那喇嘛環眼中，淫光一閃，道：「我想先會會她。」

「五嶽神君」大急道：「這怎麼行，宗主大計可不能破壞。」

這時，「四不像」已接下了另一個喇嘛，正自殺得難分難解，情況之猛烈，決不下於「五嶽神君」陸如龍這邊的假戲。

那喇嘛這時心已被色所迷，那管他什麼計劃，冷叱一聲，道：「你算什麼東西，也想管本大爺的事，你可是想死？」

「五嶽神君」陸如龍怒道：「爲了宗主的計劃與今後大計，老夫地位雖不如你，但你卻別嚇唬老夫，你想動她，就得先制住老夫。」

那喇嘛環眼一飄，只見「瑤池玉女」白翠薇，距離自己不滿七丈，心中不由暗喜，低聲怒吼，道：「陸如龍，制你又有何難，接招！」話落掌勢一變，突如狂風驟雨般的向「五嶽神君」陸如龍攻來。

「五嶽神君」心知到此的兩個喇嘛，是全權指揮者，其功力之高，遠非自己能敵，見狀不由駭得連退兩丈，閃避招式。

「瑤池玉女」心中暗自冷笑一聲，忖道：「你對他的武功，倒很了解啊！」

她心念才轉，突然紅影一閃，那大喇嘛的胖大身體，已如巨鳥般的當空撲了下來，速度之快，駭人聽聞。

「瑤池玉女」白翠薇急忙收斂笑意，但卻沒有閃避，美目注定紅衣大喇嘛攻來的掌影一動不動。

紅衣大喇嘛甚是狂傲，見狀只道是她已無力招架，不由大笑一聲，道：「美人兒，不用害怕，俺不會傷害你的。」話落一雙巨掌，距「瑤池玉女」白翠薇肩頭已不滿三寸了。

就在此危機一瞬之間，突聽「瑤池玉女」白翠薇厲叱一聲，道：「與本令主回去。」聲落玉手一揚已然收回。

蓬的一聲大響中，挾雜那大喇嘛的一聲慘哼，一團紅影，不偏不歪，恰好跌在「五嶽神君」身前三尺之處。

「五嶽神君」陸如龍見狀大驚，心說：「怎麼他媽的偏這麼巧，這叫老夫怎樣辦？」當下不由爲之一怔。

那喇嘛也不是等閒人物，一招受挫，心知自己並非此女之敵，心中登時爲之一淸，當下也顧不得什麼內傷，深吸一口眞氣，一式鯉魚打挺，倒翻出兩丈多遠，大叫一聲，道：「點子硬，退下！」話落頭也不回，轉身急奔入谷。另一個喇

嘛見同伴一走，那敢再留，也大叫一聲，急奔入谷。

那四個三流脚色，這時已只剩下一個，見狀不管死活，回頭就跑，追隨兩個喇嘛急走。

「五嶽神君」隨如龍神智一清，大喝聲中，急上一步，一招「力平五嶽」向那人背後推去，一聲慘號過處，那人已跌出四丈以外，氣絕身亡。

「瑤池玉女」白翠薇急上一步，笑道：「神君好雄渾的掌力啊！」

「五嶽神君」隨如龍心中有鬼，聞言忙笑道：「那裏，令主過獎了，只可惜那大喇嘛給他逃掉了。」

「瑤池玉女」白翠薇笑道：「神君當時如加上一掌，只怕那喇嘛此刻已命歸黃泉了。」

「五嶽神君」隨如龍心中暗自一驚，但却未形之於色，故做惋惜的嘆了口氣，道：「唉！老夫當時不該考慮那麼多！」

「神算龍女」笑道：「神君一生清白，當然不顧衆人之危，這也是人之常情，不要相證些了，目下最要的倒是我們該怎麼做。」

「五嶽神君」隨如龍聞言心中一緊，道：「龍女果然智慧過人，老夫心事，全被你料到了。」

「瑤池玉女」白翠薇冷冷一笑道：「神君背後掌斃那麼一個三流角色，不是更不值得嗎？」

「五嶽神君」臉色一變，暗道：「此言決非無因，莫非……」轉念間，應道：「唉！老朽也不知道爲何要那麼做。」

「神算龍女」不滿的看了令主一眼，心說：「你爲了一個宗鴻羽，而忘記大體，這似乎太不値得了。」心中雖然不滿，但却未說出來。

「瑤池玉女」白翠薇向四周望了一眼，道：「四周雪積甚高，一旦塌下來，我們可都要葬身此地了，神君以爲如何？」

「五嶽神君」隨如龍心中暗自冷笑一聲，忖道：「你現在才

發覺，只怕已經太晚了。」忖龍笑道：「形勢確是如此，老夫當時倒沒有想到。」話落自然的背着手，向谷口踱出一丈多遠。

「瑤池玉女」冷笑一聲，道：「神君此言的確令人難以置信，中原道上，誰不知神君計謀過人，一生未上過別人的當。」

「五嶽神君」心頭一緊，道：「令主莫非懷疑老夫？」

「神算龍女」見事情要鬧僵，連忙道：「神君不可誤會。」

「五嶽神君」帶來的人，也都不滿的盯着瑤池玉女。

「瑤池玉女」白翠薇冷笑道：「本令主不只是懷疑你，而且知道你已投靠了西藏密宗。」

「五嶽神君」臉色大變，脫口道：「證據呢？」

「宗鴻羽並沒有死，神君該知道，他身中的毒，只有我瑤池有藥可療，現在，他已好了。」

「五嶽神君」大笑道：「令主不該把他留在瑤池！」

「為什麼？」

「五嶽神君」倒退了兩步，狂笑道：「因這一別，已成永訣了啊！」羣雄聞言齊都一怔，不知所云。

「瑤池玉女」冷笑道：「只怕不見得呢？」

「五嶽神君」大笑一聲，返身向谷中奔去，一面發出一聲震耳長嘯。嘯聲才起，四周崖上，突然傳來連聲慘號，葫蘆谷上方的積雪，發出一陣轟轟震耳大響，漫天蓋地的壓了下來。

「五嶽神君」隨如龍話落，縱身消失於葫蘆夾道之中，恰在這時，葫蘆谷上空，雪山突然崩塌下來。羣雄誰也沒有想到，這個一向被中原同道視為泰斗的「五嶽神君」隨如龍，會突然背叛中原，而投身西藏密宗，設此絕計來陷害他們。

「瑤池玉女」白翠薇，雖然早有了宗鴻羽的警告，心中卻也是疑信參半，她之所以將「五嶽神君」隨如龍剪除，乃欲替情郎報了仇後，永伴情郎遍歷中原，再尋一處永久的歸宿，放棄令主生涯還其自由之身。

是以，當時一見隨如龍真個現了本來面目，也不覺為之大驚失色，木然不知所措的楞在當地。

雪山崩陷的巨响，震醒了羣雄，一個個心胆俱顫，目光四尋，企圖找一處藏身之路，保全自家生命。

就在這時，崖頂上，傳來宗鴻羽清朗的聲音，道：「各位休要驚慌，四周埋伏的密宗嘍囉，已全被瑤池令下消滅，現在，大局已然控制在我方手中，各位只需守緊谷口，消滅谷中逃出之人便行了。」

羣豪聞言，不覺一驚，循聲向發話處望去，只見一個黑衣少年，正自偉然立於雪山頂上，黑白相映，特別醒目，是以，一抬眼便看見了。

其中一人，不由自主的問道：「瑤池令中，沒有男子，閣下是誰？」

宗鴻羽冷然的道：「在下宗鴻羽！」羣雄一驚，同時呼道：「啊！宗鴻羽！」

這時，宗鴻羽已消失於雪中，大概是指揮瑤池令中的弟子去了。

「瑤池玉女」白翠薇黯然一嘆道：「各位還覺得他殘酷嗎？」

羣雄一個個不覺為之臉紅，因為，過去有一段時間，他們確實曾經懷恨過這個少年人，以為他是個嗜殺如命的魔星。羣雄中突然走出一人，道：「令主，是非真象已明，過去，中原同道是被隨如龍利用了，但是，罪孽既種，便只有將功抵過，來，我們守住這谷口。」

一呼百應，一個個磨拳擦掌，分散守着谷口。

「瑤池玉女」白翠薇道：「各位守住此地，剛出來時不要打，等他們完全出來後，再一舉將其殲滅。」羣雄依言佈署，其他的，則退下二十丈遠等待着。

這時，裏面已被崩雪填了許多，而那崩塌之勢卻越來越猛。驀地，谷口中竄出十幾個紅衣喇嘛，一個個神色驚慌，四散奔逃，但卻不見那兩個喇嘛僧同「五嶽神君」隨如龍跑出來。

這時，谷中早已被填滿，只剩下了一條長長的峽道。驀地，空中掠過一道黑影，一閃於峽道崖頂，緊跟着，崖頂上傳來連聲慘號，敢情，峽道之上，也有密宗的人埋伏着。那道掠來的黑影，當然就是宗鴻羽了！

宗鴻羽收拾了守崖的奸徒，反身向下一物，只見「五嶽神君」隨如龍，與三個喇嘛果然停身在峽道中。其中一個喇嘛抱怨道：「都是你辦事不小心，走漏了風聲，以致，使宗主全盤計劃落空，這個罪名，別人可無法擔當。」

「五嶽神君」隨如龍也是一個指使人的人望

，如今一時失算，投靠了西藏密宗，心中已有些懊喪，聞言不由怒道：「誰教宗主不殺了宗鴻羽。」

那喇嘛怒吼道：「怎麼？你敢批評宗主？」

「五嶽神君」陸如龍心念一轉，不由一驚，連忙低聲道：「老夫那敢如此大胆，現在我們這第一計雖然失敗，我們只要守住這峽道不出去，拖他一段時間，等宗主把瑤池的老巢挑掉後，又何嘗不是大功一件。」

宗鴻羽聞言心中一驚，暗自忖道：「好在我只帶了『鬼面婆婆』、雯妹、蘭茵及降龍幾個人，未曾把瑤池令中其他長老帶來，要不然，誰來抵擋那些人呢？」轉念間，外面又傳來幾聲慘號，想是出去的那些人，已被打倒了不少。

宗鴻羽抬眼一看，只見柳依雯與「鬼面婆婆」等人，已向谷口飛去，心知她們誤會，以爲谷中的人全都出去了。

宗鴻羽不敢怠慢，冷喝一聲道：「陸老賊，你看小爺在那裏？」

「五嶽神君」陸如龍聞言大驚，一抬頭，只聽「轟」的一聲，一片冰雪壓了下來，不由驚得脫口道：「快逃！」

三個喇嘛一見宗鴻羽就在頂上，才知道先前那幾聲慘號不是逃出去的人所發，而是守在上面的弟子被宗鴻羽殺了。

當下，他們一見宗鴻羽心中早已沒了主張，再一聽「五嶽神君」陸如龍喊叫快逃，便敗步向谷口奔去。

「五嶽神君」陸如龍不愧是一代梟雄，死到臨頭，却心神不亂，當下，心中閃電般的忖道：「四人都走同一個方向，退路必被宗鴻羽切斷，那時想走可就沒路了，不如趁他們往前衝的時候，我先避一避，由後面逃走。」念轉意決，當下也舉步向前跑了一段，却把身子貼在石壁上，使宗鴻羽看不到。

宗鴻羽一直注視着「五嶽神君」陸如龍，見他一走，只道他已打算往前去，心中不由暗自冷哼一聲，向前追來。

宗鴻羽縱躍如飛，沒有多大工夫，早已到得谷口崖頂，俯首向下一望，只見「瑤池玉女」等人，正自圍着三個喇嘛在那兒殺得難分難解，却不見「五嶽神君」陸如龍踪影，心中不由一驚，忖道「莫非那老賊沒出來。」突然，腦海中靈光一閃，忖道：「不好，我中了這老賊的聲東擊西之計了。」越想越對，當即傳音「瑤池玉女」白翠薇道：「白姊姊，此間事了速回瑤池桃花谷，那密宗之主，已率人攻打去了，雯妹可與你同去，破她的攝魂之法，我追老賊去。」話落也不等「瑤池玉女」白翠薇回話，轉身急奔而去。

「瑤池玉女」白翠薇聞言大驚，急忙抬頭，只見宗鴻羽身形一閃，已消失於崖頂，心中不由暗自決定道：「此次回桃花谷，把西藏宗主打退後，我決定不再做甚麼令主了，不然，永遠也不能常在他身邊。」

且不談這邊，再說宗鴻羽，他剛奔到被雪填平的谷地，抬眼四周一望，只見，五十丈外，陸如龍正急急如喪家之犬般的一路急奔直下。

宗鴻羽心中暗暗冷哼一聲，腳下一加勁，急如驚鴻一瞥，飛身飄出二十多丈。

前面「五嶽神君」陸如龍甫登崖頂，只見先前埋伏處，此時正躺着一些密宗嘍囉的屍體，鮮血受冷雪冰凍，都已變成了紫黑色，想來大概已死很久了。

「五嶽神君」陸如龍放慢身法，忖道：「想不到宗鴻羽小兒竟會有這般見識，幾乎使我全盤計劃落空，而命喪葫蘆谷中。」繼又得意的忖道：「任他機智百出，也不會想到老夫從這絕地之上逃得性命，哈哈，這叫必死不死，欲生不生。」

「五嶽神君」陸如龍正在得意之時，突聽背後轟雷似的一聲暴喝道：「陸老賊，留下命來！」聲音不到二十丈遠。

「五嶽神君」陸如龍聞聲大吃一驚，回頭一望，只見追來的只有宗鴻羽一個，心頭登時大放，忖道：「手下敗將，何必怕他，等我把他引得遠一點，再下手除他，絕此後患。」心動意決，冷笑一聲，飛身向前急奔而去。

「五嶽神君」陸如龍，只當是宗鴻羽功力與他尚差了一段，是以，不敢全力奔跑，怕他趕不上，而放棄追趕，當下只用了八成真力。那知，跑了沒多久，突聽宗鴻羽大喝道：「任你跑上天邊，小爺也不再放過你。」

「五嶽神君」陸如龍聞聲嚇得幾乎脫口叫出聲來，因爲，那聲音已不滿五丈了，當下，那敢再說話，提足功力，如怒箭般的向前飛去。

頓飯工夫，照路程計算，只怕已出去不下百里之地了，這時，早已脫離雪地，而到了一處草

坡。驀地，空中一聲大喝道：「陸老賊那裏走。」

「五嶽神君」陸如龍雖然一向鎮定，此時聞聲，也不由爲之魂飛魄散，那還顧得丟人現眼，當即止步就地一滾，倒滾同一丈多遠，躍身站了起來，抬眼間，只見宗鴻羽正自冷然的站在身前二丈之外。

「五嶽神君」陸如龍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他初次與宗鴻羽對敵時，此人尙經不起他一掌，而如今，輕功竟然會高出他這麼多，誰敢相信呢？

宗鴻羽冷森森的一笑道：「姓陸的，此處無人，正該是一個算賬的好地方。」

「五嶽神君」陸如龍奸笑道：「你輕功不壞啊！」

宗鴻羽冷笑道：「這與閣下何關？」

「五嶽神君」陸如龍笑道：「當然關係很大，你如果打不過我，可以跑啊！」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只怕要跑的是閣下。」

「五嶽神君」冷冷的道：「飛雲寨那一掌可做前車之鑑。」

宗鴻羽猛然跨上一步，道：「少廢話，你出手吧！」

「老夫以爲你先出手比較好，不然，老夫不知你到底能接得住老夫幾成功力，萬一，一個不好，豈不使老夫失去一個洩氣的活靶。」此人十分奸滑，竟想先出言把宗鴻羽激怒，使他自己先亂了章法。

宗鴻羽面對殺父仇人，本已仇火高漲，如今再被「五嶽神君」陸如龍一激，果然大怒，厲叱一聲道：「老匹夫接招。」話落但見血影一閃，已拍出一招「血雨腥風」。

「五嶽神君」陸如龍見狀心中大喜，忖道：「我先硬接他一掌，然後再突然下手殺了他，免得夜長夢多。」心念轉動間，早已把全身功力提聚於雙掌之上，見勢大喝一聲道：「小兒找死！」一招「推山塡海」進招拍了出去。

兩人都用了全力，距離又近，掌出如電光一閃，已然接實，只聽「轟」一聲大震，地裂山移，沙飛石走，草掩木折，激起的旋流，挾着漫漫黃沙，冲天直起十丈多高。

沙土瀰漫，「五嶽神君」陸如龍退了四大步，胸口血翻氣湧，雙臂麻木無力的垂下，心中駭然道：「這小子大概已用了全身功力，老夫既然退了四步，只怕他哼聲都發不出來，便命歸黃泉了。」思忖間，一雙精目，向沙中望去，但却甚麼也未看見。

他所以有此想法，完全是根據當日飛雲寨的戰果，因爲，那時，他只一掌，就把宗鴻羽打出老遠，如今自己退了四步，宗鴻羽當然是要命喪當場了。

但是，他却忘了，宗鴻羽是從瑤池下來的，那裏，有藥可以治他身懷的劇毒，而使他恢復原有的功力。

一陣輕微的寒風過處，把飛沙移向遠處消失了，「五嶽神君」陸如龍一抬眼，不由自主的倒抽一口涼氣，脫口道：「不可能，不可能！」敢情宗鴻羽連一步也沒退。

宗鴻羽冷森森的前跨了一步，道：「老賊，你可有種再接小爺一掌？」

隨着那沉重的脚步，「五嶽神君」陸如龍開始一步一步的向後退着，第一次，他覺得自己心理上已戰輸了。

一退一進，時間在沉寂中悄悄消失，一股無名狀的殺氣，瀰漫於兩人之間，使人窒息。

「五嶽神君」心頭開始顫抖了，在這人跡絕踪的荒僻山野之中，他，除了憑自己的功力以外，再沒有指望了，因爲，他一敗，連跑都跑不了。但是，論武功，他却又不是宗鴻羽的對手。

一種自然的反應，使他回手把背上的寶劍撤了下來，是一種保障，是否想藉此壯胆，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五嶽神君」緊了緊手中長劍，忖道：「他身懷血掌，用掌自然他佔便宜，如今改掌用劍，老夫可就佔大便宜了，何況，他的劍又那麼短！」心動胆壯，大吼一聲道：「接招！」聲落一招「長虹貫日」向宗鴻羽胸口刺去。

但見銀光一閃，耀眼生花，急如閃電，巧如靈蛇，此人劍上造詣，端的不同凡响。宗鴻羽手中短劍一揮，招出「劃地爲疆」橫截來劍，左手却閃電拍出一招「血流標桿」，直擊「五嶽神君」陸如龍胸口。

只見血影中，銀蛇跳躍，使人無法抽劍回招，因爲，一抽劍，就得被掌風掃着，命喪當場。「五嶽神君」陸如龍，萬沒料到宗鴻羽竟然可以不顧劍訣，同時掌劍並用。

由於掌風範圍太大，「五嶽神君」陸如龍不

敢抽劍，只得用劍抵劍，回鋒來削他手中短劍。

「嗆！」的一聲脆響過處，「五嶽神君」陸如龍只覺手中一輕，心知不妙，百忙中偷眼一掃手中長劍，只見，那柄精鋼長劍，已被切去尺多長，心中駭然忖道：「我這柄劍，雖算不上是什麼前古神兵，但卻也是精鋼打造的，怎麼他就能削斷呢？莫非，他手中用的是柄寶劍？」

宗鴻羽一招得手，精神大振，就在「五嶽神君」陸如龍駭然一怔之際，驀地，大喝一聲，道：「老賊再接小爺一招！」聲落招出，劍走輕靈，一招「鐵練橫江」，電掃「五嶽神君」陸如龍頸項，左手卻又拍出一招「血海屍山」。

「五嶽神君」陸如龍一招失利，銳氣大減，聞聲心下一慌，更不知該從何着手，本能的反應，使他猛然頓足，向右側躍出兩丈多遠，手中斷劍也舞出一招「古樹盤根」，滿以為拒敵退身，宗鴻羽必然不敢躁進。那知，事情不如人意，宗鴻羽見他一退，腳下一加勁，原式不變，又已跟到，速度比之「五嶽神君」陸如龍更快。

「五嶽神君」陸如龍只駭得亡魂皆冒，心中明知斷劍一碰到宗鴻的短劍又要斷，但為了自身性命，卻不敢收劍。

只聽，「嗆嗆」兩響，手中劍又斷了兩截，劍刃已然齊柄斷落，顯然，宗鴻羽是有意如此做的，否，那會這麼巧呢？

「五嶽神君」陸如龍只駭得楞在當地，手足無措。

宗鴻羽冷冷一笑道：「老賊，你可曾想過有今日？」話落緩緩把短劍揣入懷中。

「五嶽神君」陸如龍臉色開始由白轉青，也許，他已體會出死亡的可怕了。就在這時，兩人側面五十丈外的地方，突然出現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她精目一閃，認出當前之人，一個是「五嶽神君」陸如龍，心中不由大喜，飛身叫道：「原來神君在此，老身找了多時。」

「五嶽神君」陸如龍正在生死關頭，聞言心中登時一寬，轉眼向發聲處望去，目光到處，心中不由有些失望，忖道：「是她，鐵面婆婆，如今宗鴻羽功力大進，只怕合我們兩人之力，也非其對手，這該如何是好，啊，有了……」突然之間，他眸子中掠過一絲可怕的陰毒光芒。

這時，那「鐵面婆婆」已奔到二十丈之內了。宗鴻羽冷冷的一笑道：「老賊，你的救兵來了。」

「五嶽神君」陸如龍冷笑道：「老夫還用不到她救援，接着！」話落右手一揚，劍柄化成一道銀光，閃電射向宗鴻羽胸口，雙足也跟着猛然一頓，向「鐵面婆婆」迎去。

宗鴻羽萬沒料到他會以斷劍作暗器攻擊，倉促之下，閃避已來不及，急忙大喝一聲，急出一招「血雨腥風」，把劍柄震落地上。

就在這時，十丈之外，突然傳來「砰！」然一聲大震，緊跟着一聲悶哼。

宗鴻羽聞聲心頭一震，抬眼之間，只見「鐵面婆婆」已倒在雪地上，而那「五嶽神君」陸如龍，早已消失在密林中了。

宗鴻羽不由呆住了，怔怔的望着「鐵面婆婆」倒在地上的身子出神，心中卻紊亂無比。只見，地上的「鐵面婆婆」吃力的撐起了身子，喃喃的道：「陸如龍，老身不該那麼信任你！」

宗鴻羽木然的走上兩步，道：「閣下傷得似乎不輕？」

「鐵面婆婆」卻也夠狠，聞言冷笑一聲道：「內腑已碎，決無生理。」語氣堅決，似乎對生死沒有一點留戀恐懼。

宗鴻羽面冷心熱，聞言跨上兩步，「鐵面婆婆」不知就理，以為宗鴻羽想乘人之危，不由怒喝道：「宗鴻羽，你想怎的？」

宗鴻羽淡然的道：「想救你！」

「鐵面婆婆」一怔，突然大笑道：「救我？哈哈！天下事老身樣樣都能相信，但此一樁，老身卻信不過。」

宗鴻羽笑了笑道：「你我之間並沒有什麼深仇大恨！」

「鐵面婆婆」冷笑道：「過去確實沒有！」

「現在也沒有！」

「鐵面婆婆」正色道：「飛雲寨前的事你忘了？」

宗鴻羽淒然的一笑道：「那事不提也罷！」

「鐵面婆婆」冷笑道：「假使我是你，沒有做淫亂之事，而被人誤會為淫賊，那老身縱使粉身碎骨，也要報這毀譽之仇，以你的性格，老身相信你不會輕易放過。」

宗鴻羽探手入懷，摸出一個小玉瓶，那是「白鶴仙子」冷雪梅送他，叫他在重傷時服用的，但他卻一直沒有用過。

宗鴻羽淡淡的望了「鐵面婆婆」一眼，道：

「在萬蠱谷中，在下救過各位。」

「鐵面婆婆」聞言面色大變，脫口道：「那是你指使的出路……」

宗鴻羽伸手把玉瓶遞過去，道：「你自己取用吧！」

「鐵面婆婆」伸手接過，抬頭道：「你爲什麼不自己拿給我，不怕我用多了嗎？」

宗鴻羽淒涼的一笑道：「那裏面只有一粒，在下怕我自已的手有毒。」

「鐵面婆婆」大笑道：「哈哈……不管你的手是否有毒，也不管你救我能主用意何在，你總算是救過她一場，老身已自分必死，能服了你的毒藥，稍解你心頭之恨，死也値得。」話落猛然拔開玉瓶，把藥丸倒了出來。

突然，「鐵面婆婆」怔住了，她，那枯瘦的手開始發抖，老眼中，也蒙上了一片淡淡的淚光，喃喃道：「赤龍珠，赤龍珠！」

宗鴻羽聞言一怔，擡眼間，心頭大震，只見「鐵面婆婆」手中正托着兩粒艷紅的珠球，這一剎那，他，什麼都明白了。

「白鶴仙子」嬌艷頑皮的粉臉又呈現在他眼前，忍不住喃喃自語道：「霏妹，霏妹，你只想到我，爲什麼沒有想到你自己呢？」

「鐵面婆婆」緩緩把兩粒赤龍珠放進玉瓶中，蓋上蓋子，遞與宗鴻羽道：「宗小俠，收下吧！」

宗鴻羽心思已亂，聞言木然的道：「那不是毒藥。」

「鐵面婆婆」淒然的笑道：「是的，我知道，假使是毒藥的話，我已經服下去了。」兩顆珠淚已順着她皺紋密佈的臉頰滾了下來，她欷然的望着宗鴻羽道：「過去的，我相信你眞的不會追究了。」

宗鴻羽見她臉色已由蒼白轉成青灰色，心中大急，脫口道：「在下送藥是出自誠心。」

「鐵面婆婆」點頭道：「是的，我知道，但這是天下第一奇藥，正有多少人可以因它而得活命，何苦把它白白的浪費在老身一個將死的人的身上呢？」

宗鴻羽一急，忙道：「你內腑傷得也許不重！」

「鐵面婆婆」搖頭否認道：「不，你錯了，等我將逼出血時，老身已氣絕了，隨如龍的武功我知道。」話落臉上肌肉突然一陣抽搐。

宗鴻羽大驚，道：「服下試試，服下試試！」

「鐵面婆婆」面色突然一緊，道：「時間不多了，宗鴻羽，老身至死才算看出你是個面冷心熱，身懷殺人血掌，而內懷濟世聖心的眞正俠義之人，是以，老身在死之前，有一事相托！」

宗鴻羽仍然不死心的勸道：「服下一粒看看。」

「鐵面婆婆」搖頭道：「那你是答應了，快去山下碧草谷中救我總舵主一救，她被白鶴仙子的人困在那裏。」

宗鴻羽一驚，道：「什麼？」

「鐵面婆婆」呼吸急促的道：「白鶴仙子在碧草谷，翠薇峯上，注意，別上那峯，白鳳會精華全在谷中，我，我相信你不會記……記恨前仇的。」話落，她嘴角上突然溢出一絲血跡。

宗鴻羽見狀大驚，道：「你……」

「鐵面婆婆」道：「少年人，你……你答應嗎？」

宗鴻羽忍不住傷心，流淚點頭，道：「是的，是的，在下一定去。」

「鐵面婆婆」寬慰的一笑，把身子靠在一塊巨石之上，吃力的道：「這裏到碧草谷，約有四五里地，向東南走，少年人，我……我們舵主，沒有，沒有看錯人。」

宗鴻羽道：「你休息休息！」話落蹲了下去。

「鐵面婆婆」把玉瓶塞進宗鴻羽手中，道：「是的，我……我該休……休息了，而……而且……是永遠的，少年人，我……我實在的告……告訴你……我……我們舵主……天……天天……思……念……念……念……你……」話落突然一偏頭氣絕於山野之中。

她一生落寞，嫉惡如仇，却沒想到最後沒有死在仇家手中，却死在一個她以爲仁心俠膽的奸賊掌下。

宗鴻羽木然的注視她良久，良久，沒有哭，只含淚淡淡的自語道：「這是人生必走的路，但是，却不該由他人決定何時起程，婆婆，你安息吧，我不會放過他的。」

宗鴻羽找了一座小石洞，把「鐵面婆婆」安放在內，然後，以大石封住洞口，刻上標記，飛身向東南奔去。

（未完）

兩期完武俠短篇

金鎖奇緣（下）

·文采鳳·

凌雲飛的身手也自不弱，木佳禾的身形才在船頭立定，他也跟踪而至。他們舉目向湖中一望，只見黑茫茫一片，除了疏疏落落的花艇燈光之外，全無一絲人影。木佳禾看了一會，便對凌雲飛道：「這賊子想必是隱藏在附近的一艘花艇之內，要查出他們倒是不大容易的，咱們還是進去瞧瞧這支飛鏢吧！」說着當先回進艙中，凌雲飛自然也跟了進來。

木佳禾就着船艙中微弱的燈光，攤開手掌一看，發覺飛鏢之上，還綁着一張紙片，於是急急解了下來，展開一看，只見上面潦草地寫道：「今夜三更時份，飛來峯上相見，如若失約不來，天涯海角追踪。」紙片下端，草草地畫了一條小蛇。

木佳禾匆匆看罷，五指一收，掌中紙片登時碎如齏粉，跟着五指一揚，碎屑粉末，盡數投向了黑沉沉的湖面。只見他目射神光，怒剔俊眉，恨恨罵道：「又是金蛇幫這羣魔鬼子作怪，如果本少爺不給點厲害他們瞧瞧，也太對不起他們這般目中無人的德性了。」

凌雲飛愕然道：「金蛇幫？木兄是從那裏知道他們是金蛇幫的呢？」木佳禾道：「那封信的下面不是畫着一條小蛇嗎？這就是金蛇幫的暗記了。」凌雲飛這才恍然而悟，當下又道：「木兄曾和金蛇幫的人打過交道嗎？他們十大長老的武功可不好對付呢！」木佳禾冷然哂道：「金蛇幫十大長老的武功我見識過了，他們在我眼中，只是三流貨式而已，就是他們的四大護法和幫主西門豹，也未必能贏得了我手中的寶劍。」

凌雲飛初出江湖，想不到金蛇幫除了十大長老之外，還有四大護法。而十大長老已然把他殺得險死還生了，如果四大護法和西門豹親臨，自己還有招架的餘地麼？想到這裏，不禁頹然低下頭來，一片失望、灰心、自卑之色，躍然臉上。

木佳禾見他說得好好的，忽然低頭不語，因此奇而問道：「凌兄，你怎麼了？是不是不舒服？」凌雲飛見他如此關心自己，不由抬起頭來，感激地瞧了他一眼，據實以告道：「不瞞木兄說，不久前小弟曾在洛陽城外

，與金蛇幫的十大長老交過手，但不到三十招，幾乎已死在他們手中，後來幸得一位姑娘相救，才能死裏逃生。假如金蛇幫的護法或幫主親臨，小弟豈非更加好比以卵當石？所以每每想到自己武功低微，就不免產生灰心失望之感。如果小弟有得木兄一半武功，那就不會倚靠一個婦人女子來相救了。」

木佳禾目覩凌雲飛道：「凌兄對婦人女子，好像另有成見，其原因何在，可否說來聽聽？」凌雲飛嘆息一聲，道：「小弟也不是對婦人女子有什麼成見，只不過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武功竟不及一個女流之輩，心裏總不免有點那個吧了！」木佳禾恍然道：「啊！原來如此。待會咱們前赴飛來峯隱過金蛇幫的約會之後，小弟讓你參閱一本武林秘笈，保證你的武功會大大提高，即使勝不了救你的那個姑娘，但至少也不會在她之下。你認爲好不好？」

凌雲飛遲疑道：「好是好，只不過令師……」木佳禾截住他的話頭道：「這個你不用担心，家師是個最開明之人，他老人家絕無門戶之見，而

火光之下，木佳禾現出女兒身，凌雲飛看得發呆。

且小弟的事他是很少管的。只要凌兄不嫌棄，咱們就這樣決定了。」

對於木佳禾這種好意，凌雲飛實在不好意思堅拒，何況，他自覺武功低微，難以完成師門重任，因此他便答應了木佳禾的提議。這時候，已經將近二更時分，離約會時間不遠，於是吩咐艇家靠岸。兩人身上都已攜了自己的兵刃，因此不須再作準備，上岸之後，便逕朝飛來峯走去。這飛來峯離市區不遠，一下子便已來到。

當他們抵達飛來峯頂之時，只見夜風習習，天色迷矇，全無半絲人影。木佳禾神色自若，談笑風生，使得凌雲飛的緊張心情放鬆了不少。不一會，四條人影已像鬼魅般縱了上來，其身法之快，江湖罕見。木佳禾一見這四個人聯袂而至，便低聲對凌雲飛道：「這四個人便是金蛇幫的四大護法了，待會全由我一人去應付他們，你只站在一旁看熱鬧便了。」

凌雲飛尚未答話，這四人便已來到他們的面前。此時正是深夜時分，雖當面而立，也看不清他們的相貌，只從輪廓上看出他們是四個老頭子。其中為首的一個甫一上來，便用陰冷無比的聲調，指着凌雲飛和木佳禾二人喝道：「那一個是凌雲飛小子？」凌雲飛正想挺身而出，但被木佳禾把他按住，因此兩個人都不出聲，只是傲然站在那裏。那老者見他們居然不予理睬，不由大怒，罵道：「兩個狗雜種……」

豈料他這句話尚未說完，一柄明晃晃，寒閃閃的寶劍，已然悄無聲息地指到他的咽喉不足五寸之處，當堂嚇得他暴退了三步。原來木佳禾恨他口出穢言，所以不待他把話說完，便已抽出寶劍，飛快地向他攻出了一招。强如金蛇幫的四大護法之首，也直到劍尖來到咽喉五寸之處，才驀然發覺，則木佳禾的身手如何，可見一斑了。

為首老者一退之下，立時挺身再進，而且手中已多了一柄開山巨斧，向木佳禾猛劈了過來。同時，其餘三個老者也怒吼着一同拔出兵刃揮舞而進。一下子木佳禾便陷進了金蛇幫四大護法的包圍之中。

木佳禾清嘯一聲，手中寶劍寒芒陡射，直如天際神龍一般，與對方四件奇門兵刃纏戰在一起。站在一旁的凌雲飛幾次想拔出鐵笛上前助戰，但當他看到前面五個人個個的武功都遠比他為高時，他便不敢輕舉妄動了。這不是他貪生怕死，而是自感於武功平庸，如果貿然上前助戰，可能不但於事無補，反而處處給木佳禾掣肘。因此，他決定在旁觀看一會，再作打算。

此時夜色迷濛，他們五人的身法又是極快，所以看不清他們的樣貌身形，但見五道寒光糾結在一起，不斷翻騰飛舞。但在這五團寒光中，獨有木佳禾的劍芒特別明亮矯捷，伸縮、廻旋之間，往往使得其他四道光芒走避退縮。看到這種情況，可知木佳禾已經佔着上風，至此凌雲飛的心才安定下來。

五個人纏戰了頓飯時間，突聞木佳禾清叱一聲，劍芒陡地如龍飛九天一般，在半空電閃般飛繞了一匝，立時聽得一陣「嗆啷」之聲發出，繼而聞見四聲厲嘯劃空而過，並在厲嘯聲中，看到四條人影如飛似地向山下急奔而去。凌雲飛知道那逃走的四人是金蛇幫四大護法，木佳禾已然得勝，因此急忙迎上兩步，大喜道：「木兄打勝了嗎？有沒有懲戒他們？」木佳禾笑道：「只削斷他們四人的兵刃，倒是便宜他們了。」

金蛇幫四大護法的功力遠勝於十大長老，僅在幫主西門豹之下，而木佳禾以一敵四，尚可在百招之內擊敗他們，則他的功力如何，不問可知了。凌雲飛羨慕之餘，不由衷心地誇讚道：「木兄神技，確是高明，小弟佩服之至。」木佳禾回劍入鞘，用手輕輕拍着凌雲飛的肩膊，道：「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小弟不過是仗着一套劍法和這一柄神劍之威吧了，其實說到功力，恐怕還不如凌兄呢！」

凌雲飛意似不信地道：「不會吧，神劍與劍法雖好，但如果本身功力不高，也是施展不開呀！」木佳禾正式道：「事實確是如此，小弟並非欺騙凌兄。因為小弟這套劍法，不但奇詭難測，而且施展起來，另有不同凡響的威力，倒不一定須要很高的功力才能使得好。不過，學習劍法的人的悟性很重要，否則，任是多高的功力，也不能把這劍法的威力完全發揮出來。凌兄如若不信，待會回去一看劍譜，便知小弟所言不虛了。」

凌雲飛道：「不是小弟不信，只是像木兄這等奇絕天下的劍法，小弟從未見過，因而產生疑問吧了。」木佳禾笑道：「好了，夜深露重，咱們還是回去再談吧！」於是兩人下了飛來峯，回到杭州城內。由於彼此不是住在一個客棧，便各自回去安歇，約定明天再在醉湖居見面。

第二天，木佳禾果然拿出一部劍譜給凌雲飛多閱。這是一本有十餘頁的薄冊子，全書均用上等絹絲製成，書面寫着「百花劍譜」四個指頭般粗細的篆字，下款寫着「百花逸士手創」六個蠅頭正楷小字。再翻開書內，但見每一頁的上下兩面，都各自有一個不同的劍式，下面則註有各種精緻變化的口訣。學習的人如果悟性高，對這些口訣的領悟便會較多，劍式的變化自然較爲精微，反之，自然較差了。

凌雲飛是個悟性極高的學武奇才，其武功之所以如此低，非他本人之過，而是他的師父鐵笛秀才雖志遠的武功根本不算出類拔萃之故。現在他僅僅把這本百花劍譜匆匆瀏覽一遍，已知這套劍法的神妙之處，確如木佳禾所言，所以直把他看得如醉如痴。遇有不明或悟解不透徹的地方，便向木佳禾請教。木佳禾不憚其煩，一一加以指點，有時口說之不足，還拔出寶劍向他實地示範一番。因此，看他們兩人的樣子，簡直就如兩師徒一般。

他們一直在杭州住了十多天，直到凌雲飛把整套百花劍法的基本招式和口訣完全記住了，這才離開杭州，聯袂取道向黃山方面而去。因爲據木佳禾說，他的師父住在黃山天都峯上，而凌雲飛覺得自己既然學了百花劍法，就等於是木佳禾的同門一般，所以提議前赴黃山拜見他的師父，以示自己的不忘本。木佳禾見他一片眞誠，不願加以拒絕，便答應了他的請求。

這一天，正當他們貪圖趕路，因而錯過宿頭，迫得連夜起程上道的時候，忽然下起傾盤大雨來，把兩人都淋得好像落湯鷄一樣。好容易找到一個異常濃密的林子，兩人便躲了進去，在一棵大樹之下坐了下來。雖然，雨水再也淋不到他們了，但此時正值初春時份，皖南一帶仍然十分寒冷，加以兩人全身上下都被雨水淋濕了，只覺陣陣寒意自心裏透發出來。木佳禾首先忍受不住，連牙齒也打起戰來。凌雲飛突然靈機一動，道：「這林子裏必定有些落葉枯枝，仍然未爲雨水打濕，待我去找些來生個篝火，一面取暖一面烘乾衣服好不好？」木佳禾連聲道：「好，好，你快去取來吧！」

凌雲飛於是起身走了過去，不一會果然找來一大把枯枝落葉，雖然撫之仍有潮膩的感覺，但還是可以點得着火的。凌雲飛把枯枝殘葉堆架好之後，便自懷中掏出一個有防潮設備的火摺子來，把篝火燃點着了。慢慢地，火勢越燃越大，把黑沉沉的林子空間照得亮如白晝。於是兩人都圍在篝火旁邊，烤起衣服來。

突然，凌雲飛抬頭一看，當堂使得他「啊」地驚呼了一聲，睜大雙目，呆視着木佳禾說不出話來。其形狀，就好像是眼前突然出現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怪物一般。木佳禾見他突然如此變態，不由愕然問道：「凌兄，你這樣呆視着小弟幹什麼，難道小弟身上什麼不對嗎？」說着，也不自禁地低頭往自己身上一看。這一看不打緊，當堂使得他滿臉通紅，「啊」地尖叫了一聲，轉過頭去，不敢與凌雲飛的目光相對。

你道他們兩人看到了什麼？原來木佳禾由於全身被雨水淋濕了，衣服便緊緊地貼到身上去，竟然露出了苗條、婀娜的女兒家身段來。這還不止，他頂上的頭巾，想是剛才摸黑進入這林子時，被樹枝卡掉了也不知，現在在火光照耀下，竟然露出滿頭秀髮，長可披肩。原來木佳禾是個喬裝改扮的女嬌娃。然而，這還不是令凌雲飛最感驚奇的，最使他意想不到的是，木佳禾竟然就是在洛陽城外的山神廟前救過他的那個紫衣女郎梅雁秋。

這一發現太使凌雲飛感到意外了，因此好一會他才回過神來，同時一竅通百竅通地「啊」了一聲，自言自語道：「木佳禾，梅雁秋。梅字去每是木，雁字單取右旁一個佳，秋字單取左旁一個禾，合起來就變成木佳禾。這原是很簡單的道理，怎地我一直想不到呢？」

不錯，木佳禾就是梅雁秋。當初在洛陽城外，她一見了凌雲飛那昂揚挺拔的相貌，便已對他有了幾分好感，後來更被他那種與衆不同的高傲和堅毅的氣度所完全征服。可以說，她完全受了「越是得不到的東西越是寶貴」這種心理的影響，使得她立下一定要得到他的決心。可是，凌雲飛由於個性倔強高傲，自己竟然要靠一個女子援手才得以活命這一件事，已使他感到無比的恥辱，而梅雁秋的武功更遠在他之上，這就使得他產生一種偏激的情緒，不願與她接近。梅雁秋了解他這種奇特個性，於是立刻把自己喬裝成男子，化名爲木佳禾，遠遠地跟在凌雲飛的背後，一面暗暗籌思與他接近的妙計。

如此一直由洛陽跟到杭州，終於在醉湖居上達成了心願，與淩雲飛交上了朋友。同時，爲了提高凌雲飛的武功，消除他的自卑心，她竟然擅作主張，把師門重寶的百花劍譜交給凌雲飛參閱，並不憚其煩地細心對他予以指導，使他學成了這套天下無敵的百花劍法。她的本意，是想把凌雲飛帶同黃山，面見師父，再請師父親自出面，玉成她與凌雲飛的好事的。豈料想不到一場大雨，使得她半途暴露了她的女兒之身，而且又是暴露得如此不雅。她縱是英雄蓋世，也是黃花閨女，因此不禁羞得滿面通紅。

豈料凌雲飛不但不理她的羞態可掬，不思設法打開這個尷尬局面，反而儘自在那裏低着頭喃喃自語。梅雁秋沒有聽全他的話，只聽得他不斷念着「木佳禾、梅雁秋」，「梅雁秋、木佳禾」，誠恐他對自己還有誤會，當下急忙收起羞態，怯怯地向他說道：「凌大哥，你……你肯原諒我麼？」凌雲飛的思路被她這一聲呼喚所打斷，急忙抬目一看，只見梅雁秋秀髮披散，衣服盡濕，雙目怯生生地望着自己，往日的雄風已一掃而光，有的只是嫵媚、秀麗和弱質纖纖的女兒家風韻，凌雲飛縱是無情鐵漢，也是見而猶憐。當下不禁感動說道：「秋妹，你的用心太苦了，愚兄對你不住是眞，你肯原諒我麼？」

梅雁秋想不到凌雲飛的心腸轉變得這麼快，當堂喜極大叫道：「啊，雲哥哥，你太好了，你太好了！」說罷，竟然不顧兩人全身皆濕，飛身縱入凌雲飛的懷中。凌雲飛也是心弦大動，緊緊地抱住了梅雁秋的嬌軀。兩顆熾熱的心，迅卽互相貼在一起。

好一會，兩人才分了開來，凌雲飛握着梅雁秋的柔荑，一面烤火，一面深情款款地對她說：「秋妹，你爲了接近愚兄，竟然不惜將師門秘笈洩漏給外人，將來如何向令師交代呢？」梅雁秋嬌笑道：「這個你不用耽心，師父他老人家最愛我的。何況，你今後也不算外人了。」

凌雲飛愕然道：「我怎地不算外人？我並不是貴門的弟子呀！」梅雁秋頓足嬌嗔道：「呆鳥，我不是說的這個嘛！」凌雲飛奇道：「不是這個是那個？不是貴門弟子就是外人了，難道還有另外一種人嗎？」梅雁秋見他點極不明，不禁掄起粉拳在他肩上一搥，佯怒道：「你眞是牛皮燈籠一個，我說的是你和我……呀！」

直至此時，凌雲飛才恍然大悟，當下連連用手敲着後腦勺，並且自己責罵自己道：「我眞是牛皮燈籠，眞是蠢貨，這也不懂，該打，該打！」這一來，可把梅雁秋逗樂了，只見她捧着肚子笑彎腰。彼此談笑了一會，凌雲飛突地從懷裏掏出一把一寸寬，二寸長的金鎖來，塞到梅雁秋的手裏，莊重地道：「秋妹，爲了感激你對我的一片深情，我將這把自小便帶在身上的金鎖送了給你，希望你妥爲收藏。」

這就等於是一件訂情信物了，冰雪聰明的梅雁秋那還不懂！所以她滿臉通紅地接了過來，再側着身子珍重地藏入懷裏，接着也自貼身處摸出一塊經常掛在項間的碧玉雞心墜來，頭也不回地含羞塞到凌雲飛手裏，並且低聲對他道：「這個給你！」

凌雲飛接在手中，只覺玉墜之上體溫猶在，當堂使得他的心之深處也感染到這種溫馨。只見他珍而重之地貼身藏好之後，發覺梅雁秋仍然羞得不敢回過身來，於是輕輕用手去扳她的香肩，並且無限溫情地低喚道：「秋妹！」梅雁秋「唔」地應了一聲，接着飛快地轉過身來，再度撲到凌雲飛的懷中。於是一雙熱情男女，又再緊緊地擁抱起來。這一擁抱，直至他們身上的衣服被烤乾，一旁的篝火也熄滅了，這才分了開來。

四

黃山，是我國最有名的一座風景名山。古人就有「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的名句，意思是說黃山的風景，遠比五嶽爲美，而五嶽卻又是天下羣山之冠。因此，就是直捷了當地把黃山譽爲天下第一名山，也未嘗不可。的確，黃山三十六峯，峯峯神奇。其所以神奇，是因爲個個山峯都是由堅硬的花崗岩所構成，不但峯高壁削，而且形成種種像形怪石；例如筆架峯像個筆架，「夢筆生花」峯像枝毛筆，筆尖上單獨長了一棵小樹，遠看極像是在筆尖上生出一朵鮮花。再如「關公擋曹」，兩塊突出峯上的大石，一塊像是橫握青龍刀的關公，另一塊則像是狼狽而逃的曹操。「五老上天都」，是五塊石頭一行地排在天都峯上，極像五個老者在向

天都峯頂爬去一般。類似這樣的像形怪石，還有很多很多，難以一一盡述。

至於全山最雄偉高聳的山峯，則有天都、蓮花和光明頂等諸峯。這幾個山峯不但雄偉高聳，而且山上長滿奇花異樹，其中尤以黃山松樹最爲特出，樹幹曲折盤結，冠蓋像形有緻。例如文殊院上的「迎客松」，頂蓋竟像一顆低垂的人頭，好像是對前來遊山的人點首相迎一般。同時，在始信峯後還有一棵「送客松」，與「迎客松」恰恰相反，其頂蓋不是下垂而是微微向上翹起，好像向下山的人翹首相送一般。

此外，黃山的另一奇景就是「雲海」，每逢大霧天時，黃山羣峯之間的山谷，佈滿着層層白霧，只露出高高的峯頂。這時候如果站在峯頂俯視下界，但見脚下霧靄層層，白雲繚繞，不僅蔚爲奇觀，而且直有身在雲端，飄飄欲仙之感。

黃山羣峯之中，又數天都峯最爲雄奇，不但其峯最高，而且峯壁最陡，形勢最險，等閒遊人輕易不敢攀登。正因爲如此，天都峯上遂給當今一個武林奇人看中，在峯上隱居下來。

在二月中旬的一天，這天都峯上忽然來了一男一女兩個少年。只見他們在險峻陡削的山峯上緩緩爬行，好一會才登至峯頂。那女的立時尖聲大叫道：「師父，秋兒回來了。師父，秋兒回來了，你快出來呀！」聲音尖銳而嬌嫩，直是響徹雲霄，震得山谷爲之應鳴。

果然，她的叫聲甫完，天都峯頂一片松林裏的一間茅屋突然柴門打開，走出一個國字臉，直樑鼻，粗眉大眼的高大威猛老者來。他笑呵呵地對着遠遠飛撲而來的女郎大聲道：「妞兒，你回來了麽。」接着，他又看到了隨在後面緩緩走來的少年男子，不禁撚鬚大笑道：「好啊！小妞兒把女婿也帶回來了。」

少女被這老者說得不好意思，竟是一個「乳燕投林」，身形縱起半空，直向老者身上急射而至。老者越發大笑不止，待等她的身形來至頂上不足一尺處，然後倏地身形一閃，來至少女的背，接着右腕輕舒，握住了少女的纖纖蓮足，竟然把她整個地舉了起來。少女想不到老者會這樣戲弄她，不由尖聲嬌嗔道：「師父，你瘋了嗎，快把我放下來，你這樣沒老沒幼的失禮死人了。」老者呵呵笑道：「這小子又不是外人，有什麽失禮的，哈哈！」少女單足站在老者掌上，聞言扭着腰肢佯怒道：「好，你不放我下來，等會我不燒叫化鷄給你吃！」這一下立奏奇效，老者果然嚇得連連討饒道：「好，爲師馬上放你下來。你走了幾個月，爲師連叫化鷄的味也沒有聞過，眞是饞死了。」說着，果然五指一鬆一彈，少女的嬌軀便像彩蝶般飄然躍了下來。

這時候，那少年男子已走了上來，最初，他被少女的「掌上舞」吸引住了，因此一直沒有留意老者的面貌。這時少女已落下地來，於是他便把目光移到老者的臉上，老者也側着頭打量着他。豈料這一看不打緊，一看之下當堂使得兩人都「呀」地驚呼了一聲，齊聲道：「原來是你！」

你道他們是誰？原來那少女正是梅雁秋，少男正是凌雲飛，至於那老者，自然是梅雁秋的師父了，但是他並非別人，赫然竟是數月前在葫蘆山殺死凌雲飛的師父，鐵笛秀才羅志遠的那個老者，也就是凌霄劍客石君雄。兩人都想不到會在此地相見，因此都不由驚愕起來。

凌雲飛念念不忘殺師之仇，現在一旦仇人相見，當堂怒火中燒，戟指着凌霄劍客喝道：「老賊，當日你在葫蘆山上殺我師父，今天我要你血償血債。看招！」說能，颼地拔出背後的鐵笛，就待向凌霄劍客撲去。

一旁的梅雁秋想不到自己的師父，竟是自己所愛的人的殺師之仇，惶急之下，連忙飛身而上，止住凌雲飛道：「且慢，家師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怎麽胡亂殺死令師，其中可能另有曲折，雲哥哥可否先弄清楚再說！」

凌雲飛悲憤欲絕地大叫道：「他殺死家師，是我親眼所見，難道還會有錯？」梅雁秋回過身來，向她師父問道：「師父，此事可眞？」

凌霄劍客此時已完全收了剛才的嬉皮笑臉之態，肅容答道：「不錯，他的師父是被爲師親手殺死的。但是……」梅雁秋想不到事情眞是如此，當堂失聲痛哭道：「師父，你爲什麽要殺死他的師父，今後叫我怎麽做人啊！」說着，竟然放聲大哭起來。

由於她哭聲甚哀，淚水狂流，因此要伸手入懷掏取手帕，準備用來揩臉，豈料當手帕掏出來時，連同凌雲飛送給她的金鎖也帶了出來。凌霄劍客一見她頸際掛着的金鎖，當堂神目暴睜，指着她的金鎖急聲問道：「秋

兒，你這把金鎖是從那裏得來的？」梅雁秋嗚咽着道：「是雲哥哥送給我的，你既然殺死了他的師父，看來他非得向我討回不可了。」

凌霄劍客却是全不理她，反而一個箭步縱上前來，以閃電般快速的手法，將她項間的金鎖摘了下來，再閃電似地飄至凌雲飛的面前，揚起手中金鎖，向他急聲問道：「這把金鎖是你的嗎？」凌雲飛怒睜着他，沒好氣地答道：「是又怎樣？」凌霄劍客可是全不計較他的不客氣，又再急聲問道：「你是不是自小就有的？還是後來別人送給你的？」凌雲飛不耐煩地大聲道：「我自小就有的，怎麼樣，難道這把金鎖能夠開脫你殺死家師的罪行嗎？」

凌霄劍客哈哈大笑道：「正是這樣，我的乖姪兒，只要打開這把金鎖，看看裏面的物事，你就知道一切是非因果了。」說着，五指在金鎖上一陣摩弄，便聽得「的」地一聲，這把長形金鎖，便無匙自開。跟着，凌霄劍客倒轉鎖殼，用手在上面一拍，鎖筒之內，立時有一條二寸長短，像條子般粗細的物事跌了出來。凌霄劍客伸手接住，把它交到凌雲飛的手上，含笑說道：「你看看這個東西，一切事情你便明白了。」

凌雲飛不知他在搗什麼鬼，一時好奇心起，便把那物事接了過來，睜目一看，原來是一幅摺成條狀的白色綉花絲絹，好像是從一件女子衣服上撕下來的一般。當下把這幅絲絹打了開來，赫然竟是一封血書，於是湊近眼前一看，只見上面血跡斑斑，潦草而娟秀地寫着這樣一首似詩非詩的文字：「字示吾兒倘碧江，血書緊記莫遺忘。羅賊志遠心太毒，辣手横施凌天良。毒酒一杯父先死，利剪貫胸母繼亡。不報此仇非吾子，不殺羅賊心不凉。」

眞是字字有血，句句含淚，凌雲飛一面看一面胆驚心跳，看完之後，不禁頓着聲調問道：「前輩，這……這個倘碧江是誰？」凌霄劍客倏地面容一扳，指着他厲聲喝道：「倘碧江就是你這個認賊爲師的不肖子了，難道你還不明白嗎？」

凌雲飛本來已經懷疑到自己可能就是血書上所說的倘碧江了，現再經凌霄劍客證實，當堂如遭五雷轟頂一般，腦子裏「嗡」地響了一聲，登時昏倒在地。凌霄劍客看到他這種可憐樣子，也忍不住洒下兩滴英雄之淚，急忙向梅雁秋喝道：「秋兒，快把你師兄抱回屋內，待爲師將他救醒過來。」梅雁秋早已被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弄得呆了，聽師父一喝，才驚醒過來。當下急急上前把凌雲飛抱起，向茅屋之內走去。

凌雲飛只是一時悲痛過度昏了過去，在凌霄劍客的救治下，很快便甦醒過來。他的神智一旦恢復，立刻放聲大哭起來，同時邊哭邊向凌霄劍客道：「前輩，家父就是前輩數月前在葫蘆山上所說的留仙島主嗎？」凌霄劍客肅容答道：「不錯，你父就是東海留仙島主倘青萍，你母雖非武林中人，亦是人間一個罕見的才女。想當年，老夫與你父義結金蘭，情同手足，嘯傲江湖，是何等快慰之事啊！可是如今天人永隔，相會無期，思想起來，當眞是令人悲嘆！」

凌雲飛一聽凌霄劍客竟是自己父親的金蘭兄弟，那自然是自己的長輩了，當下急忙翻起身來，跪在凌霄劍客的面前，垂淚叩首道：「不肖姪兒叩見伯父，並請伯父對姪兒認賊爲師，忘却父母血海大仇之舉，治以應得之罪！」凌霄劍客急忙雙手把他扶了起來，一面撫着他的頭髮，一面慈祥地說道：「這不能怪你，因爲羅志遠收你爲徒之時，你不但年紀幼小，而且對身世一點不知。現在你且起來坐在一旁，待伯父將你父母遇難的情形，詳細說與你知。」

梅雁秋非常伶俐，聞言立刻搬了兩張椅子過來，與凌雲飛（以後將改稱倘碧江）分坐凌霄劍客兩旁。凌霄劍客稍爲整理了一下話頭思緒，便滔滔不絕地說出一番話來。

……………

三十年前，凌霄劍客石君雄與留仙島主倘青萍結爲金蘭兄弟之後，二人情逾手足，時相往還。當時倘青萍另有一知交羅志遠，本來也想加入他們的結義行列，唯石君雄始終嫌羅志遠此人心術不大正派，所以堅決不允與他結拜，並勸倘青萍今後盡量少與這種人交往。但倘青萍爲人極是大量，對石君雄的勸告一笑置之，一直任由羅志遠作留仙島的嘉賓。那時倘青萍剛剛結婚不久，夫人陳氏才色雙絕，因此使得倘青萍享盡了閨房之樂。

如此快快樂樂過了十年，夫婦才生下第一個孩子，就是倘碧江。豈料就在倘碧江的湯餅宴上，留仙島出事了。原來倘青萍在兒子滿月時，特地

設下湯餅宴，邀約石君雄和羅志遠前來歡聚。豈料當日石君雄剛好因爲身有要事，不能如期趕來，只有尙青萍夫婦陪同羅志遠進行飲宴。羅志遠這個人本來並不太壞，只是由於他經常在留仙島流連，竟然漸漸地爲尙夫人的美色所迷，日復一日，終於不能自拔。就在那次湯餅宴上，竟然色迷心竅，偷偷把一包毒藥置於尙青萍的酒中，尙青萍一經飲下，立知中毒，當堂指着羅志遠大罵了一頓，並想拔劍把羅志遠殺却，惜所中之毒太劇，一經入腹，立時摧肝斷腸，倒地不起，不久便爾死去。接着，羅志遠便想向尙夫人用強，但尙夫人是一個貞烈女子，抵死不從，拚命向房裏逃去，羅志遠在後緊追不捨。尙夫人被廹得急了，便在房中取了一把利剪，自刺胸膛求死。

正在這個時候，石君雄剛好趕到來，撞破了羅志遠的奸謀，當堂急怒攻心，便沒頭沒腦地向羅志遠劈了一掌。羅志遠一見石君雄到來，當堂如耗子遇貓一般，嚇得抱頭鼠竄而逃。由於尙夫人仍然倒臥地上呻吟，石君雄救人心切，遂讓羅志遠逃了出去。豈料當石君雄趨前一看尙夫人的傷勢時，發覺利剪已深深插進了她的心臟，即使華佗再世，也難使她復生了。悲痛之餘，不禁扶着尙夫人揮淚不已。尙夫人見石君雄到來，急忙用微弱的聲調對他道：「大……大哥，請……請你扶……扶我起來，我……我…………」石君雄不等她說完，便輕輕把她扶了起來，使她靠着自己坐在地上，並問她道：「方妹，你想要什麼，告訴大哥給你去拿。」

尙夫人搖了搖頭，不再說話，只示用左手把自己的白色絲質綉花衣服的衣角提了起來，再把右手食指指頭咬破，匆匆寫下了一封血書。寫完後指了指衣上的血書，又指了指床上熟睡的嬰兒，便黯然長逝了。石君雄當然明白她的心意，把她的屍體輕輕放倒地上之後，便把她寫有血書的衣角撕了下來，收在懷裏。接着便把他們夫婦二人的遺體抱到屋外合穴而葬。待等一切都弄妥之後，才抱着依然酣睡如故的尙碧江，離開了留仙島，回自己的居處去。

豈料羅志遠喪心病狂，竟然前去勾結金蛇幫幫主，帶齊四大護法與十大長老，在半途截擊石君雄，企圖殺他滅口。石君雄縱然武功高強，也難抵敵，廹得落荒而逃。而羅志遠等人似乎務要殺他而後罷休，故此在後緊追不捨。石君雄沒法，只得自懷中取出一把祖傳金鎖，把尙夫人所寫的血書塞進鎖內，再把金鎖鎖上，放在尙碧江的懷內，然後把他放在深山之中一家獵戶的門前。他自己則改向另一個方向逃去，把羅志遠等人引開，免得他們碰到尙碧江。此後尙碧江便爲那家獵戶收養在家，直至他四歲時，又被羅志遠收爲門徒，這些事前面已經提過，不再贅述。

再說石君雄由於沒有尙碧江的拖累，終於擺脫了羅志遠等人的追踪。豈料正當他慶幸逃出重圍之際，一個不小心竟然跌進一個深谷去，尙幸他的身形剛好跌在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之上，否則非得粉身碎骨不可。不過，這是一個死谷，四周無路可通，上臨千丈削壁，眞是插翅難飛。無法可想之餘，唯有在谷中暫時安下身來，徐圖脫身之計。不久，他在谷中一個古洞內，獲得了一雌一雄兩柄百花神劍，以及一本百花劍譜，這是上古劍術大家百花逸士留下的。這樣一來，他日夕在谷內修練這套神奇劍法，倒也易於打發時間。如此一直住了四年，才終於賴百花神劍之助，自千丈削壁上爬了出來。他一脫困，便到那獵戶家中找尋尙碧江，但據說已被一中年儒生收爲門徒帶走了，却又不知那儒生姓甚名誰，無從尋找。以後石君雄便收了梅雁秋這個女徒，定居天都峯，但他每年必定抽出一段時間到江湖上找尋尙碧江的下落。結果數月前無意中在葫蘆山遇到了羅志遠，一時恨氣難消，便代尙碧江報了父母之仇。

………

這一番話說了出來，使尙碧江與梅雁秋二人聽得一時咬牙切齒，一時淚流披面。及至聽完之後，梅雁秋首先發話道：「金蛇幫如此可惡，非得找他們報仇雪恨不可。」凌霄劍客道：「這個仇自然要報，只是爲師尋得尙賢姪之後，一切心事已了，從此不再行走江湖。反正尙賢姪已學會百花劍法，雌雄雙劍合璧，想來金蛇幫決難抵敵，你們明天就下山好了。」

第二天，尙碧江與梅雁秋便聯袂下了天都峯，一直找到金蛇幫的巢穴，在雙劍合璧之下，金蛇幫主西門豹當堂授首，四大護法與十大長老也無一倖免，金蛇幫從此烟消雲散。而尙碧江與梅雁秋也結成了神仙眷屬，夫婦倆聯劍並馬，嘯傲江湖，不知羨煞了多少少年男女。

（完）

武俠短篇小說

聖劍魔筆（上）

上官厚 文　蕭君 圖

在泰山南麓一處荒徑盡頭，結着兩椽墓舍，墓舍建在一列五丘窀穸之側，四面環抱聳峯峭壁，只前面有一條狹窄得僅容一人穿過的羊腸小徑。

五丘墓穴，有兩穴是新築未久，尤其是左首第二穴在墓前塑上一柄似劍非劍；似筆非筆的那一座，看來卜葬之日尙不出三年。

不錯，這墓穴乃在兩年多前才定塚的，此處雖是荒僻，但因爲墓前立着那支擎天怪東西，令人一望而知，一坯黃土之下，乃是一代之雄——「聖劍魔筆」顏拓的長眠之處。

因此，墓側那兩椽墓舍，不用猜疑，當是「聖劍魔筆」顏拓的後人在此結廬守孝了。

衆所週知，「聖劍魔筆」顏拓早年喪偶，膝下無兒，承歡的只有一位掌珠顏如玉，這守墓者當然就是這位薄命紅顏了。

不過，墓舍却有兩椽，另一椽的守墓者又是誰呢？

這也可以料想得到，顏拓除了女兒顏如玉外，平生只收過三個徒兒，由始至終，而追隨他老人家的亦只是這三個徒兒而已。

所以，另一椽的守墓者，當是顏拓的首徒向榮，二徒列如柏，三徒墓容墨三人中的一個，甚或三徒同處一舍，盡孝禮侍墓三年之制。

這一日，乃是「路上行人欲斷魂」的清明時節，大清早，靠右的墓舍中走出一位將屆三十的男子，携着簡單的三牲祭品，恭敬如儀的在顏拓墳前拜奠，這男子，果然就是顏拓的二徒列如柏，而靠左的一椽，走出來的是主婢二人，不消說，主人就是顏如玉，那婢子當然也就是顏如玉的近身侍婢翠兒了。

名份上，翠兒雖是一名近身奴婢，但因爲生性黠慧，甚得小姐歡心，是以私下裏顏如玉當她是妹子一樣了。

三人如儀拜祭一過，始終未交一言，顏如玉主婢二人回至墓舍，顏如玉道：「翠兒，還不回城替我拜奠祖先！」

翠兒應了一聲，又扮了一個鬼臉道：「回來時記得打斤上好花雕，脆蘇花子一斤，是嗎？我的小姐」

顏如玉紅酡上頰，含嗔帶叱的道：「饒舌丫頭……」

翠兒伸了伸舌尖，扮了個鬼臉，作吃驚之狀，一溜烟的跑了出去。

原來，顏拓的祖籍山東，祖居乃在泰山南簏的徂徠山脚，離此說遠不遠，說近不近。

翠兒生長在向以輕功爲尙的顏家，又得小姐寵愛有加，在輕功方面也自不弱，饒是如此，也得要晌午過後，方始到達祖居。

顏氏祖先數代卜居山東之北，在顏拓的父親時，方始遷居此間，這時顏拓夫婦已然逝世，女兒顏如玉又往守墓，是以祖屋空無一人，更加上祖居附近再無建業，這孤零零的空宅，份外顯得凄凉落寞。

翠兒在小姐守孝期內，雖或間中回來打掃，但終究是久無人烟，此時來到，網結塵封。觸目皆是，以時候還早，乃先行將全屋草草打掃，方才弄食。

她先由祭堂掃起，而至小姐的閨房，再行前往顏拓生前的寢室。

翠兒在顏家，不但顏如玉寵愛有加，即使顏拓夫婦在生時，對另她也是眼相看。此時，她在室中打掃，睹物思人，愴觸前塵影事，活像顏氏夫婦此時正在室中閒話家常，不禁唏噓。

當她掃至靠桌時，看見一向放在桌上的燭台汚垢不堪，這座燭台，乃是顏拓的標誌——一柱似劍非劍，似筆非筆，劍筆合璧的怪東西。

從來此處纖塵不染，翠兒往昔打掃至此，只是抹拭一過而已，此時因爲覺得太過汚垢，意欲將之用水洗抹，豈料她幾次將之移動，都無法移動分毫，最後，她才發覺燭台乃是嵌在桌面上的，翠兒將之旋開，小心的用水洗抹一過，才旋回原處。

直到申牌過後，才將全屋打掃完畢，待至弄祭過顏門堂上歷代祖先之後，已然酉牌時份了。

翠兒拖着疲乏的步子，出得屋來，已是日落西山的黃昏。

她每次來到，必到屋後山坳處那個深洞看上一次，這時雖巳是黃昏，但她也循例的前往一看。

這個深洞，在後山亂草叢中，甚是隱蔽，深可丈許，本來沒甚特異之處，只是，這個洞乃小姐自小必到之地，而且這個洞還吞噬了小姐的心上人。

她來到洞裏，只見洞中黝暗荒涼，與往昔全無改變，不禁嘆了口氣，忖道：「三師哥啊！你怎麽會消失在這蝸頭洞中，要是老爺死遲半年，此時你準巳與小姐結爲夫婦，唉，小姐甫失慈父，你又無緣無故的失踪，如今只剩下小姐孤零零的孑然一身，這淒涼的歲月叫小姐如何……」

翠兒信步在洞中踱了一個圈，茫然回轉大路，先在附近的鎮集買了兩瓶花鵰，一斤上好脆蔴花，才展開脚程，趕回墓舍來。

雖然，翠兒此時心情惡劣巳極，但巳回至墓舍，連忙將愁緒遣去，裝回一臉歡天喜地的顏色，左手挽着一袋脆蔴花，右手挽着兩瓶花鵰，一躍一跳的將門兒推開，嚷道：「小姐，翠兒回來了！」但是，却不聞顏如玉的應聲。

其時巳是夜幕低垂，翠兒還道小姐巳然入睡，從懷中揣出火摺子，燃亮油燈，回頭一看榻上。

豈料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嚇得她尖叫一聲「哇」。駭然退步，一鬆手，手挽着的兩瓶花鵰和夾在腋下的那袋脆蔴花，墜在地下，瓶碎酒流，流得滿地皆是。

原來，顏如玉不錯仍在榻上，只是，她胸脯上却伏着一個男子，而一床鮮血斑駁，一看之下，便巳知道榻上兩人巳然氣絕。

良久，翠兒方才定過神來，此時雖是被嚇得冷汗直標，牙關打顫，但是，死的乃是她的小姐，說什麽也得來個善後工作，況且，或許小姐還未死去，可以及時挽救，就算回天乏術，也得查個究竟。

她渾身打抖的行了過去，入目之下，既是驚駭，又是羞赧，只見顏如玉雲鬢紛亂，衣裳破裂，雪膚皓腕，映入眼簾，尙幸褻衣還約畧的覆着酥胸，她一掌推開壓在上面的男子，一看又嚇得她目瞪口呆，那男子却是與顏如玉一同前來守墓的列如柏，也是衣履破裂，上身且巳赤裸，可是全身並無傷痕。再看看顏如玉，這才發現，在酥胸的心窩之間，插上一柄匕首，刀鋒全然沒入，只剩短短的把手。

至此，翠兒知道小姐巳無生望，悲從中來，伏在顏如玉的胸脯上，猛力搖撼，放聲痛哭，在夜空寂靜中，她這一痛哭，悲淒之處，如喪考妣。

事實告訴翠兒，這是一齣强姦不遂奸殺的慘劇。那還有什麽可以置疑的地方，顏拓三徒，個個都暗中愛戀着顏如玉，尤以列如柏和慕容墨爲甚。慕容墨既巳失踪於那個山洞中，首徒向榮，自從師父顏拓逝世後，守在祖屋，但自慕容墨失踪後的三日，亦巳向顏如玉告辭，萬念俱灰的悄然引退，剩下來的只是這個二徒列如柏而巳。

翠兒這才恍然，切齒大罵道：「看不出你這敗類，我還道你尊師重道，爲老爺守孝，豈料你人面獸心，立心不軌，趁我不在，就露出你的眞面目來，哼！你就是死了，也得要將你劈個靡爛，方洩心頭之恨！」言巳，纖掌揚處，「叭噠」一聲暴响，列如柏的屍身應聲而起，穿出茅舍。

回首看時，又嚇了一跳，顏如玉給她剛才的掌飈震落地上，翠兒一向對顏如玉非常敬愛，如今雖巳死去，但亦不顧小姐千金嬌軀，沾染汚塵，慌忙將之拖起。

她這才一拖起，顏如玉的口中忽然滑出一件物事來，翠兒將屍身放好，在地上拾起一看，赫然竟是一條的人舌尖。拑開顏如玉的檀口一看，丁香妙舌絲毫無損，翠兒還道小姐堅貞不屈，雖然敵不過列如柏，但却嚼斷了他的舌頭，列如柏不防有此一着，大怒之下，將顏如玉殺死，翠兒不禁脫口讚道：「小姐幹得好，既是無法脫出毒手，那就應該同歸於盡……」她說到這裏，忽然發覺不對，瞧瞧掌中的舌尖，發覺斷口處平齊得如用刀割，全無牙齒痕跡，再拑開顏如玉的口，檀口中又不見一點血跡，不禁怵然而驚，忖道：「不好，若是小姐在危急中嚼斷列如柏的舌頭斷口，應該不會如此整齊，再說舌頭乃人身的敏感器官之一，硬生生的嚼斷一根舌頭，還不滿口鮮血？……況且，舌頭雖是人生的敏感器官，但斷了一根舌頭，大不了傷個三月半載，終身變成啞吧而巳，以二師哥這般功力修爲來說，何至於當堂斃命，莫不是……」

翠兒一念未平，另一念頭又油然而興，忖道：「列師哥雖是心儀小姐，但以他平素的性格言，是那末的正大光明，說什麼也不像是一個色魔，對了，這是一個人爲的佈局，是先有人將兩人殺死了，才佈成這個姦殺的局面？但是，那個人是誰呢？還有，列師哥全身並無傷痕，更沒有中毒的跡象，以列師哥武功修爲，竟然在毫無反抗之下死去，來人武功之强，在可想見……」

她想到這裏，不禁駭然。

但是，當她回首瞥見小姐死得如斯淒慘時，立時氣憤塡膺，切齒痛恨，悲憤之下，向着顏如玉的屍身跪了下來，立下重誓道：「翠兒竭盡所能，卽使終此一生，也要替小姐報仇，否則，定然死無葬身之地，還望小姐在天之靈，保祐翠兒！」

窮一日一夜之力，始將顏如玉和列如柏的屍體收殮好，這時，她已然兩晝夜目不交睫，疲憊不堪，但是，這傷心地翠兒不願多留，匆匆在顏家新修七丘墓穴拜祭一遍，便下山而去。

翠兒下得山來，心與口商，如今該當往那裏去呢？仇人一點線索也沒留下，人海茫茫叫她如何去進行？

後來，她心中忖道：「倒不如返回祖居，歇息一日，也可稟告顏氏列祖列宗，順便取些銀兩，方可走動。」

意念旣決，於是返回徂徠山祖居，倒頭便睡。

翌日，翠兒在顏門歷代祖先神位前默默祈告一番，取了一些銀兩，將所有門戶都加以封閉，這才出門。

翠兒出得門來，心忖此後，一經履上江湖，不知何年何日方可回來，更說不定找得仇人，反被仇人所殺，此去永不復回亦未可定，是以脚步不期然又向着山後那個深洞行去。

其實，這山洞翠兒來過何止千百次，每次所見都是一樣，山洞還是老樣子，去與不去，又有何異，只不過顏如玉一家生前對她委實太好，她自然也敬愛着顏家之人。

她本就帶着循例一轉的心情，此時孑然一身，了無牽掛，有的就是時間，坐在洞裏地上，細細思量以往一切的一切。

翠兒心忖：兩年前，小姐顏如玉當日與三師哥慕容墨在此洞口款款談心，三師哥正在向小姐攤牌，要小姐表明心跡，要小姐親口說出，在他們師兄弟三人中，愛的是那一個，就在這時，忽聞二師哥呼叫小姐，小姐恐怕給他撞至而難爲情，慌忙中一掌將三師哥推入洞去，叫他暫避一時，待敷衍過二師哥後，才回來再說，豈料小姐回來時，已然不見了三師哥，據小姐說，她當時雖然離開此洞，但可以肯定三師哥給她推入此洞之後，就再沒出現過，更肯定不會離開此洞，因爲她與二師哥交談數語，頂多不會超過半柱香時間，在山岡上，小姐當時生怕三師哥會偷出來張望，故而一面與二師哥交談，一面暗中監視着山洞，是以說得如此肯定。如此說來，三師哥在此洞中消失，乃是千眞萬確之事，可是，這個山洞深不過丈許，處處皆是堅硬無比的岩石，三師哥，如何可以會消失於此。

她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一個所以然，最後，她站了起來，在洞壁上逐寸逐寸的敲過，其實，她在這洞中敲過不知多少遍了，那裏會有半寸不對的地方呢？

翠兒索然坐了一會，又起來行至洞口，假想當日三師哥站立的位置，然後一個踉蹌，假想給人一掌推入洞去。

這一次，可不同了，她跌入幾步，突覺脚底似給一種物事夾住，不由自主的向前滑去，欲想縱起身時，身形已快要撞至洞壁，百忙中揚掌劈向洞壁，以阻衝勢，豈料雙掌剛剛揚起，洞壁竟爾應聲裂開一條小縫，說時遲，那時快，翠兒身形已穿壁而入。

她身形堪堪穿過，「活」的一聲，洞壁又復合攏，但是，翠兒前衝之勢卻毫不停留，繼續向前滑去。

翠兒大驚失色，她本欲運勁掙脫被拑的左足，但是，這時脚下被帶動的前衝之勢，快逾電閃雷奔，已不容她有自主餘地。

而前衝之勢，迄未稍止，似乎是無窮無盡，不須片刻，突然面前洞壁又裂開一條小縫，就在這時，脚下突又一彈，將翠兒平空激射而出，直向隙縫撞去。

翠兒大驚，這時脚下已鬆，連忙强吸一口眞氣，猛然力打千斤墜，方始穩定身形，意欲細看剛才被拑的究竟是什麼物事時，不禁目瞪口呆，原

來剛才扣着她左足的，乃是一條長可一丈的岩石，岩石之上卻有兩對鐵鈎，這時還兀自張開着。此時已然迅速逾常的向後滑退，翠兒一瞥那塊盈丈岩石，赫然竟是深洞中地面的那一塊，這才知道，三師哥當日亦如自己一樣，錯脚踏在那機括上，以致被牽了進來。

她驚魂甫定，知道那塊岩石此時乃是滑回原處，翠兒那肯錯過這個機會，連忙雙足一點，追了上去。

論輕功，「聖劍魔筆」可稱獨步武林，只可惜，翠兒剛才緩了一下，就只差那麼一點點，說時遲，那時快，蓬的一聲石壁開而復合，錯非翠兒退得快，此時準會被石壁夾成肉醬。

出路已然塞閉，這一來，可令翠兒駭得神魂出竅，她氣急敗壞的用盡全力，揮掌砸向石壁，只可惜，直到她力竭聲嘶，堅逾鋼鐵的石壁還是不動分毫，她不禁倚壁痛哭。

良久，突聞得一陣輕微的「沙沙」之聲，翠兒還道有人走動，張眼一看，「哇」的一聲，駭然尖叫，原來「沙沙」的聲响並不是有人走動，而是三數尾粗如拇指，滿身發出藍汪汪光彩的蠍子。

「藍蠍子！」翠兒大叫一聲，冷汗直標，她自小在山地長大，自然知道這「藍蠍子」的厲害，給牠咬上一口，自是一命嗚呼，即使牠爬過的地方，人若踏脚上去，只消一柱香時間，肌肉立即腐爛，然後慢慢擴張，直至將人體所有肌肉化為一灘膿水方肯止休。

背後，左右上下皆是牢不可破的石壁，無路可退，而前面的「藍蠍子」已然越來越近，最駭人的，就是隧道前頭，絡續的還有「藍蠍子」爬來。翠兒急得滿頭大汗，不知如何躲避，腦際迅速籌設辦法。幸而，黠慧的翠兒，心思玲瓏，看見隧道雖是甚長，但寬度不足五尺，她人急智生，忙一躍而起，分別以手足撐着兩邊石壁，將身形懸空，以躲避地面「藍蠍子」的追來。

但是，這些「藍蠍子」生像通具人性，竟然不再向前，一改而為游壁而上。

翠兒大駭，慌忙手足並用，向前快速移動。只可惜，她雖是拚命向前爬撐，又怎及得「藍蠍子」的爬行速度，眼看着最先的一隻「藍蠍子」已然離她不足兩尺。翠兒不禁暗叫：「苦也，想不到我翠兒會死在這裏，小姐啊！你在九泉之下候我片刻，翠兒來侍候你了。」

就在這時，右足足尖忽然踏着一件事物，「軌軌」連响，左手不遠處突然現出一個僅容一人通過的小洞。翠兒已給「藍蠍子」追得走投無路，此時再也無暇計較洞內是如何的一個地方，雙足一蹬，穿洞而進。

她身形剛剛穿過，「活」的一聲，小洞又已還原。翠兒立時處身一個漆黑的天地，慌忙中拗轉身形，向下急墜。

在她以為，底下乃是千尋萬仞，豈料只墜下丈許光景，立即脚踏實地。

翠兒這時已是驚弓之鳥，足下剛一沾地，立即屏息靜氣，蓄勢以待，以防萬一。

豈料過了半响，連風兒也沒响過一陣，才壯起胆來，打亮火摺子一看。

這一看，又令翠兒驚奇不已。

原來她踏脚之處，乃是一個密不通風，有如石室的洞穴，不但全無生物，更別說有什地兇險了。令她奇怪的，乃是在此密室之中，竟然嗅到烟火的氣息。

首先，翠兒尙在洞中四圍找尋出路，但是，當一切努力都告失敗之後，惟有坐了下來，垂首飲泣。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翠兒但覺飢腸轆轆，飢餓令到她週身軟弱乏力。

一個人每在危急的時候，都會激起强烈的求生慾，翠兒此時自亦不例例外。她想：如此看來，三師哥當年必定受困此地，以他之能，尙且不能脫困而出……

她想到這裏，下意識的大叫了幾聲：「三師哥，三師哥！」但是，除了自己的聲音外，那裏聽到半點應聲。

「小姐啊，小姐！為什麼你在天之靈不來指點翠兒脫困，翠兒若是死在此間，小姐的血海深仇就永沉海底了。」翠兒又是失望，又是痛心的坐了下來。

半晌，饑餓的痛苦又激起了她的求生慾，她掙扎起來，打亮了火摺子。

這一次，不如初進來時那樣亂敲盲撞了，她在四下一寸一寸的小心揣摸，希望發現打開此室的暗鈕，雖然，他明知室外滿佈「蠍蠍子」，但那一條似乎是一條隧道，順着隧道摸索，或可能逃出生天也不可料。

突然，在一處凸起的石塊上，隱隱似乎刻有字跡，連忙湊上一看，果然不錯，只見上面寫着：「『聖劍魔筆』乃蓋世神功，只可惜練至極峯時，人隨功變，即使生性如何敦厚，亦變成心狠手辣的殺人魔王，吾師就已極力諄誡，切勿以身犯險，然余年少覽竟全錄，雖然其說，但總認秘錄中似乎還暗寓着另一門比『聖劍魔筆』神功更強而又可以尅制此弊的武功，余誠愚昧，未將此中奧秘悟出，誠恐落入敗類之手，荼毒生靈，本欲將之毀滅，惟此乃亘古絕學，毀於余手，豈不罪過，是以暗設此室，希冀能引入賢者，參透天機，絕學不致湮沒。顏拓手刻。」

再看其側，又是密密麻麻的刻上：「此室開啓控制，在余之寢室『聖劍魔筆』，此室乃滲鋼鐵，勿萌雜念，專志鑽研絕學，或可屆時力通鬼神，可以出困。在此室左上角白石之下，有一鐵管，上貯用之不竭之花蜜，拔開木塞，即可吮吸，惟花蜜每流一次，定要相隔十二時辰，非如此不足以度歲月也，慎之。」

翠兒大喜，如言前往找尋，果然發現一條門寸許的鐵管，連忙拔開木塞，張口狂吸，但是，她只吸個半飽，花蜜已然沒有再流，翠兒知道要候十二個時辰之後方始恢復供應，只得作罷。

她舌吐丁香，舐着染在櫻唇上的花蜜，渴時一滴如甘露，何況在飢渴交迫之下？但覺入口生津，芬芳馥郁。

這時，她才酣然坐下。也在這時，腦際忽然興起一個念頭：「啊，三師哥當日若是困在此室，有花蜜充飢，那就……」

她忖念未已，忽然大叫一聲：「不好了！」慌忙打亮火摺，四周找尋石上刻着的那本「聖劍魔筆」。

果然，在一處斜陷的石穴上，她是找到了，不過，已然是一堆灰燼，翠兒當堂呆如木鷄。

突然，她又在附近的石上發現了另外有人刻上字跡：「吾師神機妙算，所料無差，只惜上鈎者乃其業徒，若能生離此室，當有以報吾師。慕容墨。」

「哇！」只聽得翠兒一聲尖叫，掩面痛哭道：「三師哥，他要是含恨老爺將我殺了不就行嗎？小姐與你曾經指水盟心，你怎能這麼狼心，二師哥待你如手如足，你……」

至此，在翠兒心中，已認爲當日慕容墨曾誤踏機關，被困此室，在無可奈何之下，練成「聖劍魔筆」的極高境界，但是，卻對乃師設此陷阱，切齒痛恨。而當日她在祖居打掃時，鬼推神差的在顏拓案上將那「聖劍魔筆」的燭台旋開，又怎麼知道那是開啓此處機關的暗鈕，慕容墨由此而得出生天，大喜之下，焚去秘錄，出洞前往將顏如玉和列如柏殺死，還佈下姦殺的佈局，淆亂視聽。錯非今日自己也陷此室，即使將天地倒轉過來，也無法知道究竟是那個幹的好事。

忽然，翠兒在灰燼之中，摸到一塊物事，拿出一看，卻是一塊薄薄的書皮，上面有燒過的痕跡。仔細一看，不禁大喜過望。

原來，在燒過的部份，赫然出現「無上心法」四字。

翠兒也曾自顏如玉口中獲悉「無上心法」，乃是在二百多年前已然失傳的絕學，這「無上心法」當年曾經鎮懾武林，練成這種神功，就可以遞奪別人的意志，不消動手，敵人已然垂手聽命，要殺要剮，任憑尊意了。

這卻難怪顏拓之上的師父師祖以至顏拓終其一生，也無法參悟此中竅要了，試想此錄如此珍貴，有誰肯忍心付之一炬，豈料尅制「聖劍魔筆」神功的絕學，乃是要將「聖劍魔筆」神功燒去而後才能發現呢？

這個原因，乃在書皮之上角寥寥數字中知道的，上面寫道：「心感蓋公之德，贈之不受，是以暗附貴派神功，以表寸心。」蓋公乃是「聖劍魔筆」始觀者——蓋兆長，也就是說，當年蓋顏長有恩於「無上心法」持有人，彼人乃暗中將心法附入「聖劍魔筆」錄的書皮之內。而這本「無上心法」，不知何物造成，不畏水火，而此書皮，又是羊皮所製，是以始終焚不起火來。

事實已然指出，除非練成這門絕學，可望重出生天外，就別無蹊徑出

洞，只得暫行拋開雜念，鑽研「無上心法」。

她以火摺所餘無多，乃先行盡將其中口訣讀熟，幸而「無上心法」只是薄薄的一張紙，雖是字跡細小，也只不遠三百餘字而已，翠兒記性又好，讀了三遍，已然滾瓜爛熟。

「無上心法」既是冠蓋一時的神功，翠兒武功如此膚淺，本來不易領會，幸而翠兒生性聰慧而又倔強，獨處洞室，正好以之排煩解悶，何況，類拓在石上留言，若欲生還此室，除非練就「無上心法」，或可有望，是以翠兒乃專心一意，暫時拋下身外雜念。

× × ×

洞中無日月，翠兒被困此間，也不知渡過了多少時間，只是大約知道，總有一年開外了。

這時，在翠兒苦心邁練之下，已然將「無上心法」全部參悟，只要再加一些時日，就可全功告成了。

一日，翠兒練功完畢，正在趺坐冥想「無上心法」中的主旨和運行配合。突然，似乎聽到一陣低微的聲響。

翠兒心下大奇，以被困此室經年，全沒聽過一點聲響，於是凝神聆聽。

這時的翠兒，武功上固是突風猛進，聽覺方面，也隨之超人一等。

聲響沒有停，翠兒全神傾聽，那聲響既像有人在那邊持斧劈鑿，又像一個功力強橫的武林高手在喂招練功。

翠兒忖道：「莫非隔壁還有一個密室？抑或隔壁就是可見日月的大地？不然，何來這些聲響呢？」但是，她同心一想又覺不對，因爲這種聲響今日始是第一次聽到而已。不期然是提高嗓子，以手敲着石壁，叫道：「那邊是否有人，喃，那邊是否有人？」

聲響持續着，只是聽不到有人答睬。

半晌，聲響方才寂然。

自此之後，每到相當時間，這種怪異的聲響就響了起來，而且似是越來越近，聲響也越來越大了。

這時，翠兒已可淸析的分斷出，那些聲響不是武林高手在喂招練功，而是像有人在那邊劈鑿。她心裏茫然，大惑不解，照計此時處身之地，乃是山的中心，除非那邊也有一條隧道，否則由山旁劈進來，少說也得一兩年才可以呀！要是果眞如此，幹嗎？那人要化如許心血？

又過了幾日，聲響比前更加淸晰了，看來，相距翠兒的密室不會超過兩丈。只可惜，「無上心法」只可指揮一個人的意志，對本身的功力却是全無增補，不然，翠兒定然揚掌力砸石壁，在外攻內應之下，加快摧毀這石壁了。

饒是如此，翠兒也不肯放過這個機會，拼着雙掌受苦，盡力在石壁上力劈，希望那邊的人聽到响聲，朝這邊繼續劈來。

她一面亂砸石壁，一面高聲叫道：「那邊的人聽着，朝這邊繼續劈來！」她口裏無意嚷着，豈料在不知不覺間，雙手與靈明已然運上了「無上心法」。

聲響先是停了一停，然後繼續响了起來，而且速度加快，似是已然聽到了翠兒的聲音一樣。

過了預飯光景，石壁已見沙塵紛落，繼而開始波動，終於在一聲暴响過後，石壁果然給劈倒了一塊巨石。

從缺口走了一個渾身泥漿的人進來，翠兒一看，駭然叫道：「啊！是你！」看看那人右手，持着一支「聖劍魔筆」，再看左手時，駭得翠兒狂退數步，掩面驚叫：「你勿過來，你不要行過來！」

——（下期續完）——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武俠長篇連載

丹心一劍

琴心・文

羽君・圖

衆暴寡血濺名山

清靜的廬山，除了花香鳥語，仍然是一片寂靜，只有在墨池旁邊，却正蘊釀着一場慘烈的戰鬥。自從獨孤雲發覺遭强敵環伺，將隱藏中的敵人喚出後，他便處身在鄭三白、蘇立三等的包圍中。第一個向他出手的是田蕙仙，她一出手，蘇立三也立刻圍了過來，鄭三白等人也有羣起而攻的意思，可是獨孤雲所站的位置却很好！後面是墨池，不怕人從那兒偷襲。

左邊是一柱孤峯，剛好也替他作了屏障，因此他只要注意正前方與右邊就行了。鄭三白才有舉動蘇立三立刻道：「掌門人，這一次就看愚夫婦的吧，上次在田家堡我們上了他一個大當，再加上小女與他的宿怨……」

鄭三白聞言陰笑一聲道：「也好！反正我們的目的是殺死這狗賊，由誰動手都是一樣，只是希望二位在得手之後，別讓他太痛快了……」

蘇立三冷笑一聲道：「掌門人請放心好了，愚夫婦一定不立刻殺死他，先斬斷他的四肢，再交給掌門人發落……」

鄭三白哈哈大笑道：「這太好了，敵派嚴老英雄慘死在他的劍下，我們都想挖出他的心來祭告嚴老在天之靈……」

獨孤雲挺長劍淡淡一笑道：「聽你的口氣好像我今天是死定了似的，你們未免想得太如意了吧，要知道獨孤雲已不是從前了……」

田蕙仙也咬着牙齒道：「臭小子！你別再吹了，我們再也不會被你嚇倒了！」

獨孤雲耐着性子道：「你們以爲我是騙人的嗎，一字慧劍十三式的主人明易生的確把下七式完全移交給我……」

蘇麗貞在後面急叫道：「爸！媽！他騙人，他只會一式……」

獨孤雲微笑道：「不錯！在田家堡中時，我的確只會一式，可是不久之前我已把其餘六式都學全了……」

田蕙仙怒叫道：「放屁！這幾天我們一直盯住明易生，從沒有看見有人與他接觸過，你什麼時候學到那六式劍法的！」

獨孤雲心中一動，連忙問道：「你們一直是跟踪在明易生身後？」

田蕙仙遲疑片刻才道：「不錯！我們！再加上鄭掌門人都是爲了明易生才來到此地的，假如只爲你這個臭小子，我們還用不着出動這麼多人……」獨孤雲想了一下，心中已然明白，明易生與青城山的關係，鄭三白一定也知道了，所以他聽見池如雁的報告後，也心急得很，出動了全派的精華，更連絡了這麼多派外的高手，主要的還是爲着對付明易生而來！

至於田蕙仙夫婦，他們對明易生的畏懼，不下於出身青城的七絲劍派諸人，自然而然地湊在一起了！只是他們都爲着明易生而來，何以明易生身受重傷，躺在此地，他們都不知道呢？想了一下，他又問道：「你們既然是爲着明易生而來，可知道他現在何處？」

這原是一句試探的問話，因爲明易生已經死在池底，還是他送的終，他所以要發問，有着兩個目的！第一，假如明易生始終沒有脫過他們的視線，則他與岑紅梅會面的情形以及受傷的經過，他們一定是知道的！由此他可以進一步探詢岑紅梅的去向，這個狠心的女人雖是他不願見面的母親，至少他想知道她在那裏！

第二，假如他們沒有目擊明易生受傷情形，則明易生之死，他們一定也不知道，那明易生這個名字還可以利用一下，今天這個場合，他雖然不一會被他們殺死，然而要以一人之力，接戰這麼多人，至少不是件容易之事！

可是他這個問題提出之後，那些人的臉上都流出一絲畏意，却沒有人回答他……

獨孤雲何等聰明，一看他們臉上的表情，即已知道了答案，立刻哈哈大笑，輕蔑地道：「你們雖然想聯手對付明易生，却又不敢過分地接近他，所以他進入此山後，你們只是偷偷地躲在外面！」田蕙仙的臉色一變，大叫道：「放屁！我們這不是進來了！」

獨孤雲微笑道：「那大概是因爲他半天沒有動靜，你們認爲他是從另外一條路出去了，才壯起胆子挨進來看一下！」

他這一言就猜中了他們的心事，使得這一羣人的臉色都顯得很難看，獨孤雲怎肯放過機會，連忙接着道：「你們到得眞巧，明易生剛剛才跟我接過頭，他對你們跟在後面的事早就知道了，早先是因爲有要緊的事，無暇理會你們，現在正回頭在找你們，再過一會，他馬上就要來的……」對方果然起了一陣騷動，每個人都透着不安的

樣子！然而鄭三白畢竟精於心計：怔了片刻，立即冷笑道：「你別騙人了，明易生真要回頭找我們，應該早就跟我們碰上了，你想拾出他來嚇我們可是打錯了主意！」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此地出山有兩條路，我與他各選一條，我們相約在一個時辰後碰面，他等不到我，自然知道我被你們纏住了，因爲我的這條路比較近，他先走了一步，現在大概要來了……」

田蕙仙與蘇立三對明易生可能投懼較深，尤其是蘇立三，他臉色一變，立刻朝鄭三白道：「掌門人！你看……」

鄭三白却搖搖頭道：「蘇英雄不要着急，第一這小子的話不一定靠得住，再者明易生眞要來了，我們也有應付之策……」

蘇立三微變地道：「那個方法不一定靠得住……」鄭三白沉聲道：「靠不住也得試一下，明易生的劍法既然非人力所能敵，我們也別無選擇，反正這小子絕不能放過他！」

獨孤雲聽他如此一說，知道要利用明易生嚇退鄭三白是辦不到了，但是對蘇立三夫婦倒勉強可以一試！所以他眼珠子轉了一轉道：「蘇立三！你們千萬別上鄭三白的當，明易生對你們夫婦偷去劍訣的事，雖然很生氣，却未始不可原諒，倒是七煞劍派這些人，因爲違背了他祖上的遺訓，是絕對不能鄉恕的，你們跟他們混在一起，不是自己找死嗎？」

蘇立三臉色微動，獨孤雲抓住機會又道：「剛才明易生還表示過，你們只偷了他半本劍訣，並不足與他對抗，而你們夫婦侍候他多年了，功過畧可相抵，你們若是肯將功贖罪，替他把七煞劍派的人收拾下來，也許他就不再追究你們的過失……」

鄭三白大是着急，連忙叫道：「蘇英雄！你們千萬別聽這小子花言巧語……」

獨孤雲輕輕一笑道：「蘇立三，因爲你們是麗貞的父母，麗貞雖然恨我，倒底她過去對我還有一段情誼，所以我才告訴你們這些話，該怎麼做，你們自己去決定吧，我並不怕你們，更不怕七煞劍派……算了，反正我好話已經講過了，你們要自找絕路，可怨不得我了！」

蘇立三與田蕙仙躊躇不能決，鄭三白却怕他們眞的會倒戈相向，連忙指着蘇麗貞大聲叫道：「蘇英雄！這小子對令嬡如此……」

獨孤雲用手一擺，笑道：「正因爲我對麗貞有些愧咎，所以才告訴你們這個消息，否則讓明易生殺了你們，我還少好多麻煩！」

蘇立三終於被他說動了心，點點頭道：「好吧！小子！我們姑且相信你一次……」

鄭三白臉色一變，立刻作勢戒備道：「蘇英雄！你們怎麼可以……」

蘇立三搖搖頭道：「掌門人！我們只希望取得明易生的諒解，基於江湖道義，也不會轉與貴派爲仇，只是……」

獨孤雲見離間之計已經湊效，遂輕輕一笑道：「七煞劍派與我過節太深了，只要你們不插手，我自己來對付他們好了，二位請退作壁上觀就够了……」

蘇立三與田蕙仙果然都退開了，可是田蕙仙還是不太死心，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厲聲道：「獨孤雲！你欺負貞兒的事並沒有算完，我們目前不插手，只是避免加深明易生的誤會，以後……
……」獨孤雲淡笑道：「以後我們還有算帳的機會的！」

鄭三白見蘇立三夫婦已退作壁上觀，心中並不恐慌，因爲對付獨孤雲，他仍有相當把握。所以他長劍一擺，搶先攔住獨孤雲冷笑道：「賤奴！假如只要殺你一個人，我並不需借重蘇英雄伉儷，事實上我正巴不得親手宰了你……」

他的語氣中仍是不開罪蘇立三與田蕙仙，因爲他怕這兩夫婦會爲了討好明易生而轉過頭來與自己作對！獨孤雲也是有恃而無恐，只要那兩夫婦不插手，他就放心多了。

明易生雖然把一字慧劍的後七式傳給了他！可是他不久之前才把招式學會，運用起來，一定難以得手應心，只要拖過一段時間，他誰也不怕了！

鄭三白挺劍跨前一步，正想跟獨孤雲搭上手拚鬥！那墨池之中突然咕咕地冒起一陣水泡，接着慢慢地浮起一具屍體，這突發的事故使他們暫時止住了手！

那屍體是明易生的！

墨池的水洗去了屍體上的毒質，也消去了浮腫，所以那屍體的面目變爲十分清楚，可辨！

鄭三白根本沒見過明易生，倒是沒什麼反應！可是池如雁、田蕙仙與蘇立三却不同了！

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明易生

！」最感到震驚與沮喪的是獨孤雲！他沒想到明易生的屍體會這麼快就浮起來，這一來他的謊言自然是拆穿了，最糟糕的是他已離開了有利的位置！本來背水靠崖，他只須抵擋兩面的敵人！由於蘇家夫婦退出，他認為光是七煞劍派的幾個人不足為患，所以走了出來，把蘇氏夫婦留在後面了！明易生死了，蘇立三與田蕙仙的畏懼也解除了，他們絕不會再放過他了，而他也必須四面受敵了！

果然蘇立三高聲怒叫道：「好小子！你的話真是信不得！我們還真當你是一片好心呢！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事情到了這步田地，獨孤雲也只好認了。

他一擺手中長劍，淡然一笑道：「我的確是一片好心，明易生雖然死了，可是他臨死前把一字慧劍傳給了我，叫我代他找你們算帳的，我存心放過你們，所以才說出那番話，結果明易生不肯答應，他要出來看着你們一一伏誅……」

蘇立三怒吼道：「放屁！臭小子！你再說什麼我們也不會相信了！」

獨孤雲哈哈一笑道：「明易生的屍體沉而復現，就是催促我實現諾言，現在你們就是想退出，我也不會答應了……」

蘇立三與田蕙仙雙劍並出，鄭三白在對面也同時發動了，三枝劍集中他身上攻到，都是又狠又辣的招式！

獨孤雲長嘯一聲，劍發如虹，雖然把三枝劍都格開了，心中卻大是着忙，深深感到情勢不妙！而且非常後悔！

剛才若不賣弄聰明，守定原來的位置，情勢還不會如此惡劣，在那裏負隅而戰，至少還有一點好處！他只須對付兩面的敵人就夠了，蘇立三夫婦一定是同時出手的，他可以用新學的劍式對付！

擋過了這一關，鄭三白的七煞劍便不足畏，現在弄巧反拙，變成了首尾無法兼顧，一字慧劍後七手可以擋過蘇田二人，卻對鄭三白的七煞劍毫無作用，要是他們同時用煞手進攻，他就慘了！

最高興的是鄭三白，他對獨孤雲固然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池如雁帶回了明易生的訊息卻他令他相當不安！

青城山被一個隱名劍客闖在深山中不准出世的事，他早就知道了，這一次他叛離青城山主自創七煞劍派；最令他頭痛的不是青城山的人，也不是李如晦，而是那個不知名的尅星，所以他立派之後，四出偵騎，就是打聽這件事，池如雁離開小金川後，就把明易生的形貌與特徵通知了沿途的弟子！

明易生一離開寒梅谷，立刻吸引了七煞劍派偵騎的注意，他們一面緊盯住他，一面飛快地通知鄭三白！

所以獨孤雲離開小金川時，倒是佔了個大便宜，沒有被七煞劍派的人盯上了行踪，讓他順利地到達青城山！

鄭三白盡出派中高手，跟在明易生之後，追到了廬山，剛好蘇立三與田蕙仙也趕了來！

他們是來找鄭三白共謀對付獨孤雲的，巧不巧趕上了明易生這會事，談起來都有着切身的關係。對付明易生比對付獨孤雲更為重要，所以他們自然而然地暫時放下了獨孤雲，參加了廬山之行！

明易生的劍術使他們深懷凜懼，眼看着他進了廬山，他們卻不敢深入，守候了兩天，總算想出了一個辦法！

就是利用田旭東的絕毒暗器——落星追魂，在出其不意之下，也許可以殺死這個絕代的劍手！當然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但不妨一試，因此他們才鼓起勇氣進入廬山，卻意外地發現了獨孤雲！

獨孤雲也是他們共同的目標，都為了顧慮明易生也在附近，他們不敢貿然現身，誰知獨孤雲卻先發擊招呼了！

現在明易生已經死了，他們的興奮自毋庸諱言！在極度的高興下，他們連明易生的死因都無暇多想了！

鄭三白高聲大叫道：「蘇英雄！現在二位可以放心出手了，宰了這小子，天下大事定矣！我們再也沒有顧慮了……」

蘇立三也哈哈大笑道：「彼此彼此！掌門人的隱患也消除了，今後七煞劍派將成為舉世獨一無二的劍中名門！」

只有獨孤雲咬緊了牙，一聲不響，心中卻在打着主意，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脫出重圍！只要逃過今天，這些人就將一一飲血他的劍下——

可是鄭三白不容他多動腦筋，大聲笑道：「蘇英雄，蘇夫人！大家加點勁，這小子狡猾異常

，劍術也相當可觀，要是給他逃出去，我們仍是不得安枕！」

蘇立三哈哈一笑道：「掌門人放心好了，除非是明易生的屍體從池裏爬起來，否則這小子絕對逃不過亂劍分屍的命運！」說完之後，單劍突進，使出了一字慧劍的起手式！

這一劍的解法獨孤雲練得最熟，在田家堡中他就是以那一招嚇跑了他們夫婦，因此他輕而易舉地擋了過去。

那一招解式分為兩手，半守半攻，後半手自然而然地反攻回去，劍式才遞到一半，田蕙仙却使出了第二手！

獨孤雲沒有辦法，逼得中途撤招，也使出第二手架住，倒底是火候不够，攻勢雖然擋住了，後手的攻招却來不及發出去了，背後的鄭三白已攻出了七煞劍的第一招，劍風廹體，他只得又回身去化解一招！

當蘇立三田蕙仙輪流把一字慧劍的前六招都使過了，獨孤雲也把新學的後七手全部都搬了出來！

在招式上，他是佔着優勢的，可是火候上究竟不足，再加上鄭三白不住地在背後搗蛋，他已經累得滿身大汗！就是這樣，也足使蘇立三與田蕙仙吃驚了。

他們對視一眼，蘇立三沉聲道：「蕙仙！看來這小子倒沒說謊，明易生果然把後七手都教給他了，幸好他還沒練純，否則……」

田蕙仙急聲道：「你還廢話些什麼！不趁今天收拾了他，以後就沒有我們過的日子，我們分開來使力量太小……」

蘇立三點頭道：「對！鄭掌門人！你也加點勁！」

鄭三白心中何嘗不着急，他的七煞劍已經用過六招了，獨孤雲居然在百忙中，仍能分心封架過去。

七煞劍只剩一招了，若是這一劍再傷不了獨孤雲，這個傢伙將比明易生更為可怕！因此他一橫心，大聲叫道：「大家一起上……」

隨着一聲招呼，池如雁、黃平、夏建功與劉傑，六姓家臣中生餘下的四老也都挺劍加入戰團。

就只有蘇麗貞與田旭東還站在旁邊看着，蘇麗貞是說不出什麼理由，她此刻反而替獨孤雲擔心了。

田旭東則知道自己的劍法實在太差，加進去不但幫不上忙，說不定還會誤傷在別人的劍下！

七枝劍，七名高手，各用出全付的力量，集於獨孤雲一身，就是個鐵鑄的人也承受不起！

獨孤雲在憤急之下，一聲厲嘯，長劍在身前舞起一圈精芒，於是金鐵交觸聲，呼嘯聲，雜成一片！

霍霍的劍光中冒起一片血紅！七名圍攻的高手都被震開了，池如雁與夏建功的臂上淌着鮮血，手中的長劍也不見了！

獨孤雲的脅下也在冒着血！那是他在萬分無奈下，使出了一手絕劍！

這手絕劍是從明易生那兒偷學來的，明易生在垂死之際，攻出了這一劍，雖然毫無名目。可是獨孤雲所會的任何劍招都無法擋開去，幸而明易生的勁力已衰，那一劍又刺在鹿皮口袋上才沒有送命！

為了這一劍，獨孤雲曾經揣摩了半天，仍是沒有摸到其中的訣竅，現在情急之下，他不知怎麼就使了出來！也幸虧這一劍，才震退了七名頑強的敵人，震飛了池如雁與夏建功的武器，還劃破了他們的手臂！

可是他自己仍為田蕙仙一劍刺中了脅下，劍尖入肉寸許，尚不足致命，緊張也使他忘記了痛苦！

那七個敵人可呆住了，他們沒想到獨孤雲的劍法竟然會精進到這種程度，尤其是那不可思議的一劍……

獨孤雲挺着劍，厲聲怒吼道：「你們眞够英雄的，七個人對付我一個人，上來呀！你們這羣卑鄙的畜生，我存心跟你們拚了！我不想活，你們誰也活不成……」

由於這一劍之威，使得那七個人呆若木雞，誰也不敢回一句口，也沒有人敢再上來……

過份的激動，使得獨孤雲脅下的傷口血流更猛，當他開始疼痛時，脅下已是殷紅的一片！

鄭三白怔了片刻，才突地覺醒道：「大家再上，今天絕不能容他活着離去！」

大家都被他提醒了，除了失劍的兩人外，其餘五支劍又重新對準了他，獨孤雲抬起劍來才發覺自己的力氣已經因失血過多而轉為微弱，幾乎連劍都握不住了！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傳來隆隆的車响與急促的蹄聲。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勾命符

端木玲

爲情爲義　恩怨苦糾纏

天地間的事就那麼巧，在此緊急關頭，偏生出了差錯，院門「蓬」的一聲暴震，是桃花第三嬌的聲音尖叱道：「臭小子，給你奶奶滾出來！」

桃花第三嬌的闖入，可說是變起倉猝，別說龍然此刻功行緊要關頭，分不開身來對付，縱然他分身有術，他也不敢輕易招惹這位女煞神。他不敢惹三嬌的原因很簡單，桃花三嬌功力之高，衆所週知，早進入登峯造極之境了。

他不招惹桃花三嬌，可是，三嬌亦已闖進精院是事實，三嬌此來的目的自然是衝着瘋狂劍士的事而來，龍然怎又能忘懷得了三嬌恨透了他。

步聲沙沙，進足輕盈，第三嬌一邊出聲叱喝，一邊步上臺階，龍然朗目輕瞥，嘿！女煞神柳眉倒竪，杏目含怒的仗着一柄桃花劍立在台階上，揚劍一指上房，二次厲喝道：「小子！還不趕快給老娘滾出來！」

想是屋中漆黑，強如第三嬌這種高手，也不敢貿然闖將進去，她不能不防龍然暗中偷襲。

龍然見第三嬌未斷然衝進來，心中猛動，他想到一件事了，自己是出了名的小煞星，第三嬌不得不防自己一手。一念想通，龍然心下畧定，猛又強吸兩口眞氣，將體內所餘眞力全部自雙掌逼出，直貫楊維英的前後心穴。

他這樣做，可說是極端冒險，老和尙的傷固然可以加速康復；而龍然呢？在他傾力醫救老和尙的傷勢最有起色的時候，他已到了神疲精枯、虛脫無力的地步了。

什麼原因令他作孤注一擲？皆因他明白第三嬌立在台階上的時間不會太久，等到她的視力能適應屋中的黑暗，那時候，他會毫不留情的直衝而入，如果不趁現在僅有的稍縱即逝的機會，加速爲老和尙療傷，豈不功虧一簣？

果不出他所料，彈指工夫，第三嬌冷笑一聲，纖指輕彈劍身，桃花劍發出一聲，『錚鏘』脆響，一縷寒光裹着第三嬌的玲瓏嬌軀穿門入室。

正於此時，龍然雙掌軟軟自老和尙前後心垂滑而下，面色蒼白無血，微帶喘息，驀見第三嬌振劍而入，情不自禁的週身震顫，出了一身冷汗。

他畢竟是勾命書生悉心調教出來的當今武林有數好手，機智絕倫，功力不同凡響，眼前精力雖竭，但他明白第三嬌的來意不善，那肯閉目等死？也不知他那來的一股力量，硬生生的將身形撐住，猛吸口氣，順手抓起一把破木椅，迎着第三嬌摔了過去，一面冷着嗓子回答：「前輩有何賜教？」

第三嬌長劍一挑，將破木椅接住，同時沉身，陡然將疾躍的勢子停了下來，冷笑一聲，說：「小子，原來你已經脫力了啊！」

龍然心中大急，他明白對方看出自己的弱點來，朗目不停的在第三嬌面上掃視，想從她那飄忽不定，難以捉摸的眼色中找出點什麼，也失望了，第三嬌除了冷笑依舊，什麼也找不到。龍然意識到一件事，自己此刻的處境危急——凶多吉少。

第三嬌好整以暇地將寶劍插入鞘內，冷峭地說：「你小子屢次跟姑奶奶們作對，現在讓你也嘗嘗咱們『桃花門』的『分花拂柴』的味道。」

龍然聽得心中打了個冷顫，『分花拂柴』乃是桃花鬼婆早年稱霸武林的一種分筋錯骨絕脈重手法，第三嬌如果乘人之危，此時此地施展出這種斷子絕孫的歹毒手法，他龍然怎能禁受得起？還手無力，那只有眼睜睜的等着挨了。

龍然乃聰明絕頂之人，他怎會甘願吃此眼前虧？因此反而爽朗一笑，豪壯地說：「萬般艱難惟一死，早死遲死都一樣，小可早將死生置之度外，前輩如果不顧惜『桃花門』往日的清譽，不怕落上以大壓小，趁人之危的嫌疑，前輩儘管放手施爲好啦，小可絕不還手。」

他說得够大方，句句話無不將三嬌扣住，倘若換了別人，爲了顧全自已師門的顏面，自不便乘人之危，可是，龍然算錯了一着，他今天面對着的是一位心理變態的老處女，怪僻極頂的絕門人物，那會理他這一套？

第三嬌面上破例浮起了一絲嬌笑，輕輕邁前一步，嬌媚地說：「小子，饒你妙舌生蓮，老娘偏不吃你那一套，如今這一頓，你小子是挨定啦，

我看你小子還是認命了吧！」

她一面說，一面攏了攏翠袖，雙掌一伸，揚起兩根春蔥纖指，虛空劃出兩道罡風，只劃得龔然週身如同觸電，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往後退了三步。

此時的他，面色大變，他知道第三嬌下面一步要做什麼，心中未免焦急，一面心中在暗罵瘋狂劍士柳絮為什麼不將三嬌引開，一面側眼向木榻上垂眉跌坐的老和尚望去，他暗自默禱，希望老和尚適時睜開眼來，只要望上第三嬌一眼，他相信第三嬌必然不好意思動手。

可是，楊維英好像正在行功運氣調理傷勢，對身外發生之事一息不知，龔然心中冒起一道涼意，他知道眼前處境惡劣萬分，一切都絕望了，第三嬌這種咄咄逼人的態度，已面臨無法善罷甘休之地步，當下朗目一轉，另一念頭又生，強笑一聲，說：「前輩不怕楊大俠功行圓滿轉過來……」

他略為一頓，加重語氣，繼續往下說道：「而且，在楊大俠面前，前輩公然對我這麼個晚生後輩施展絕門重手，就不怕引起武林中物議嗎？」此語一出，第三嬌果然猶豫了一下，猛又冷峻地一笑，道：「小子，饒你狡如玄狐，老娘告訴你，你今晚這一頓是挨定啦，我就爽快的告訴你，讓你死了那條心。第一，我不在乎當着楊大俠之面對你施絕手，因為，往日的楊大俠已不在人世了，眼前的楊大俠是位勘破世情，四大皆空的高僧，他只重因果是非，一本慈悲之旨，絕不會怪責我這麼做；第二，你說的『武林人物』，籠統說一句，『武當』『少林』兩派便是代表全體了，你說這兩派中人，誰不是想食你之肉，寢你之皮方感心甘？」

龔然週身涼了半截，長長的嘆了口冷氣，雙目一閉，沉聲喝道：「請吧！前輩既然不肯高抬貴手放過小可，那就請動手吧！」

他說得太大方了，反使第三嬌遲疑不決，沒有貿然出手，她閃動着俏目，在龔然週身上下打量個不停。

饒她看了又看，半點破綻都看不出來，龔然那種視死如歸的神情，宛如老僧入定，兩眼一閉，連刀架在頭頸上都一動不動的神情，使得第三嬌暗暗讚佩不已。

第三嬌終於貝齒一咬，沉沉地說：「小子，這次是警告你，只讓你嘗一下『桃花門』的重手法滋味，爾後，少給姑奶奶們惹閒氣，你如果再敢跟着老娘們惹氣，下次，哼！還有重的。」聲落身動，素影一閃，玉指斜飛，橫掃而出。

誰知她指方拂動，猛又「咈」的一聲，猝然暴退三步，猛揮雙袖，噫了一聲，寒着臉朝龔然冷冷地說：「小子，老娘看走眼了，原來你小子還有絕着呢。」

龔然點點頭，說：「不錯，小可的『勾命毒砂』是絕着，晚輩不敢放肆，為了自保，只用普通手法打出兩粒，如果晚輩暗存不敬之心，不是小可誇口，兩把神砂，恐怕前輩勢必招式無由呢。」

第三嬌縱聲長笑道：「小子，別亂吹了，往日，我知道你有那份能耐，但今天你不成，因為，你力盡神竭，力不從心，老身沒閒心再給你窮磨下去了，我還得立刻去追那冤家同姐姐她們呢。」

「哦！」龔然心中一震，他恍然明白了，原來老癲又落入桃花三嬌的手內了。怪不得他沒在自己緊要關頭的時候現身引開第三嬌。

希望落了空，龔然為老友暗自捏一把冷汗。誰知念頭甫動，一個疏神，冷風乍然襲體，雙脅下驟覺一麻，全身勁力頓失，人跟着軟綿綿一屁股坐了下去。

第三嬌得意地咯咯大笑，訕譏道：「小子，你完啦！」

龔然何嘗不知道自己完了，他怒得銼着牙巴，星目圓睜，怒瞪着第三嬌，惡狠狠地說：「我知道今天完了，但是，過了今天還有明天！咱們走着瞧吧！」

第三嬌冷哼一聲，道：「明天，就算是後天，你仍然是完蛋，問問你自己，你惹得起我們『桃花三嬌』嗎？」

談笑中，蓮足輕移，前挪三步？五指倏飛，分經拂穴，在龔然雙手雙足，前心後心部位一連點了十二下，龔然頓時面色發青，四肢同胸腹間的肌膚冷顫，特別是滿口鋼牙，捉對磕抖，「咯咯」有聲。剎那之間，額上汗珠如豆，蠟臉上的肌肉抽搐，喉間輕哼，一種苦不堪言的形狀表露無遺。

第三嬌唇角一披，譏誚道：「小子，我還說你真是條硬漢，原來也不

過兩，老娘只出了半分力，手底爲你多少留了點力呢，好啦，老娘先走一步，你慢慢的受用吧。」嬌軀一旋，蓮足輕移，投入茫茫夜霧中。

一點不錯，三嬌只用了半分力，三嬌終非大惡，雖然恨極龍然，但彼此並無深仇，是以手底留情不少，否則，龍然在脫力之餘，三嬌指上加重些，恐怕龍然眞個要完蛋，饒是如此，也眞够他受的了。

龍然週身使不上力，冷戰不休，那名老僧垂眉如故，想來正當功行緊要關頭，對龍然此刻受『桃花門』絕技的煎熬一點都不知道。

夜色漸深，老和尙仍未醒來，抖戰不休的龍然亦已力竭聲嘶，週身的抖顫幾乎若有若無，這種情狀，等於說他被煎熬得快達到油盡燈枯的地步，要不是他天賦超人，一個多時辰的罪，怕不早已將他磨折死了。

整座破廟沉寂如死，沒有第三個人出現，奇怪的是那哄鬧震天的花子頭們也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噹！噹噹！」

許昌城中更鼓三响，斗轉星移，時當子正，那名垂目跌坐木榻上的老和尙緩緩睜開雙眼，緩緩一轉臉，當他看淸了跌坐地上抖戰的龍然，慈目中不由得閃過一絲驚訝之色，咧得一聲，身形未動，已然迫不及待的一袖拂了出去。

說也奇怪，他這麼輕輕一拂，龍然抖戰的四肢驟然止息下來，老和尙憐惜地望着龍然低低說道：「孩子！你受了苦啦！」

一語甫畢，雙袖交相揮拂而出，又是一股袖力直奔龍然。雙袖揮過之後，方一步跨下木榻，身形若風，飄至龍然面前，鐵指飛彈，點了龍然週身十數道要穴。

他一面點穴，一面唸佛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這孩子與你們三位女檀樾有什麼解不開的死仇，使得你們當着老衲之面下這等煞手？老衲好歹也得問你們個淸楚。」

老和尙自語着，一面將一臉死灰的龍然托上木榻，平放在榻上，爲他檢查週身經絡穴脈。

先査『少陽』，再走『心經』——依次下去檢査完週身三百六十道穴脈。一面察査，一面不停地點頭自語，道：「這孩子脫力在先，遭重手在後，接『桃花門』這種絕脈手法，若非施爲的人手下留情，這孩子恐怕……

……」他緩點皓首，壽眉一軒，滿臉怒容一掃而盡，敢情他已看出桃花三嬌手下留了情，又將三嬌原諒了。

老和尙懷中掏出一粒丹丸，塞進龍然口內，再著手爲龍然調理，雙掌不停在龍然胸腹間推拿。

漏盡天明，曉色朦朧中，龍然長長的吁口氣，睜開雙眼，當他一眼看到老和尙那雙慈祥憐愛的目光時，心中說不出的有一種味道，旣感激老和尙，又恨煞了他：感激老和尙的原因是老和尙爲自己推拿，處處掩護自己，像是出於至誠，無半點虛偽做作；恨他的原因是老和尙是削斷父親勾命書生雙足的强仇。

恩仇難辨，龍然心中充滿了矛盾，起先，他對老和尙的慈愛會在心弦上起着一陣共鳴，及至想到『父仇』二字，不由自己地又是面色一冷，霍地跳了起來，拱拱手說：「晚輩告辭了！」

他本想多講幾句偏激些的絕情話，不知爲什麼，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他竟不忍心講出口，結果匆匆地離去。

老和尙輕喟一聲，望着龍然的背影黯然神傷地自語道：「果眞此子是我那孩子，我要好好的造就他，使他成爲一朶武林奇葩，只是這孩子認賊作父，我不知用什麼方法才能揭開他的身世，使他明白勾命書生才是他的眞正仇人，明白他是我楊維英的兒子。」

龍然迎着朝霞的曙光離去，老和尙輕喟兩聲後也跟着走出廢園。

龍然此時的心情繁雜得像堆亂絲，茫無頭緒，剪不斷，理還亂！心潮洶湧，他想的太多了，最使他難以釋懷的是老友獺狂劍士柳梁的下落。

如果說，老獺確實再度落入三嬌手內，此後，別想再見面了，三嬌必然是將老獺像祖宗一樣的供奉，一旦回到點蒼後，此生此世，就別想再出江湖一步了。那樣一來，自己生平的唯一忘年至交，將形同囚犯，陷於脂粉陷阱中，以一名生性曠達，狂放不羈的武林奇人來說，這種生活當是够苦惱的。

除掛念老友獺狂劍士外，另外使他煩惱的事莫過於面對父親的死仇，竟因對方一再的有恩於自己，而不能放手大幹，暢所欲爲的替父親報仇，

最後竟輕輕放過此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這件事，將來返回巫山後如何向父親陳述？

龔然悶悶不樂地出了許昌南門，拿不定是返巫山；還是去追桃花三嬌爲癲狂劍士解刼難？一想到桃花第三嬌，未免心中有氣，越想越氣，氣的咬牙怒哼，陡然將雙拳一揑，恨恨地自語，道：「可恨！恃技凌人，你們桃花門欺人太甚了，我『落星勾命』如不從你們桃花三嬌手中再度救回老癲，從此以後，就算武林中沒有我龔某人這一號。」

小煞星天生傲骨，廢園中被第三嬌姿意的凌辱，難平心中那口氣，這一發了狠，一出城就趁早上官道無人而拚命飛追，他恨不得插翅追上三嬌，狠狠的同她們拚鬪一場，好出許昌城中受的那口惡氣。

他一口氣奔到魯山，仍未追上三嬌，心中一氣，在魯山買了匹馬，連夜疾趕。

漫漫長夜過去了，落下去的驕陽又自東方昇了起來，金黃色的朝陽照着南陽巍峨的城牆，龔然拖着疲累的步子牽馬入城。連夜兼程，人倦馬乏，他停在一家客店門口，向一名店小二招呼道：「夥計，給我準備間清靜點的房間，我要歇脚，還有……將我這匹牲口牽到槽上去，上點好料。」

大清早生意上門，店小二喜眯笑眼的哈着腰，一叠連聲地應諾答道：「您儘管往裏請，小店有的是清靜上房。」

店小二將牲口接了過來，另一名夥計迎出來引着龔然往裏走。

龔然塞了塊散碎銀子給那名夥計，橫跨一步，湊着那名夥計的耳朵輕輕地說：「夥計，給我打聽一下，三名中年婦人跟一名五六十歲的老頭子什麼時候過去的？」

那名爲他引路的夥計不忙着接銀子，將龔然自頭至脚細打量了兩眼，愕然不解地自語，道：「客官昨晚不是在對面的『太平棧』同那四位老人一道落棧，今天一大早離去的嗎？怎麼反又問起那四位老人家來，教小的好生不解？」

龔然一楞，猛想起那名隨桃花三嬌一道，假冒自己火燒少林寺大雄寶殿的青衣少年，恍然大悟，吶吶地說：「哦……哦……對了！今早天剛亮我們就走了，不過……那四位老人家中途有事又折了回來，教我途中相候，在下久候不見四位老人家回來，所以又追了回來。」

他這番解說語氣雖然勉強，但理由却是天衣無縫，那名夥計點頭哦了一聲，一脚跨進一座精院。

龔然隨着伙計走進精院，舉目方待打量上房，冷不防上房中一聲嬌喚道：「奶奶，快點好嗎？遲了丐幫的叔叔伯伯們會怪咱們哩。」

這聲『奶奶』震人心弦，呼之欲出，龔然陡然駐足，抬眼朝上房中靠左那間房門半敞的臥室中望去，衣香鬢影，赫然是南下巫山即與他同路同車的管薇薇。

管薇薇在此出現，管三娘自然也在房內。自巫山到江陵的那段路上，龔然深受管三娘的照拂，那種恩情，永嵌心底，還有江陵覆舟，與管薇薇八百里駭濤餘生，想起前情，龔然暗自輕喟，心中不無感慨。

夥計向右轉折，龔然猛向夥計輕喂了一聲，指指管薇薇出聲嬌喚的那間說：「我喜歡那間。」

夥計低聲解釋道：「相公請多包涵點，那間房的客人還沒有離去，小的……咳！咳！相公你是明理人。」

龔然有意發作，譏管三娘聽出是他到了南陽，聲調畧提，叱喝道：「你不聽見人家在催着說就要離去嗎？」

「哼！」一聲冷叱，房門口素影倏閃，人未現身，嬌喝怒叱聲已經傳出，管薇薇沒好氣的罵道：「是那個不長眼的東西？姑娘離不離去干你……啊！……」管薇薇喝罵之聲突然中斷，接着是一聲驚啊，人如穿花蝴蝶般搶撲而來，驚喜交集的說：「是你——」

「薇薇，久違了！你好嗎？」龔然迎了上去。

管薇薇眼圈一紅，如受了無限委屈似地說：「我們找得你好苦啊。」

龔然楞了一下，反問管薇薇：「找我！找我什麼事？」

這話問的太不近情理了，問得多怪，只問得管薇薇玉面飛霞，猛扭頭，轉身朝上房飛奔回去，像是眞個受了委屈似地淒然叫道：「奶奶！」

管三娘早已現身房門口，一把接住管薇薇，朝兩人輪瞥了一眼，嘆口氣，沒說什麼。

龔然走前幾步，朝管三娘深施一禮，道：「管前輩，久違致睇，前輩

一向可好？」

管三娘點點頭，道：「好！哥兒，你來，丐幫出了大事啦，與你有關。」

「丐幫出了大事！什麼大事？」龍然心口互問，他猛然聯想到一件事，許昌城那些花子爲何一個不見？事情的確透着蹊蹺！

管薇薇小兒女心情，本是要使點小性子撒撒嬌的，見奶奶不吃這一套，劈頭一句就同龍然聊上正事，不敢打岔，她生怕引起龍然的反感，輕輕的離開管三娘，閃身折進房內，移時提了隻包袱出來，幽幽朝管三娘低聲說：「奶奶，咱們走。」她領先往外走了出去。

管三娘也不理她，向龍然使個眼色，邁步出院，龍然懷了一肚子鬼胎跟定管三娘，走了十來步，他實在忍不住，低聲問：「管前輩，丐幫出了什麼大事？」

管三娘朝他搖搖頭使個眼色，龍然只好縮住嘴，沒再吭聲。

管薇薇先至櫃臺上付過賬，老少三人出了客店，夥計將牲口牽了過來，龍然悶聲不響的隨着管三娘轉過東街，再往左穿了兩條橫巷，來到一座破廟前面，廟前，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的有十數名花子頭，他們生似在議論件什麼事，管三娘一到，衆丐必恭必敬的朝管三娘行禮。

廟內人影一閃，疾步迎出來一位年約五旬上下的紅臉老花子。老花子一現身，龍然週身微震，心中低呼道：「鐵掌丐！」

不錯，此名老花子正是前在嘉魚赤壁之上，龍然約鬪勾命符主牛嘯天時，兩位證人中的丐幫『嘉魚分幫主』『鐵掌丐』。

鐵掌丐在南陽現身，說明了一點，丐幫的確發生了件不平凡的事。

龍然面上的驚色沒有逃過管三娘的慧眼，她搶先解說：「鐵掌幫主已從嘉魚擢升南陽分幫了。」

鐵掌丐與龍然是舊識，前在嘉魚，龍然同管薇薇還受過他竭誠的招待，此刻重逢，雙方都說不出有多高興，各搶兩步，握手言歡。

管三娘同鐵掌丐見禮，管薇薇也上前行禮，鐵掌丐朝三人虛虛一引，將老少三人接進破廟，在廟房中落了坐，自有小花子前來獻茶。

破廟是南陽分幫主的駐節地，自有不少排場，招待的十分週到。

管三娘呷口茶，朝鐵掌丐福了福，含笑問道：「貴分幫今天一大早差值事弟子去通知老身，只說出了椿大事，與龍少俠有關，不知是件什麼事，老身風聞貴幫傷了幾十名弟子，是不是？」

鐵掌丐低聲嘆，道：「一點不錯，寒門不幸，遭逢大凶，昨晚一夜之間，死了三十多名弟子，僥倖逃得一命的弟子回來報告說，那追殺他們的人是……」

他話至此一頓，兩眼望着龍然。龍然悚然一驚，驚得當場色變，霍然站了起來，問鐵掌丐，道：「貴派活着的弟子異口同聲的指陳兇手是在下？」

鐵掌丐慌忙含笑拱手說：「龍少俠請坐，人貴相知，他們雖那麼說，但是，在下不敢那麼想，因爲，龍少俠以這麼位心胸磊落的大俠來說，絕不可能同敝門弟子一般見識，而且，出手那麼狠，濫殺無辜的。」

經鐵掌丐如此解釋，龍然激動的情緒平復不少，管三娘趁機打圓場，說：「分幫主請說明白點。倒底是回什麼事？」

龍然坐了下去，鐵掌丐長長的吁口氣，方道：「許昌分幫與顛狂劍士發生了件不大不小的衝突，後來又引出來了『桃花三嬌』，三嬌同顛狂劍士前天連夜離開許昌，本幫許昌分幫弟子掃數追了下來，聽說同行的還有龍少俠……」

管薇薇看看龍然，龍顯怒哼一聲，道：「那人喬扮龍某，先在少林寺一把野火燒了大雄寶殿嫁禍小可，那廝，哼！此刻竟然又將數十條人命的黑鍋加在小可頭上，這筆賬，我龍某人除一口氣不來，否則，不向那傢伙算回公道，算我龍某人枉活此生！」

鐵掌丐又接下去說：「今天一大早，本分幫弟子引着一名許昌分幫弟子來報告，說昨夜三更，他們桃花三嬌至南陽西門外的招魂寺，碰上一名與龍少俠穿扮相同的青衣少年，出手狠絕，姿意斬殺，本幫『許昌』分幫的弟子傷亡幾盡，只逃得三人出來。」

龍然聽得血脈賁張，霍地站了起來，拱拱手說：「在下告辭了！」管三娘一愕，管薇薇大急，搶着問：「你去那裏？」龍然怒容滿面的說：「找那傢伙算賬去。」

管三娘同鐵掌丐沒有說什麼，管薇薇淒然道：「我同你一道去。」

「丫頭！」管三娘出聲喝阻，管薇薇停住跨出的步子，哭泣着叫聲「奶奶」。

管三娘柔聲溫慰道：「你跟去會碍事，別任性，奶奶帶你去追。」

× × ×

龔然離開南陽，想着那名冒他之名，殘殺數十名丐幫門人的青衣少年太也可惡，越想越氣，跨上一匹在南陽新換的健馬，縱騎飛馳，他只想着一件事。追上那名少年，好好拚一場，拚着一命不要，甚至連桃花第三嬌也要報復一下。

他雖然看在老癲的份上，不應該對第三嬌有不敬之心，但在一想起第三嬌許昌廢園內乘人之危的行徑，簡直毫無前輩氣概，無名火就高三千丈，可說是恨透了那女魔神。他巴不得肌生雙翅飛追了上去，雙掌並舉，將這兩人活劈成八塊。

坐騎不停的奔馳，從辰時直奔到午時，來到一座大鎮甸，仍未見桃花三嬌的影子，設法一打聽，有人說已經出去了半個多時辰，龔然心中竊喜，在鎮上打過尖，又策騎猛追。

誰知出鎮不及三里，來到一處三叉路岔口，右面一條黃泥土路上黃塵蔽天，塵影中駛來一輛馬車。

那輛馬車極是眼熟，駕車的是名青衣大漢。龔然勒馬駐足，望着疾駛來的大車驚噫了一聲。

要時間，車子衝到距龔然一箭之地，那名青衣大漢歡聲大叫道：「少爺，我們找得你好苦啊！」

大漢一聲歡叫方歇，車帘輕揚，露出一張雲髮蓬鬆秀麗出塵的面孔，緊跟着起了一聲嬌弱無力的歡叫道：「弟弟，姐姐想死你啦！」

「姐姐！」龔然說不出有多高興，雙腿一挾坐騎，迎着馬車奔了上去。

來人竟然是「勾命書生」的獨生愛女，「勾命仙子」龔珊玉。

龔然甩蹬騰躍，人如乳燕穿簾，美妙無倫的飄向大車。龔珊玉趁勢將車門推了開來，伸出纖纖素手挽接龔然。

龔然在騰身躍起的同時，順手將馬韁朝青衣大漢一丟，青衣大漢順手接過龔然的坐騎。

龔珊玉接住龔然，劈頭第一句就問：「你見到爹了沒有？」

龔然驚奇不置地問：「爹他老人家也來啦？」

龔珊玉幽幽嘆，道：「他老人家在許昌地面將名老和尚打傷了。」

「老和尚？」龔然驚得雙目愕睜的望着勾命仙子。

龔珊玉鳳目一閉，慵慵地點點頭，說：「爹他老人家自許昌北上，去接應我們姊弟倆，途中碰上那名老和尚，爹賞了他一勾命指，那名老和尚偷襲爹一掌。」

「嘿！老和尚……」龔然心中憤怒的吼叫着，眼中騰着熊熊怒燄，他滿臉的怒色，倘幸龔珊玉緊閉雙目，沒有看見，否則，恐怕龔珊玉也要爲之嚇一大跳，他臉上的怒色太過駭人了。

他簡直憤怒到了極點，既怒老和尚打傷了父親，又怒自己那麼愚蠢，堨昌城中廢園之內，居然莫名其妙的動了婦人之仁的慈悲心，將傷父親的仇人輕輕的放過。

須知，龔然後天的處事態度有時失之偏激，但他先天的性情十分仁孝，乍聽父親傷在自己所救的人手內，叫他如何不怒？如何不恨？

他恨聲問：「他老人家傷得如何，現在在甚麼地方？」

龔玉蓁珊首微幌，閉目輕喟道：「他老人家傷得不輕，趕前一步回巫山去了。」低低嘆口氣，又往下接說：「他老人家命我壓後一步，留心你的行踪，要我找你一塊回去。」

「不！」龔然搖搖頭果決地叫着，一個字的說：「我不回去。」龔珊玉大奇，錯愕的睜大一雙鳳目，反問龔然：「你爲甚麼不回去？」

龔然恨恨地說：「我要回許昌去找那名老和尚——」

「不行！」龔珊玉搶忙阻止道：「連爹都受了傷，遑論你，你怎會趕那名老和尚的敵手？」

龔然將馬車門輕輕一推，就待縱下大車，龔珊玉情急地一把扯着龔然的衣襟，急得熱淚盈眶地說：「弟弟你聽我說，你不能去。」

龔然轉臉問：「爲什麼不能去？」

龍珊玉俏臉上滾落兩顆豆大淚珠，淒然地說：「爹受了重傷，姐姐我又內創未愈，咱們一家父子姐弟三人只有你一人能派用場，你如果一走，途中發生甚麼事端，萬一爹在前面出點差遲，弟弟，你想想看，那時候怎辦……」

龍然週身微顫，輕輕的將車門關上，將身子縮回車內。

龍珊玉喜得發狂的拉着龍然，溫柔地叫了聲「弟弟」。龍然一頓足，向車把式大聲叱喝道：「加鞭！追老爺！」

× × ×

鞭聲斷嘯，怒蹄騰飛，捲揚而起的濃塵高騰十丈，半個時辰出去了二十里，車中的姐弟二人喁喁低語，任由大車飛馳狂奔，車到一株古槐下面，驀聞一名婦人的聲音自語道：「咱們還有七八千里呢，不知幾時方能走得到地頭，如果有上這樣一輛車子就好啦！」說話之人，衷氣充沛。聲音是那麼耳熟，車中說話的姐弟兩人全都為之一震，勾命玉女低聲心口互問：「是誰啊？」

龍然倏地揭起車帘，閃目向古槐下發話的人望去，目光所及，使面立時色變，霍然古槐下面坐着五個人，五人像是走累了坐在樹蔭下乘涼。

這五人燒成灰都逃不過他的眼睛，最刺眼的莫過於其中一名愁眉苦臉，水泡眼一眨一眨的精老頭子。此人非他，正是早年名動江湖，既「瘋」且「狂」的大劍士柳粥。

餘下四人，那就不用說了，自然是桃花三嬌同那名冒他之名，壞事做盡了的青衣少年。

龍然挑帘窺視的這一剎那，大劍士一咧黃板牙，水泡眼白了那名青衣少年一眼，不屑地冷聲說道：「一名姑娘家好生生的弄得個不倫不類，不男不女，什麼人不好扮，偏生要扮男人，而且——嘿！扮的又是我那小兄弟，真叫人看不順眼。」

桃花第三嬌面色一冷，哼了一聲，一把牽着那名勾命符主牛嘯天呼之為「瑜妹」的青衣少年，瞪了柳粥一眼，忿然地說：「有什麼不順眼，不順眼就別看，孩子是咱們三姊妹收的徒弟，與你無關，你少開尊口，也少管我們姊妹的閒事。」

瘋狂劍士碰了第三嬌一個硬釘子，碰得啞口無言，打個哈哈將頭一抬望向天邊，實行不抵抗主義，對第三嬌不理不睬。

龍然正自尋思，如何瞞過龍珊玉，找個理由下車，藉機出手，撲這兩名母老虎一頓，突然，事情急轉直下，真是天從人願，只見第三嬌柳眉一豎，使上了性子，杏眼圓睜，氣憤憤的白了瘋狂劍士一眼，道：「誰稀罕你啦！哼！」

敢情她怒大劍士沒有低聲下氣的向她說兩句好話。這一下，弄巧成拙，老瘋水泡眼一梭，歪着半邊臉回敬三嬌一聲冷哼，道：「誰稀罕誰？又不是我找你……」

這一下，第三嬌氣得霍地跳了起來，戟指怒罵，道：「老殺才，你這無情無義的老剝皮，咱們姊妹三人，一生的幸福都送在你手上，你捫心自問，怎不憑點良心。」

首二兩嬌見第三嬌越鬧越凶，慌的雙雙打圓場，搶着勸慰第三嬌，道：「三妹，你這又何苦來呢！」

誰知瘋狂劍士形同囚犯，一肚子的不快早已鬱得快要爆炸開來，見第三嬌破口大罵，立將滿腹牢騷引發，黃板牙一咧，冷冷的頂了過去，道：「誰害了誰的一生自己心裏明白，眼前是通京大道，誰人都可以走得，看老夫不順眼的儘管自便。」

火上加油，嘿！第三嬌一把抓住青衣「瑜妹」的手腕，氣得嬌喘連連，斷聲叫道：「瑜兒，走！這老殺才看咱們娘兒倆不順眼，咱們還就着幹嗎，看咱們沒有臭男人是不是一樣的活下去。」

老少二人氣呼呼的邁開大步，追踪着馬車往西南而去。

第三嬌是氣昏了頭，氣得連首二雙嬌的話都不加理會，仇眼望天的離去。

龍然見第三嬌同那名假冒自己壞事做盡的主犯追來，正中下懷，不由大喜，一面心中打主意，一邊兩眼吊着車後追來的兩人的線。

第三嬌突然一抬手，向前面招呼道：「喂！趕車的，咱娘兒倆搭個便車，到遂平多給你些酒錢。」

龍然用傳音告訴車把式，別理她。

車馬反而揚鞭猛抖，加了一鞭，車速憑空的加快，第三嬌以爲是趕車的沒聽見，一帶青衣偸妹，飛追了下去。她們越是追得凶，車子越發奔行的疾速，一眨眼出去了五里。

車中，龍姍玉想是日夜奔波，加上內傷未癒太過勞累的關係，倚在龍然肩上，閉目養神，對車後追來的二人一息不知。

龍然見時機成熟，輕輕移指在龍姍玉昏睡穴拂了一下，龍姍玉登時呼嚕入夢，倒頭大睡了起來。

龍然向趕車的青衣大漢發令，道：「到望平之前，沒追上老爺不許停車。」青衣大漢一聲恭諾，連連揮鞭，馬車如飛狂馳而去。

龍然揚手挑起車簾，身形一弓，巧燕投林，身形穿窗而出，射落官道上。

他望着絕塵而去的大車，車把式似乎沒有覺察他已下了車，他得意的一笑，轉頭向路中一立，迎着飛趕來的第三嬌冷笑，道：「前輩久違了！」

埋頭疾奔的二人聞聲抬頭，不由一怔，將步子緩了下來。第三嬌冷冷地譏訕道：「臭小子，老娘手底留情，沒致你命死，你就該給老娘避得遠遠的才對。」

龍然拱拱手道：「拜領你桃花前輩十二指之賜，小子不能沒有報答。」

他移目一瞟，但見那女扮男裝的青衣少年，臉色忽青忽白，有些神魂不安。

龍然冷笑一聲，徐徐地說：「特別是這位老兄，不知道本來面目那點見不得人？抑不知是缺了隻耳朵，還是少了隻眼睛？別的甚麼人不扮，偏生要扮我姓龍的，少林寺一把火，南陽城血洗丐幫，使我姓龍的頂了口大黑鍋，像她一樣的見不得人。」

第三嬌怒叱道：「小子你待怎樣？」

龍然說：「不怎樣，要個公道，並請這位兄台跟我上丐幫南陽分幫走一趟，將這段公案了結掉，沒的我龍某人一頂着『黑鍋』一輩子見不得人。」

第三嬌反手拍拍肩上的桃花劍，冷冷地詬道：「小子，你怎不問問它

肯不肯。」

翩然若無其事的輕笑道：「前輩別得意。您一樣的難逃縱徒行兇的嫌疑，丐幫這門强仇您桃花前輩是樹定了。」

第三嬌冷叱道：「臭小子，你少信口雌黃，劃道吧！」自始未開口的那名青衣少年躬身一禮，道：「恩師請息怒，有事弟子服其勞，讓弟子先試試這小子再說。」

「小心了！」第三嬌退立一旁，青衣少年一步跨了出來，伸手面上一抹，人皮面具下露出一張秀麗的俏臉，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張秀臉上的兩道眉毛並非是彎彎的新月柳眉，竟然是兩道煞氣畢露的劍眉。俏臉後面是一頭披肩秀髮，翩然看得一聲驚噫，身不由己地退了一步。

少女指指自己的鼻子問翩然道：「你知道我是誰？」

翩然搖搖頭，少女冷着嗓門道：「你還記得在赤壁上同你爭雄的『勾命符主』牛嘯天嗎？我就是他妹妹『勾命玉女』牛玲瑜。」

「勾命玉女？」翩然心中在驚叫着。

眞叫邪門，他所碰上的人，大半都帶了「勾命」二字，眞是勾命勾到一塊去啦，倒底是誰勾誰的命？

翩然哦了一聲，恍然想通過來，何以牛玲瑜要巧扮自己做那麼多壞事，原來此中大有文章，牛玲瑜在爲他哥哥牛嘯天一洩赤壁敗北之憤。難怪他要巧扮自己，到處做壞事。

這種行爲太不够光明，暗箭傷人是武林所不齒的下三濫行徑，翩然有時行事雖乖張，但他先天就有一顆仁厚淳樸的赤子之心，只不過受環境影響，有時行事偏激點，此刻碰上與他性相左的事，自難免要大起反感。當下嘿然一聲，板着面孔說：「久仰！久仰！原來是牛姑娘，咱們別再多費唇舌，你說吧！翩某人應該怎麼個討教法？」

牛玲瑜愛理不理的說：「聽便！」翩然不再答話，雙掌開合，亮開門戶，說：「請！」

牛玲瑜冷笑一聲，粉拳回劃，擺出了起手式，雙目中隱含殺機，冷冷地望着翩然。

兩人像一對即將惡鬥的公雞，虎視眈眈的望着對方，誰也沒有先出手，就翩然而言，他乃是位頂天立地的漢子，面對一名少女自不便搶先出手；牛玲瑜呢，她倒不是禮讓，實在因翩然近日的威名太過響亮了，故不敢輕易出手。

從她那雙隱含殺機的目光中透露，此女當非禮讓，她不出手則已，如果出手，必然要置翩然於死地。

翩然誤會牛玲瑜是讓他，心中一軟，暗中嘆口氣盤算道：「此女年紀輕輕，做下了這種血腥之事，將來在丐面前，我得設法爲她開脫……」轉念之間，稍一疏神，牛玲瑜陡然嬌喝一聲，粉拳雙落，左拳一式平淡無奇的常招「黑虎掏心」搗向翩然的前心；右拳倏出，變指點截，眞取翩然的雙睛。

此女確有實學，一招兩式，出招快若迅雷，一恍眼，二指亦已點近翩然雙睛。

翩然雖在失神之餘，那敢怠慢！雙掌電疾上舉，分切對方脈門，並暗發內力，迎阻敵招。

他應變快，牛玲瑜變式更快，一聲銀鈴般的冷笑，收拳撤指，雙腕圈轉，反扣翩然的腕脈。

只看得翩然心中打顫，足尖倒點，反彈三丈，退出戰圈。牛玲瑜望着翩然冷笑，道：「我說你當眞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原來不過如此！」

翩然被她說得俊臉發赤，一咬牙，牛性陡發，剛才那點憐香惜玉的念頭頓時化爲烏有，飛向九霄雲外，心中暗作決定，今天非給牛玲瑜點顏色看看不可。

此念一生，勁着雙掌，力透十指，一聲低嘿，身如飄風般一掠而至，口中一面反唇相譏道：「雕蟲小技，你少得意！」兩隻鐵掌若雷霆陡發；硬打强攻，切向牛玲瑜。

牛玲瑜得意之餘，正自喜得心花怒放，那料及翩然回攻如此之快，及至發覺，罡風早已襲體，想運掌封敵已自不及，立時嚇了個唇青臉白。

她如果在這電光石火的瞬間便是想妄自化解翩然凌厲無匹的兩掌，情形就慘了，無異以卵擊石，今天，非傷在翩然鐵掌下不可，她乃是勾命符主

的嫡親妹妹，功力心計全極出色，自然差不到那裏去，權衡眼前的情勢，玉齒猛咬，恨聲罵道：「好小子，有你的！」喝罵聲中，雙足立地不動，嬌軀猛仰，往後倒了下去。

好牛玲瑜！那身形仰到，肩背尙距地三寸高時，足根猛點，嬌軀宛似勁弩，貼地平射了三丈，巧妙絕倫的脫出了一記猛擊。

聶然一招落空，沉叱一聲：「你還想逃嗎？」身形電閃，有若附骨之蛆，追躡而上。

牛玲瑜方喜脫出敵招，誰知聶然跟蹤追至，貼地的身形一時不敢躍了起來。

她如果此時躍了起來，正好迎上聶然跟蹤遞來的變掌；如不躍立起來，倒射之勢已竭，非要身形落地不可，在此情形下，如不來上一着「燕青十八滾」中的懶驢打滾，就勢必要硬挨上聶然的兩掌不可。

情勢已到了千鈞一髮的危險關頭，那容她多作選擇，逃命要緊，背一落地，呼嚕一聲翻，滾滾向路側的水溝。

聶然想是恨極了她，在牛玲瑜弄得灰頭土臉，狼狽不堪的慘境下，仍不肯輕輕易易的放過她，又是一聲冷嘿，身形左幌右旋，兩掌罡風依然緊跟着地上打滾的身影閃動。

牛玲瑜處境的確够險，險到間不容髮，眼看她已經快要滾落路下水溝，難逃兩掌厄運，冷不防負手一側觀戰的桃花第三嬌冷哼了一聲，嬌叱道：「小子你少狂，接我這一掌試試！」

「呼」的一聲，斜刺裏劈過來一掌冷風，聶然那敢大意，不忙着追殺牛玲瑜，變掌斜推，迎着第三嬌的單掌猛推出去。

一招接實，氣流暴湧起了一聲悶响，兩人身形全都不由自主的幌搖了兩下，各被震退三步。

死裏逃的牛玲瑜一個鯉魚打挺站了起來，驚慌失措的移近第三嬌，生像受盡無限委屈，眼睫微濕，淒然欲泣的叫聲「師父」。

那意思是要第三嬌爲她找回面子，此時，她才信服，聶然確有實學，非是浪得虛名之輩。

第三嬌瞬愛的瞄他一眼，點點頭安慰她道：「你退去去歇歇吧！師父會收拾這小子！」

聶然洛地凝神，一點都不敢大意的凝視着第三嬌，他明白第三嬌肝火已冒，連剛才瘋狂劍士給她的那一頓也要一古腦兒的出在自己頭上。換句話說，這一戰，將是他有生以來的一次狠鬥，半點倖致、取巧不得，因爲，第三嬌是成名江湖數十年的高手，不但有眞才實學，最使他提高警覺的是第三嬌豐富的江湖閱歷，比他這麼個毫無經驗，初入江湖的毛頭孩子不知要强上多少？

他有了警惕心，一點都不敢大意，靜以觀變。

第三嬌望望牛玲瑜，方轉過頭來寒着臉說：「小子，你太狂了些，今天老娘不好好的教訓你一下，你也太目中無人了，你說，咱們怎麼個了結法？」

聶然心雖暗自戒備，面上一點不甘示弱，下顎一抬，仰望着遠處只剩下一絲塵影的馬車，漫不經意的道：「隨便！」

第三嬌點頭說了聲「好」，道：「已往我們雖沒有機會放手的打過一場，但我們會不止一次對過掌，彼此都不相上下，今天，咱們換換方式，在劍上試幾手如何？」

聶然仍是冷冷地說：「隨便！」

這一聲隨便，可就加添了第三嬌的肝火，第三嬌含怒一聲沉唔，不再打話，反手抽出桃花劍，抖手就是一片劍花，使人耀眼生花。

聶然也算得是劍道中的能手了，依然看得心中微驚。正因爲他是此中能手，所以能一眼看將出來，第三嬌這麼隨隨便便的一劍就抖出了漫天劍花，如果功力不達巔峯的劍手，爲能一劍臻此。

他此刻對勾命書生聶飛雲告訴他的，說他此時的劍術亦已舉世無雙而大大的生了動搖之心！

亦正因他有了這點念頭，想到瘋狂劍士告訴過他的兩句話：——武學無止境，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點念頭，使他在剎那間歛去不少狂態傲氣。

聶然不敢大意，探手拔出勾命劍，湛藍的劍虹一閃，不甘示弱抖手創出數十條劍痕，眨眼之間，劍虹桃花相互輝映，劍氣千幻，煞氣冲霄。

他這一亮劍，第三嬌失聲尖叫道：「毒劍！」

龔然莊容地說：「不錯！小可的『勾命劍』淬過毒，前輩如果……咳咳！那就換掌也是一樣。」

他不好說出「怕」字來，他知道那樣說失之過狂，兩聲輕咳帶了過去。龔然本無輕敵之心 ， 然而兩聲輕咳引起了桃花第三嬌的極大反感，她不但不領情，反而怒叱道：「狂小子，別說是把淬毒劍，便是毒液滙成的龍潭，看又能奈得老身何？」聲落劍動，七朵劍花飛向龔然，出的是「七彩飛花」。

龔然早有準備，振劍上挑，飛出七道劍痕，劍劍襲向七朵劍花的花蕊。

他這招「七煞勾命」，就那麼巧妙無匹的將對方的凌厲劍勢輕輕的化解掉，可說妙到毫巔，「七煞勾命」竟對「七彩飛花」有着相生相尅的妙用。

第三嬌心中大凜，眉眼一轉，纖腕一翻，第二招隨之遞了出去。第二招是十二朵桃花，在桃花劍中又自不同，比剛才的「七彩飛花」不知又高明了多少？這一招名「十二金釵」，在桃花劍法中是着煞招。

龔然見敵劍耀眼生花，不知道招何名，也不明這十二朵劍花孰虛孰實？當時不敢大意，採取穩扎穩打的辦法，抖手削出一片青光，飛迎向十二朵劍花。

他這一招有個名堂，名為「花信年華」，一共是二十四點劍星，正好兩點劍星飛向一朵劍花，絕的是每兩點劍星一虛一實。暗含陰陽，碰上敵人的劍花，不管虛實都足以制住對方，遇虛則進，遇實則封。

霎時之間，「叮！叮！」連聲，飛濺起十二點火星，震得龔然虎口生痛，慌忙撤劍後退五步。

第三嬌跟他一樣，撤劍後退，雙方暗暗吃驚，彼此都在暗佩對方雄厚的功力。龔然至此又明白了一件事，癲狂劍士的躲避桃花三嬌數十年，其中可能另有隱情，除開三嬌癡情瘋狂的追戀着他而使他怕懼之外，三嬌過人的功力，大概也是老癲不得不避得遠遠的理由。

他相信，果真桃花三嬌聯上手，三劍兩改癲狂劍士，便是再加上功力與老癲相當之人，合兩人之力都恐怕勝不了三嬌。

龔然十分讚佩第三嬌的劍法精絕，功力老到。第三嬌呢？一如龔然，一樣的欽佩對方。她連做夢都想不到，以龔然這麼個年紀輕輕的毛頭孩子，功力竟然如此之深。

一旁愕然發怔的牛玲瑜那就別談了，看得目瞪口呆。呆若木雞，不知說什麼好！

桃花第三嬌心中暗嘆口氣，忖念道：「罷了！英雄出少年，看來這小傢伙真個不可輕侮了！」

他心中雖是這麼想着，表面上仍是十分的强橫，一擺桃花劍，道：「臭小子！今天不是你便是我，咱們不見真章不休，來吧！奶奶同你大戰三百回合！」

不待龔然有所表示，早已挺劍而上，一出手就是厲招，劍劍驚魂，直向龔然劈頭劈臉的刺去，就像頭瘋了的母獅，龔然那會料想得到第三嬌竟然這般不顧身份，拼起老命來？難怪，龔然執着的是柄毒劍，要拼三百個回合，就不能不搶制機先！

他弄得措手不及，一連接了十數劍，只覺得三嬌的劍勢如山，劍劍指向自己週身上下的致命部位，使他不得不小心謹慎的化解。

十數劍後，龔然岌岌可危的落於下風，他本想發出幾式精絕的勾命劍招將逆勢扳平，其奈第三嬌的桃花劍一劍緊似一劍，一招緊似一招，只逼的龔然連氣都透不過來，如不小心應付，只要微一閃失，就非傷在敵劍下不可。

二十招過去了！

二十招過去之後，龔然仍然處於逆勢下，一點先機都未搶到，但他劍招精練，心機又活，有驚無險，只要不貪功求進，百招以內是敗不了的；高手過招，所求的是「制敵機先」，所謂「一着失算，滿盤皆輸」。誰搶先一着，誰就勝券在握。

眨眼五十招到了，龔然猶居下風，牛玲瑜興冲冲的緊握着雙拳，心中暗自為第三嬌打氣：「加油！師父……唉！這一劍多可惜，偏左半寸，那小子的腕脈不就賣在你老人家劍下了嗎？……」

兩人一時之間陷入膠着狀態，第三嬌短時間內自然無法贏得龔然，相

反的，雖然在短時間內也不會輸給第三嬌。

雙方鏖戰方酣，牛玲瑜正自喜得忘形，來路上三條人影電閃飛來，眨眼到了門場，霍然來人竟是首二雙嬌同癲狂劍士柳絮，牛玲瑜慌着上前拜見三人。

桃花三嬌以首嬌爲人最是謙和，雖然恨雖然一再招惹她們，但彼此間並無深仇大怨，是以對雖然並無太大敵意，第二嬌看在柳絮份上，對雖然也沒有太大的仇恨，此刻見雖然處在下風，兩人一旁袖手，並無插手助陣的表示。

癲狂劍士可就不同了，說實在的，他眞希望雖然能搶制機先，出幾手勾命絕招，殺殺第三嬌的狂氣，可是，他明白雖然此時的處境，要他在百招內不敗已經是萬幸的事，再要他使幾手煞着殺第三嬌的銳氣，那恐怕是夢想。

愈是看得透澈，愈形焦急，癲狂劍士生怕雖然眞個落敗，沉聲輕哼，水泡眼一擠，朝首二雙嬌不屑的道：「看你們『桃花門』多威風，對一名後生晚輩，彼此又無深仇大恨，犯得上拾命死拼？不怕落人話柄，說你們以大壓小？」

首二兩嬌看看他，癲狂劍士用鼻音嗤了一聲，說：「我眞爲你們難過，也爲我那小兄弟可惜，什麼人不好鬥，偏生鬥個女人，俗語說的好，男不與女鬥，老夫看着眞不順眼，怪只怪我那小兄弟沒出息，你們看下去吧，老夫在前面等你們。」他說完拉開步子，大步大步的越過門場，往前走去。

首二雙嬌跟下去又怕自討沒趣，不跟去又怕柳絮溜掉，一時之間委決不下，弄得作難起來。

要想得到圓滿的解決，只有來上一着釜底抽薪，澈澈底底的封住老癲的嘴，使他溜不掉，也顧全他的面子，使他無從生氣。兩人一打眼色，身形一閃，早已搶擋在癲狂劍士身前，兩人未語先作了個輕笑。

癲狂劍士一無表情，淡然地問：「你們阻老夫的去路意欲何爲？」雙嬌同聲回答：「當家的，你別忙着走，看我們化解三妹與雖少俠的爭執。」

癲狂劍士仍然淡漠地說：「化不化解是你們的事，與老夫無關，老夫不喜歡看，眼不見爲淨，我還是離遠點好些。」

他說着自二人中間硬闖而過，雙嬌慌的閃身讓開柳絮的去路，柳絮當眞連看都不看門場一眼，邁開步子揚長而去。

雙嬌楞了，首嬌望望二嬌，那意思好像是說：你跟他下去，別讓他溜啦！可是，第二嬌一樣的反望望首嬌，眼色中的含意與首嬌相同。兩人可說是不謀而合，但是，她們會明白，誰追下去，誰就自討沒趣。

誰願意自討沒趣，兩人一樣的心思，患得患失，既怕癲狂劍士溜掉，又怕遭他的白眼，她們仍是聰明絕頂之人，此念不通，另一個念頭接踵而至。

雙嬌旋身搶近門場，異口同聲喝道：「三妹，算啦！看在當家的份上，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就饒了他吧！」第三嬌冷笑一聲，故意提高嗓子道：「看在誰的份上都不行，這臭小子太狂啦，我不教訓教訓他，他太也目中無人。」

三嬌口中在說，手底一點不慢，刷刷數聲，特別賣力的狠狠劈出數劍。首二雙嬌大急，抬眼一望，去路上的柳絮步履匆匆，走的飛快，雙嬌看的心下大急，第三嬌這段話無異是有意氣惱癲狂劍士，兩人各走極端，這樣下去，事情會愈來愈糟，雙嬌慌的又出聲叮囑道：「三妹，你不可如此任性，如果當家的一氣之下，像他昨天同咱們說的一樣，萬一眞個遁入空門，咱們姊妹三人將來依靠何人？」

第三嬌長笑一聲，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像他那樣絕情寡義的負心人，有他不算多，無他也不少，別說他才遁入空門，便是死掉又怎樣？我不希罕他！」

「三妹……」雙嬌大急，誰知方喊得「三妹」兩字，就已愕然發怔，怔怔的望着前面兎起鶻落的人影發起呆來。

發生了什麼事，門場中本是處於劣勢的雖然，突然施出一招曠絕千古的煞手，不但一劍搶回了機先，將第三嬌如懸河倒瀉的劍勢封住，並還趁準第三嬌的弱點，抖手一劍將第三嬌的桃花劍挑上了半天。

第三嬌長劍脫手，人被震得暴退七步，一臉的驚色，兩眼直鈎鈎的望着趁機飛逃而去的雖然。

三嬌驚呆了，他們做夢都想不到鼉然會在電光火石之間，反敗爲勝飛逸逃去。

其實，高手過招，一點都不能分神大意，第三嬌一時『得意』說溜了嘴，雖免大意，怎能不授鼉然可乘之機呢！鼉然是鬼精靈，見有機可乘，猛然間想起勾命書生告訴過他的『狠』字訣，抖腕一劍撥開第三嬌的桃花劍，鑽隙尋罅，驟然使出一招『勾命劍法』中的絕着——追魂索命。

這是着絕招，威力太大了，不但震退了第三嬌，並還將她手中的桃花劍挑上半天。

鼉然敗中取勝，一招得手，那還怠慢，拔腿就跑，一眼看到去路上的癲狂劍士，心中猛動，一面疾追而去，一邊傳音招呼道：「老哥哥，我勝啦！咱們快逃吧！」

前面大步而去的癲狂劍士如響斯應，身形一弓，風擺醉柳，一飄就是五丈，幾個起落，早已出去了二三十丈。及至桃花三嬌警覺，看出大事不妙，急起直追之時，別說癲狂劍士亦已跑了只剩下個小黑點，連鼉然也跑出去二三十丈外了。

桃花三嬌這一急眞是非同小可，如果讓癲狂劍士再消出手去，海闊天空，往後到什麼地方去找他？三嬌御蹤躡跡的追下去，那還顧得了卜玲瑜，眨眨眼已將她甩後了好遠一段距離。

幾起人全是當世高手，這一全力追奔，有若流星趕月，只見漫天塵影中泛起了幾道衣影，去勢快速絕倫。

三起人中，特別是鼉然拚盡一身功力，有如驚弓下逃命的脫兎，將一身輕功施展到極限，希望追上老癲，兩人只要一滙合上，彼此不但有個照應，兼且也可商量一下此後行止。

被甩在最後的牛玲瑜追了一程見追不上桃花三嬌，週身香汗淋漓，嘆口氣停下來，索性向左面一條小道岔向襄陽，桃花三嬌呢，兀自拚命飛趕，癲狂劍士是她們的命根子，她們怎能輕輕易易的將他放過？

這五名追奔逐北的高人，功力上下有限，約摸出去一個時辰，遂平城已然在望，鼉然稍爲接近癲狂劍士五丈，餘下的三嬌仍是距他那麼遠。鼉然閃目往前一瞄，嘿！官道上塵頭飛揚，鼉姍玉的大車快要駛近城下。

鼉然傳音通知癲狂劍士說：「老哥哥，前面塵頭下，那輛大車旁有四鞍轡齊全的空馬，老哥哥快騎那四馬轉道襄樊轉江陵，咱們江陵碰頭讓小弟將桃花前輩引開。」

距城門口不遠處，柳絮追上馬車，騰身躍上鼉然交給靑衣大漢的那四空馬，雙腿一挾馬腹，健騎穿城而過，折程向東，直奔樊城。

那名靑衣車把式見馬被人奪去，正待出聲叱喝，跟踵而至的鼉然早已出聲喝阻，聲隨人現，躍近大車，低聲吩咐道：「遂平城別停，能走多快就走多快，你前頭走，我立刻就跟下來。」

靑衣大漢低應一聲，一帶馬韁，大車轉向左面一條橫街。

鼉然則往右手一條靑石道轉去，在街角處故意將身形放慢，讓後面追來的三嬌看到。三嬌果眞追躡而至，鼉然放腿猛跑，一口氣出了西城。

城外是座古木參天的原始森林，鼉然轉身向即將追近他的桃花三嬌幽上一默，道：「三位辛苦了，咱們是後會有期，還是進去捉捉迷藏？」

三嬌怒得牙巴狠銼，玉齒猛咬，恨恨的望着鼉然投入古林。首嬌大急，氣憤塡膺地怒喝道：「你逃得過初一，難到也能逃得過十五嗎？告訴咱們，咱們當家的人呢？」第三嬌尖聲大叫道：「咱們追進去，將那臭小子抓出來揍一頓，我不相信憑咱們三姊妹制服不了這臭小子。」

首嬌點頭，首三兩嬌正待招呼第二嬌飛投入林，第二嬌雙手猛攔，說道：「且慢！咱們被這小子耍啦！」

首嬌凰目連轉，回味第二嬌話中的含意，第三嬌火性最大，不耐煩地大聲問道：「他小子敢！他憑什麼耍咱們？」

第二嬌正待開言，首嬌已點着頭搶先說道：「對了！這小子明知這兒有座古林，將咱們引來這兒捉迷藏……」第三嬌大聲叱喝道：「那麼當家的呢？」

「哈！哈！哈！哈！」林中傳來鼉然得意的豪笑，道：「我那老哥哥業已金蟬脫殼，不是奔了襄樊，便是取道川東，三位前輩慢慢的討論吧，小可要先走一步，失陪！失陪！」

人影早杳，聲音漸遠，第三嬌跌足罵道：「這小子心機似鬼，咱們眞吃他耍了，哼！有一天抓到這小子，非剝他的皮不可？」

—未完—

【前文提要】鳩摩智用拈花指傷了玄渡大師。只見三股血箭自玄渡胸口疾射而出。虛竹救人心切，一晃身排衆而出，一陣掄指虛點，替玄渡封了穴道。再將一粒靈鷲宮的九轉熊蛇丸餵入他的口中。

鳩摩智技窮七現

鳩摩智叫道：「好功夫！請試我一招般若掌！」說着雙掌一立，似是行禮，雙掌卻不合攏，呼的一聲輕響，一股掌力從雙掌間吐了出來，奔向虛竹，正是般若掌中的「峽谷天風」。虛竹見他來勢兇猛，非擋不可，當即回手一帶，以一招「天山六陽手」將對方掌力化得無影無踪。鳩摩智但感他這一掌之中隱含吸力，剛好尅制自己這一招的掌力，宛然便是小無相功的底子，心中一凜，笑道：「小師父，你這是佛門功夫麼？我今日來到寶剎，乃是要領教少林派的神技，你怎麼反以旁門功夫賜招？難道在大宋國號稱數一數二的少林派本身武功，當眞徒具虛名，不足以與異邦的武功相抗麼？」

要知鳩摩智爲人機靈無比，一試出虛竹的內功特異，自己沒有制勝把握，便以言語擠迫，要他只用少林派的武功。虛竹絲毫不明人心險詐，說道：「小僧資質愚魯，於本派武功只學了一套羅漢拳，一套韋陀掌，那是本派築根基的入門功夫，如何能與國師過招？」鳩摩智哈哈一笑，道：「既是如此，你倒也有自知之明，不是我的對手，那便退下吧。」虛竹道：「是！小僧告退。」合什行禮，退入虛字輩羣僧的班次。

玄慈方丈卻是精明之極，雖不明虛竹武功的由來，但以他適才所演的幾招觀之，招數精奇，內力深厚，足可與鳩摩智相匹敵，少林寺今日面臨存亡榮辱的大關頭，不如便遣他出去抵擋一陣，縱然落敗，也多少耗去了鳩摩智的一些內力，當即說道：「大輪明王自稱精通少林七十二種絕技，高明淵博，令人佩服之至。少林派的入門粗淺功夫，自是更加不放在他的眼裏了。虛竹，本寺僧衆以『玄，慧，虛，空』排行，你是本派掌門的第三代弟子，本來決無資格和吐蕃國第一高手的大輪明王過招動手，但明王萬里遠來，良機難逢，你便以羅漢拳和韋陀掌的功夫，請明王指點幾招。」他將話說在頭裏，虛竹只不過是第三代「虛」字輩的小僧，敗在鳩摩智手下，於少林寺威名並無所損，但只要僥倖勉強支持一柱香，兩柱香的時刻，自己再來乘勢喝止雙方，鳩摩智便無顏再糾纏下去了。

虛竹聽得方丈有令，自是不敢有違，躬身道：「是。」走到殿中，合什說道：「明王手下留情！」心想對方是前輩高人，決不會先行出招，當即雙掌一直拜了下去，正是韋陀掌的起手式「靈山禮佛」。他在少林寺中半天唸經，半天練武，十多年來，已將這套羅漢拳和韋陀掌練得純熟無比，這招「靈山禮佛」，本來不過是一種禮敬敵手的姿式，表示佛門弟子，禮讓爲先，決非好勇鬥狠之徒。那知他此刻身上既已有無崖子的「北溟眞氣」，復兼童姥和李秋水兩大高手武學之所長，而靈鷲宮地下石窖中面壁數月的揣摩，更是得益良多，雙掌一拜下，身上僧衣便即微微鼓起，眞氣流轉，護住全身。

鳩摩智見情勢如此，不由得自己避戰，一掌擊出，掌風中隱含必必卜卜的輕微響聲，直如妙

豆一般，姿式手法，正是般若掌的上乘功夫。那韋陀掌是少林武功的入門，般若掌却是最精奧的掌法。一個中等資質之人從韋陀掌練到般若掌，循序而進，通常要化三十五年的功夫，至於般若掌既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練將下去，永無窮盡，掌力越練越強，招數愈練愈純，那是學無止境了。自少林創派以來，以韋陀掌和般若掌過招，實是從所未有。要知兩者的深淺精粗，正是少林武功的兩個極端，會般若掌的前輩僧人，決不會和只會韋陀掌的本門弟子動手，就算是師徒之間餵招學藝，師父既然使到般若掌，做弟子的至少也要以摔摩掌，伏虎掌，如來千手法等等掌法來應付。

虛竹一見對方掌到，斜身畧避，雙掌推出，仍是韋陀掌中的一招，叫做「山門護法」，招數平平無奇，所含力道却是雄渾無比。

鳩摩智身形流轉，袖裏乾坤，無相劫指點向對方。虛竹斜身閃避，鳩摩智早料到他閃避的方位，大金剛拳一掌擊出，砰的一聲，正中在他的肩頭。虛竹踉踉蹌蹌的退了兩步，鳩摩智哈哈一笑，道：「小師父服了麼？」料想這一掌開碑裂石，已將他的肩骨擊成碎粉。那知虛竹有「北溟眞氣」護體，外力不侵，而且每多受一次撞擊，眞氣便強一分。虛竹猱身復上，雙掌自左向右的披下，名爲「洪水歸海」，雙掌之中帶着浩浩眞氣，當眞便如大水滔滔，東流赴海一般。

鳩摩智見他吃了自己一拳，恍若不覺，這兩掌擊到，力道如此沉厚，心下不由得暗自驚異，出掌奮力一擋，身隨掌起，雙腿連環，霎時間踢出七腿，拍拍有聲，盡數中在虛竹心口，正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的「如影隨形腳」，蓋一腿既出，第二腿如影隨形，緊跟而至，這時第二腿已變爲形，而第三腿復如影子，跟隨踢到，踢到第七腿時，虛竹身子向後一仰，飄開數丈。鳩摩智不容他喘息，連出兩指，嗤嗤有聲，乃是「多羅指法」。虛竹坐馬拉弓，還擊一拳，正是「羅漢拳」中的一招「黑虎偷心」。這一招少林寺僧無人不會，但附以小無相功後，竟將多羅指的兩下穿金破石的指力消於中途。

鳩摩智有心炫耀本身功夫，多羅指使罷，立時變招，單臂削出，雖是空手，用的却是「燃木刀法」。這種刀法快速無倫，練成之後，在一根乾木旁連劈九九八十一刀，不能損傷木材絲毫，但刀上發出之熱力，却要將木材點燃生火，當年蕭峯的師父玄苦大師，即擅此技，自他圓寂之後，寺中已無人能會。鳩摩智一刀劈下，波的一響，已劈在虛竹右臂之上。虛竹叫道：「好快！」一拳打出，拳到中途，右臂上又中一刀。鳩摩智雖然以掌作刀，但眞力貫於掌緣，堅利不遜鋼刀，一樣的能割首斷臂，但虛竹臂上連中兩刀，竟然渾若無事，反震得他掌緣隱隱生疼。

鳩摩智駭異之下，心念電轉，尋思：「這小和尙便是金鐘罩，鐵布衫功夫，也經不起我這幾下重手，却是何故？啊，是了，此人僧衣之內，定是穿了甚麼護身甲。」他一想到此節，連連出招攻擊虛竹的面門，「大智無定指」，「去煩惱指」，「寂滅抓」，「朝華抓」，接攻虛竹的眼目咽喉。這麼一輪搶攻，虛竹手忙脚亂，連連倒退，一拳又是一拳的打出，全是羅漢拳的「黑虎偷心」，每打一拳，都將鳩摩智逼退半尺，就是這麼半尺之差，鳩摩智種種神妙變幻的招數，便都及不上他的肌膚。

頃刻之間，鳩摩智又連使十六七種不同的少林武功，寺僧只看得目眩神馳，均想：「此人自稱一身兼通本派七十二絕技，果非大言虛語。」但虛竹所應付的，不但只有一門「羅漢拳」，而且在對方迅若閃電的急攻之下，心中手上，全無變招餘裕，打了一招「黑虎偷心」，又是一招「黑虎偷心」，拳法之笨拙，縱然是市井武師，也不免爲之失笑。一個巧到了極處，一個却是拙到了極處。但大巧不能勝至拙，這招「黑虎偷心」所含的勁力，竟在漸漸增強，兩人越離越遠，鳩摩智手指手爪和虛竹的面門相距已到了一尺以上。

此時鳩摩智已然發覺，虛竹拳中所打出來的，除了渾厚的內力之外，隱隱然也有小無相功，而且此人的小無相功顯然遠在自己之上，只是不會巧於運使，成力未能充分發揮，如此鬥將下去，可不易取勝。他眼見虛竹又是一招「黑虎偷心」打到，突然間手掌一沉，雙手拿處，已抓住了虛竹的拳頭，正是「擒龍手」中的一招，左手拿住虛竹的小指，右手拿住他的拇指，運力向上一拗。

這擒拿手手法巧妙之極，手指一碰上對方身體的任何部位，有如膠水，立即黏住。虛竹的拇指和小指被鳩摩智雙手向上力拗，再也無法仍用，自然而然的使出「天山折梅手」來，右腕轉了

一圈，翻將過來，拿住了鳩摩智的左腕。

鳩摩智一抓住他的兩根手指，只道巳然得手，萬料不到他手腕上突然會生出一種怪異的力道，反拿已腕。他所知武功甚爲淵博，但這天山折梅手一大半是天山童姥自己所創，他竟是全然不知來歷，心中一凜之間，只覺自己左腕已如套在一隻鐵箍之中，再也無法掙脫。幸好虛竹慌忙中只求自解，不暇反攻敵人，所以牢牢抓住鳩摩智的手腕，志在不讓他再拘自己手指，是以出手之時，忘了抓他脈門。便只這麼偏了三分，鳩摩智內力巳生，微微一收，隨即激迸而出，直欲震裂虛竹的虎口。虛竹但覺手上一麻，生怕鳩摩智脫手之後，又以厲害手法擊打自己，忙又運勁，體內的北溟眞氣源源生了出來。鳩摩智連運三次勁力，竟然未能掙脫，不由得心下大駭，右手成掌，斜劈虛竹項頸。他情急之下，沒能再使少林派的武功，這一劈却是他吐蕃的本門功夫。此是近身肉搏，虛竹一覺勢危，左手以一招天山六陽手將來掌化解了。鳩摩智一掌未能得手，次掌又至，虛竹的六陽手綿綿使出，將對方勢若狂飈的攻勢一一化解。

旁觀羣僧見鳩摩智左腕被虛竹抓住不放，右掌連使攻勢，始終打不到虛竹頭上。其時兩人貼身而鬥，呼吸可聞，出掌的都是曲臂迴肘，每發一掌只不過七八寸距離。但相距雖近，掌力却是強勁無比，衆僧聽得鳩摩智的掌聲呼呼，刮面如刀，雖是在大雄寶殿之中，却宛似到了高山絕頂，狂風四面吹襲，有如汪洋大海，波濤洶湧，這掌力散了開來，衆僧均覺寒意逼人。少林寺中輩份較低的僧侶漸漸抵受不住，一個個的縮身向後，貼牆而立。玄字輩的高僧自是不怕掌力侵襲，但也是各運內力抗拒。

虛竹爲了要替三十六洞、七十二島的羣豪解除生死符，在這天山六陽手上用功甚勤，種種精微變化，全巳了然於胸，而靈鷲宮地底石壁上的圖譜，更令他大悟其中奧妙。只惜他從未用之與人對拆過招，雖在童姥和李秋水較藝時學得了使用之法，總是少了習練，一上來便與一位當世第一流的高手生死相搏，掌法雖高，內力雖強，所能使用的實不過二三成而巳。

其時鳩摩智的掌力越來越是淩厲，虛竹心無二用，但求自保，每一掌取的都是守勢。他本意並不是要拿住鳩摩智，只是覺得對方武功勝己十倍，單掌攻擊，巳是這般厲害，若是任他雙掌齊施，只怕自己非命喪當場不可，所以死命拿住他的左腕，乃是要他左掌無法出招之意。這個念頭雖笨，不料此刻却是大有用處。鳩摩智雙掌只剩了一掌，掌力上連環變化，交互爲用的妙着便使不出來，虛竹本來掌法不大純熟，使單掌反較使雙掌爲便。一個打了個對折，十成掌法變成了只剩五成，一個却將二三成的功夫提到了四五成使用。一柱香時刻過去，兩人巳交拆了數百招，却仍是個僵持的局面。

玄慈，神光，玄渡，龍猛，哲羅星等諸高僧都巳看了出來，鳩摩智左腕受制，掙扎不脫，但虛竹的左掌却全然處於下風，只有招架之功，無絲毫還手之力，兩人顯然都是右優左劣。像這樣的打法，衆高僧雖是見多識廣，却實是生平所未見。其中少林衆高僧更多了一份驚異，一份憂心，虛竹自幼在本寺長大，下山半年，却不知從何處學了這一身驚人技藝回來，又見他抓住敵人，並不能制敵，但鳩摩智每一掌中都是含着擒筋折骨，震破內家眞氣的大威力，只要有一招疏虞，給他擊中了一掌，立卽非氣絕身亡不可。

此刻少林衆高僧中，不論是那一位出手相助，只須輕輕一指，都能取了鳩摩智的性命。但這番相鬥，並不是爲了報怨雪恥，志在殺了對方，而是爲了少林一派的聲譽，因此若是有人上前殺了鳩摩智，於少林派的令譽，只有更大損害。羣僧個個提心吊胆，手心中揑一把汗，瞧着二人激鬥。

又拆了一百餘招，虛竹驚恐之心漸去，於天山六陽手中精妙之處，領悟得越來越多，十招中於九招守禦之餘，巳能還擊一招。他旣還擊一招，鳩摩智便須出招抵禦，攻勢不免畧畧頓挫。其間相差雖然甚微，消長之勢，却是漸漸對虛竹有利。又過了一頓飯時分，虛竹巳能在十招中反攻八招。少林羣僧見他漸脫困境，無不暗暗喜歡。

神光上人自從鳩摩一現身，心情便甚矛盾，旣盼鳩摩智將少林派的威風殺滅，又不願異邦僧人到中土來橫行無忌，自己無力將之制住，待見鳩摩智與虛竹鬥得相持不决，只盼兩人打得兩敗俱傷，同歸於盡，自己便可坐收漁人之利，卽使無法從波羅星手中再取到其他少林絕技，但那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三種絕技的秘訣，自己總巳記在心中，回去後詳加參研，依法修習，必可在武林中大放異彩，憑着一己的聰明智慧，當

虛竹一手抓住鳩摩智手臂，以一隻手應付鳩摩智的攻勢。

可將這三種武功大加變通，招式上使之與原來的功夫大同而有小異，那時便成爲清涼寺的三種絕技，而自己便爲創建這三項絕技的鼻祖了。

波羅星卻又是另一番心情。他這些時日中在藏經閣任意出入，觀察少林寺歷代高僧遺下來的武經秘訣，但覺博大精深。越是鑽研，越覺其中奧妙無窮，漸漸的沉迷其中，今日師兄哲羅星來接他出寺，自忖心中所記憶者，還不到少林武功的一成，回歸故鄉雖是歡喜，但眼見寺中寶藏如此豐富，一出少林山門，從此再也無緣得窺，卻也是不勝遺憾。其後見到虛竹與鳩摩智相鬥，兩人內力之強，招數之奇，自己可說連一個邊兒也摸不到。他不知虛竹所使者，其實並不是少林武功，只覺少林寺中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僧人已是如此了得，自己萬里跋涉，好容易有緣獲許出入藏經閣，如此只記得幾部武學經書回去，雖不是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但所得者決非眞正貴重之物，只怕此後一生之中，不免日日夜夜，悔恨無盡。

要知武學一道，便如琴棋書畫種種繁雜奧妙的功夫一般無異，愈是鑽研下去，愈是興味盎然，只要得悉世上另有比自己所學更高一層的功夫，千方百計的也要觀摩一番。波羅星是天竺高僧中大智之士，初到少林時，一意在盜取武經，回去光大天竺武學，但等到一見少林寺的武學竟是如此浩於烟海，卻未免戀戀不捨，不肯遽此離去了。

這時虛竹和鳩摩智相鬥之際，已能佔了四成攻勢，雖然兀自遮攔多而攻擊少，但內力愈增愈強，每一出招，鳩摩智都覺極難招架。原來虛竹心中畧有餘裕之後，突然使了一招，卻不是天山六陽手中的招數，而是李秋水在荒僻中教了他用來對付童姥的手法。這一招套中有套，雖只一招，卻有八種不同的厲害後着。當日童姥也是費了老大的心血，方始安爲拆解。總算鳩摩智武學淵深，機變過人，這才在倉卒中別出心裁的接了下來。

這一招鳩摩智是勉強接下了，但虛竹一試得手，精神爲之一振，第二招跟着使了一招童姥教他用來對付李秋水的。須知童姥和李秋水二人，都是逍遙派中的頂尖高手，苦研數十年後臨死相搏，所出的每一招盡是既陰狠又凌厲的殺手，招招都是極工心計的攻敵要害。這兩個女子心中積蓄了數十年怨毒，又明知對方厲害，出手之時，那裏還有半分容情？

玄慈等高僧見到虛竹所使招數越來越是陰險刻毒，雖然形勢漸佳，卻不由都皺起了眉頭。須知少林派僧侶弟子，數百年來並無一個女子，歷代創建，全是走的陽剛路子，同時因係佛門武功

，出手的用意均是在制敵而非殺人，與童姥、李秋水的招數截然相反。但虛竹偶然夾一招「天山六陽手」，却又和平威猛，頗合少林派的本意，只是陰毒多而平實少，旁觀者不禁膽戰心驚，均想：「這一招若是向我打來，不但送了我性命，而且令我死得慘酷無比。」

早在羣僧暗自心驚之前，鳩摩智便已察覺到情勢於已大大不利，連運三次强勁，要掙脫虛竹的右手，以便施用「火燄刀」的絕技，但已力加强，對方的指力亦相應而增，實不知他的內力究竟能强到什麼地步，情急之下，殺意陡盛，左手呼呼呼連拍三掌，虛竹揮掌化解。鳩摩智手掌一縮，從布襪中拔出一柄匕首，一刀向虛竹肩頭刺來。

虛竹所學，全是空手拆招，突然間白光閃處，敵人的匕首刺了過來，不知如何招架才是，心中一寒，搶着便去抓鳩摩智的左腕，這一抓是「天山折梅手」中的擒拿手法，既快且準，三根手指一搭上他手腕，大拇和小指跟着便收了攏。便在這時，鳩摩智掌心勁力一吐，匕首脫手而出，虛竹雙手牢牢抓着對方的手腕，無可閃避，噗的一聲，那匕首已揷入他的肩頭，直沒至柄。

旁觀羣僧「啊」的一聲驚呼，突然人叢中搶出四名僧人，青光閃閃，四柄長劍一齊刺向鳩摩智的咽喉。這四僧一齊躍出，一齊出手，四柄長劍又都指同一方位，劍法奇快，狠辣無倫。鳩摩智雙足運力，要待向後躍避，一拉之下，虛竹竟是紋絲不動，但覺喉頭一痛，四劍的劍尖已刺上了肌膚。只聽那四僧齊聲喝道：「不要臉的東西，快納命吧！」聲音嬌嫩，竟似是少女的喉音。

虛竹一看，這四僧竟然便是梅蘭竹菊四劍，只是頭戴僧帽，掩住了青絲，身上穿的便是少林寺僧衣。虛竹大是驚奇，叫道：「休傷他性命！」梅劍道：「是！」劍尖却不離鳩摩智的咽喉。

鳩摩智哈哈一笑，說道：「少林寺不但倚多爲勝，而且暗藏春色，數百年令譽，原來如此，我今可領教了！」虛竹心下十分惶惑，不知如何是好，鬆雙手放開了他的手腕。菊劍反過手來，替他拔下肩頭匕首，鮮血立湧，菊劍揮下手中長劍，從懷中取出一塊手帕，忙替他裹好傷口。梅蘭竹三姝的長劍仍是指在鳩摩智的喉頭。

虛竹道：「你……你們，是怎麼來的？」鳩摩智右掌一劃，「火燄刀」的神功已使了出來，嗤嗤嗤三聲，三柄長劍從中斷絕，三姝大吃一驚，向後飄躍丈許，長劍都只剩下了半截。鳩摩智仰天長笑，向玄慈道：「方丈師兄，却如何說？」玄慈臉色鐵青，道：「這中間緣由，老衲大有不明之處。卽當查明，按本寺戒律處置。明王和衆位師兄遠來辛苦，便請往客舍奉齋。」鳩摩智道：「如此有擾了。」說着合什行禮。鳩摩智合着雙手向旁一分，暗運「火燄刀」神功，只聽得噗噗噗噗四響，梅蘭菊竹四姝齊聲驚呼，頭上的僧帽無風自落，露出烏雲也似的滿頭秀髮，數百莖斷髮跟着僧帽飄了下來。

原來鳩摩智火燄刀一刀掠過，將四姝僧帽打落之餘，還切斷了無數頭髮。打落僧帽不難，而這無形氣功居然能切斷這許多柔軟而無可着力的頭髮，已與一等一的寶刀寶劍殊無二致，足見此人內功之深，實已登峯造極。他顯這一手功夫，不但是炫耀已能，斷髮而不傷人，表示手下容情之意，同時明明白白的顯示四姝乃是女子，叫少林僧此後無可抵賴。玄慈臉色更是不喜，道：「衆位師兄，請！」

神光、龍猛、融智等諸高僧陡見少林寺中竟會有僧裝女子出現，無不大感驚訝，別說少林是素享清譽的名山名刹，就是尋常一座小小的廟宇，也決不容許有這等大違戒律的行逕，聽到玄慈方丈一個「請」字，大家都站了起來，自有職司知客的僧侶分別迎入客舍，供奉齋飯。

一衆外客剛轉過身，還沒走出大殿，梅劍便道：「主人，咱姊妹私自下山，前來服侍你，你可別見怪。」蘭劍道：「那緣根和尚對主人無禮，咱姊妹狠狠的打了十幾頓他才知好歹，沒料想這西域和尚又傷了主人。」虛竹「哦」了一聲，心下這才恍然，原來緣根所以前倨後恭，竟是受她四姊妹的脅迫，如此說來，她四人喬裝爲僧，隱身寺中，已有多日，不由得跺脚說道：「胡鬧，胡鬧！」隨卽在如來佛像前雙膝跪倒，說道：「弟子前生孽重，今生又未能恪守清規戒律，以至爲本寺惹下無窮禍患，恭請方丈重重責罰。」

菊劍道：「主人，你也別做什麼勞什子的和尚啦，不如大夥兒一齊回飄渺峯去吧，在這兒清茶淡飯，受人家管束，有什麼好？」竹劍指着玄慈道：「老和尚，你言語中對咱主人若有什麼得罪，咱四姊妹對你可也不客氣啦，你還是多加小心爲妙。」虛竹連連喝止，說道：「你們不得無

論，怎麼到寺裏來胡鬧？唉，快快住嘴。」可是四姝你一言，我一語，咭咭呱呱的，竟將玄慈等衆高僧視若無物。少林羣僧相顧駭然，眼見四姝相貌一模一樣，明媚秀美嬌憨活潑，一派無法無天，實不知是什麼來頭。

原來四姝是大雪山下的貧家女兒，其母已生了七個兒女，再加一胎四女，實在無力供養，將之棄在雪地之中。適逢童姥在雪山下採藥以鍊製九轉熊蛇丸，聽到啼哭，一看是相貌相同的四個女嬰，覺得有趣，便携回靈鷲宮撫養長大，授以武功。四姝名雖是童姥的侍婢，實則是祖孫一般，大得童姥的寵愛。四姝從未下過縹緲峯一步，那裏懂什麼人情世故，什麼大小輩份？她們生平只聽童姥一人的吩咐，待虛竹接續童姥爲靈鷲宮主人，她們也就死心塌地的侍奉虛竹。只是虛竹溫和謙遜，遠不如童姥御下有威，她們對之也就不怎麼懼怕，四姊妹心意相通，竟然肆意妄爲起來。

玄慈說道：「除玄字輩衆位師兄弟外，餘僧各歸僧房。慧輪留下。」衆僧齊聲道：「是！」按着輩份魚貫而出。片刻之間，大雄寶殿上只留着三十餘名玄字輩的老僧，虛竹的師父慧輪，及虛竹和靈鷲四女，慧輪跨上一步，也在佛像前跪倒，說道：「弟子教誨無方，座下出了這等孽徒，請方丈重罰。」竹劍噗哧一笑，道：「憑你這點微末功夫，他配做我主人的師父？前天晚上松林中連絆你八交的象面人，便是我家二姊。我說呢，你的武功實在稀鬆平常。」虛竹暗暗叫苦：「糟糕，糟糕！她們連我師父也戲弄了。」又聽蘭劍笑道：「我聽緣根說，你是咱們主人的師父，便來考較考較你。三妹今日若是不說，只怕你永遠不知道怎麼連摔八交呢，哈哈，嘻嘻，有趣，有趣！」

玄慈道：「玄慚、玄愧、玄念、玄淨四位師弟，請四位女施主不可妄言妄動。」四名老僧躬身道：「是！」轉過身來，向靈鷲四女道：「方丈法旨，請四位不可妄言妄動。」梅劍笑道：「我們偏偏要妄言妄動，你管得着麼？」四僧齊聲道：「如此得罪了！」僧袍一揚，雙手隔着衣袖，分拿四女的手腕，玄慚使的是「擒拿手」，玄愧使的是「虎爪功」，玄念使的是「鷹爪力」，玄淨使的則是「少林擒拿十八打」，招數不同，却均是少林派的精妙武功。四女中除了菊劍外，三女的長劍都已被鳩摩智削斷。菊劍長劍抖動，護住三個姊妹。菊蘭竹三女各使斷劍，從菊劍的劍光下攻將出來。虛竹叫道：「拋劍，拋劍！不可動手！」

靈鷲四姝聽得主人的呼喝，都是一怔，手中兵刃的凌厲招數只使得一半，沒敢全力施爲，四女的武功本來遠不及四位玄字輩的高僧，臨敵時一失先機，立時便分別給四僧以擒拿法拿住。梅劍用力一掙，沒能掙脫，嗔道：「咱們聽主人的話，才對你們客氣，唉唷，痛死了，你捏得這麼重幹什麼？」蘭劍叫道：「小賊禿，快放開我。」抓住她手腕的玄愧大師鬚眉皆白，已是七十來歲的年紀，她却呼之爲「小賊禿」。竹劍道：「你再不放手，我可要罵你的老婆了。」菊劍道：「我吐你口水。」一口唾液，向玄淨噴去，玄淨側頭讓過，手指加勁，菊劍只痛得「唉唷」一聲大叫。大雄寶殿本是莊嚴佛地，霎時間成了小兒女的驚啼燕叱之場。

玄慈道：「四位施主安靜毋躁，若再出聲，師弟們便點了她們的啞穴。」四姝一聽要點啞穴，都覺不是玩的，嘟起了嘴，不敢作聲，玄愧等四位大師也放開了她們的手腕，站在一旁，嚴加監視。

玄慈道：「虛竹，你將經過種種，從頭說來，休得稍有隱瞞。」虛竹道：「是，弟子誠心稟告。」當下將如何奉師命下山投書，如何歸途中，爲葉二娘所擒，如何遇到玄難、慧方等衆僧，如何誤打誤撞的解開玲瓏棋局以致成爲逍遙派的掌門人，玄難如何死於丁春秋的劇毒之下，如何爲阿紫作弄而破戒開葷，一直說到如何遇到天山童姥、如何深入西夏皇宮的冰窖，而致成爲靈鷲宮的主人。這段經歷本來過程繁複，他口齒笨拙，結結巴巴的說來，着實化了老大一段時光，雖然拖泥帶水，不大清楚明白，但事事交代，毫無遺漏，冰窖中與夢中女郎犯了色戒一事，也是吞吞吐吐的說了。衆高僧越聽越奇，只覺這個小弟子遇合之巧，實是武林中前所未聞。衆人適才都見過他鬥鳩摩智的身手，對他所述，均無懷疑，都想：「若不是他一身而集無崖子、童姥、李秋水三人的神功，又在靈鷲宮石壁上領悟了一番上乘武技，如何能敵得住大輪明王的絕世神通？」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前文提要】何蔚水和還魂子分手之後，借酒澆愁，得遇樊飛雲，原來樊飛雲曾見那矮子和洪剛，在望日宮外會晤，又指起泰山天芝谷之名，何蔚水一聽，便向林外掠去——

武俠長篇連載

杜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第十四回　寃家路狹　公子空多情

樊飛雲見何蔚水一聲不出，向外便走，心中不禁又急又難過，忙趕了上去，道：「何姑娘，何姑娘，你到什麼地方去？」

何蔚水一面向前急掠而出，一面道：「多謝你告訴我洪剛的下落，我如今去找他。」

樊飛雲心中一呆，追在何蔚水的身後，道：「我何嘗告訴你洪剛的下落來着？他是什麼樣人，到那裏去了，我根本不知道！」

何蔚水道：「你已告訴我，那矮子和他兩人，曾提及天芝谷，我這就到泰山天芝谷去，這是我如今追尋洪大哥的唯一線索了！」

樊飛雲聽得何蔚水要到天芝谷去，心中更急，忙道：「何姑娘，你也不應是初在江湖上行走，難道不知道天芝仙子定下的規矩麼？」

何蔚水本來是在向前疾掠而出的，可是樊飛雲這句話一出口，她陡地一怔，立時停了下來。

兩人一先一後，去勢都極快，相距也不十分遠，何蔚水一停下來，樊飛雲一個起落，便已到了她的面前，道：「何姑娘，你可是想起了？天芝仙子脾氣最是古怪，她揚言任何男子，若是踏入天芝谷，必然受她折磨而死，你……這個洪剛如何會在天芝谷中？」

樊飛雲的話講完，何蔚水的面上，現出了一片茫然之極的神色來。

她呆了好一會，才苦笑了一下，道：「你……你的話又將我的希望打散了，我如今該上何處去找他的好？」

樊飛雲遲疑着道：「何姑娘，如果你要找的洪剛，就是我見過的那個瘦削的年輕人的話，那照我看來，他……他……」

何蔚水只當樊飛雲又有什麼新的線索可以供給她，忙道：「他怎麼樣？」

樊飛雲鼓足了勇氣，道：「照我看來，這人一無可取之處，不知你何以對他如此牽掛，一聽到他的一點消息，就連忙趕去，連向我道別都不肯……我實是……想不明白……」

樊飛雲講到後來，面上現出了十分懇切的神情來，望着何蔚水。

何蔚水乃是何等聰明伶俐的姑娘，樊飛雲的這一番話，用意何在，她怎會不知道？

但是，她對於樊飛雲的話，却也無法回答。

樊飛雲說洪剛一無可取，何蔚水仔細想來，洪剛的確是一無可取，他不會武功，而且根本不想學武功，他對一切事情，都是懶洋洋地，只求吃飽了睡，睡足了吃，渡其天年，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可取之處呢？

然而，何蔚水却又覺得，自己必需和洪剛在一起，和洪剛分開了，她就覺得沒有一件事是完整的，每一件事都像是少了什麼，但是却又說不出所以然來！

她和洪剛在感情上的聯系，是難以用任何言詞表達出來的。

她站着發呆，樊飛雲只是望着她，心中充滿着希望，在等待着她的回答。

好一會，何蔚水才嘆了一口氣，道：「樊公子，你問我的這件事，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更相信，就算我說了出來，你也不會明白的。我……還是要到天芝谷去走一遭，因爲那矮子的口中，既然曾提及泰山天芝谷，如今這也是我唯一的線索了！」

樊飛雲的心中，本來充滿了希望，何蔚水的那幾句話，恰如幾盆冰水向他兜頭澆了下來，一時之間，他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麼才好。

何蔚水對樊飛雲笑了笑，在她而言，是覺得對樊飛雲十分抱歉。她一片冰心，雖在洪剛身上，但樊飛雲對她的仰慕之情，她心中還是十分感激片。

却不料何蔚水本就十分俏麗，這一笑，更是動人之極，看得樊飛雲心頭怦怦亂跳，他本來已失望之極，但這時，新的希望却油然而生！他忙道：「何姑娘，你要到泰山去，我送你一程可好？」

何蔚水心想，天芝仙子脾氣古怪，絕不許有男子走近天芝谷，他要送自己，至多不過和自己一起到天芝谷外而已。

此去泰山，雖說只有兩三天路程，一路之上，和他在一起，也會有許多

不便之處，但是看他的神情，如此焦切，若是再不答應他，不但不合情理，而且也未免令他太以失望了！

何蔚水略想了一想，便道：「好，可是你知道，天芝仙子武功極高，到了天芝谷外，你再要不走，可就會闖禍了！」

何蔚水這兩句話一出口，樊飛雲心中高興之極，竟忍不住發出了一聲歡嘯來。

剛才，他存着戰戰兢兢之心，提出要送何蔚水一程，還只怕何蔚水拒絕。

可是如今何蔚水這樣說法，那分明是應允他陪着前往泰山天芝谷了，這正是樊飛雲望外之事，怎不令得他雀躍歡嘯？

何蔚水見他高興成這樣子，也不禁好笑，道：「我心急，這就要起程了。」

樊飛雲忙道：「好，你只管向前趕路，我隨後追來。」何蔚水笑道：「我走得快，你若是追不上呢？」樊飛雲抓了抓頭皮，道：「那我只恨爹娘少生了兩條腿，絕不敢耽擱姑娘的事情。」

何蔚水聽了，又忍不住一笑，同時，她聽得樊飛雲說起爹娘來，心中不禁一動。樊飛雲的母親，她自然是在玉環島上見過她的，但是樊飛雲的父親是誰，她却未曾見過，照想來，玉環尊者的兒子，一定是一個武功絕頂的高手，不知何以反而沒沒無聞？

何蔚水若是自己心中無事，必然要向樊飛雲問個明白了。

但這時，她自己心中其亂如麻，明知其中必有什麼秘密在，但也只是想過就算，並不去問她。她只是道：「那也不必，我既答允和你一起到泰山去，總要等你的，你也不一定追不上我的。」

樊飛雲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何姑娘，你可望而不可即，我只怕總是追不上你的了！」

樊飛雲語帶雙關，何蔚水如何聽不懂？她面上紅了一紅，却又裝着完全不明白，道：「你的輕功，不見得在我之下，試試看！」

何蔚水的話才說完，身形一轉，已經向前斜掠了出去。

這時，何蔚水已經明明白白，看出樊飛雲對自己大有情意，她唯恐和樊飛雲在一起，更是使樊飛雲痴夢不醒，所以有意離得樊飛雲遠些，一上來，便使出了「異數經」中所載的上乘輕功，「趣雲趕雨」之法，那一掠，便已掠出了三五丈許！

她只聽得身後樊飛雲突然發出了「咦」地一聲，叫道：「何姑娘，你停一停，我有一句話要問你！」

可是何蔚水却並不停下，一個起伏，又向前掠出了兩三丈去。

她一面向前掠出，一面答道：「你若是趕上了我，隨你問我什麼！」

這一句話未曾講完，她第三個起伏，又已展出，樊飛雲在乍見何蔚水身形向前掠出之際，一眼便看出，何蔚水身子離地不高，斜掠而出，衣袂當風，了無聲息，那上乘輕功身法，正是玉環島上的功夫！

要知道他和何蔚水在望日宮中相遇，何蔚水認得他，他却不認得何蔚水。

如今，他忽然之間，見何蔚水竟使出了玉環島上的輕功，而且那種輕功，極其上乘，在玉環島上，他也只有見他的母親、二姨、三姨等幾個人使過，他心中實是驚訝到了極點。

所以他一面高叫，要何蔚水停下，一面竟忘了向前追出。

何蔚水一連三個起伏，人已到了八九丈開外，樊飛雲這才陡地省起，自己若再不去追，只怕一直到泰山，都要追不上了！

他連忙眞氣連提，向前直追了上去！

何蔚水在前面飛掠而出，她準備一口氣掠出三五十里，才等一等樊飛雲，然後，一見到樊飛雲，便又立時起程。那樣，既可不失和樊飛雲同往泰山天芝谷的諾言，又可以將和樊飛雲在一起的時間減低至最少程度，以免他苦纏。

何蔚水主意打定，向前的去勢更快，不消多久，便已奔出了十來里，穿過了好幾座林子。泰山乃是山東境內的第一大山，何蔚水以前也去過不止一次，絕不需向人打聽途徑。

她一口氣奔出了三十來里，前面又是一座林子，她心想奔進那座林子之後，便可以略歇一歇，等待樊飛雲了。

她一面想着，一面頻頻回頭看去，看樊飛雲是否就在後面。

但是向後望去，樊飛雲的影子都不見！她向後望得多了，前面的情形，便少加注意，忽然之想，覺得面前，似乎有一股勁風，襲了過來。

何蔚水心中一凜，連忙轉過頭去，只見有兩個蒙面女子，迎面而來，就在她定睛一看間，那兩個蒙面女子，早已在她的身邊，掠了過去。

江湖之上，異人異事頗多，何蔚水自然是司空見慣，有兩個蒙面女子迎面而來，她也不放在心上，仍向前奔了過去。

可是她才奔出了兩步，便聽得身後，響起了「咦」地一聲，一個女子聲音道：「像是她。」

另一個女子則道：「不會那麼巧吧，看來也不是十分像。」

那一個「哼」地一聲，道：「問一問又怕什麼？常言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又怎知不是她？」這兩個女子的講話之聲，雖然不高，但是何蔚水卻聽得十分清楚。

她在甫一聽得「像是她」那三個字之際，心中便已涼了半截！

相隔的時間雖久，但是她卻還可以聽得出，發出「像是她」這三個字的，正是她在玉環島上委曲求全做丫環的主人！

何蔚水何等機伶，她一覺出不妙，向前的去勢更快，轉眼之間，便已掠進了樹林之中。她一進林子，便聽得那兩個女子齊聲叫道：「喂，你站住，我們有一句話要問你！」

何蔚水心知自己若是被她們追上，那是萬萬難以脫身的了，因之她一進林子，仗着樹木茂密，突然轉向左側，又掠出了丈許。

她才掠出丈許，便聽得兩下長嘯之聲，如鋪天蓋地也似向何蔚水湧了進來。

何蔚水知道自己絕無機會再在林中逃竄了，因為只要對方兩人一進林子，雖是林木濃密，自己才奔進林子不久，只要一逃，立時便被人發覺，倒不如險中求勝，爬上樹去，看看是不是可以躲得過去！

她身形一凝，足尖一點，身子已向上疾拔而起。她的右手，剛抓到了一根離地一丈五六，打橫伸出的樹枝，「呼呼」兩股勁風過處，那兩個蒙面女子，已經並肩掠進林子中來。

由於何蔚水機伶，才進林子，便轉了個向，因之那兩個蒙面女子一進林子之後，只是向前看去，並未曾注意到左側一丈開外處，何蔚水正吊在樹枝上。

何蔚水心頭狂跳，身子輕輕地向上一揚，了無聲息地躲進了濃密的樹葉之中。

她躲進了樹葉中，才略為鬆了一口氣，但心中仍是十分害怕。

剛才，那兩個蒙面女子和她錯肩而過，因為她絕未想到兩人會和自己有關，所以她也未曾去注意兩人的體形模樣。

而這時，她透過茂密的樹葉，向下看去，兩人雖然蒙着面，她卻已可認出，左邊那個，穿着藍衣服的，正是在玉環島上負責看管藏寶密室的「三姨」，而右首那個綠衣婦人，則是「二姨」。

在玉環島上，人人皆不稱呼姓名，何蔚水直到遇到了樊飛雲，才知道玉環尊者姓樊。而這兩個婦人，何蔚水也只知道她們是玉環尊者第二、第三個女兒，卻不知她們的名字。

然而何蔚水卻知道，這兩人的武功之高，絕非自己所能比較！

她在樹上，屏氣靜息，一動也不敢動，只見兩人進了林子之後，略停了一停，那藍衣婦人已厲聲喝道：「死丫頭，若是你的話，你還不快出來？那我還可以給你留一個全屍！」

綠衣婦人向之施了一個眼色，聲音比較柔和得多，道：「你已被我們遇上，如何還逃得出去？不如將那葫蘆陰火，和那兩卷異數經交了出來，我們兩人還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何蔚水當日，在玉環島上盜寶之際，確是將三卷異數經中的上、中兩卷偷到手中的。

但當時她見識淺，到手一看，上卷異數經字數寥寥，沒有一句看得懂，她又只當得了中卷異數經，已足堪報仇，所以竟將上卷異數經燒去。

這件事，她在看到靈碧子展示武功之際，心中已是大大地後悔了。

但她燒掉上卷異數經，和已經用完了那葫蘆陰火一事，玉環島追尋她的人，卻是不知道，所以那綠衣婦人一開口，便要她將兩卷異數經和一葫蘆陰火，一起都交了出來。

何蔚水自然知道，那綠衣婦人的話，絕靠不住，玉環島上的人，莫不

何蔚水被三姑抓住，在她臉上括了七八掌。

將她恨之切骨，怎還肯留她性命？就算何蔚水願意上當的話，她也是無法可施，因爲這時，她連僅有的中卷異數經，也已經被那個自稱天山矮仙的人所騙走了！

何蔚水心頭亂跳，這時她只希望兩人能够向林子的深處追去，那麼她還可以立即逃出林子，再作躲避兩人的打算。

然而那兩個婦人却也十分乖巧，她們一進林子，便不見了何蔚水，早已知道何蔚水走不遠的，一定是在附近，躲了起來。

是以她們各自講了幾番話，威脅利誘，仍不見何蔚水現身，竟並不向林中深處去追尋，只見兩人倏地散了開來，在四五丈方圓之內，以極快的身法，迅疾無比地兜了幾個圈子。

何蔚水提心吊胆，見兩人似乎並不疑心自已躲在樹上，心中剛又要爲放心時，只見兩人又到了剛才所站的地方，綠衣婦人「哈哈」一笑，道：「三妹，這丫頭躲在什麼地方，你可知道麼？」

藍衣婦人毫不攷慮，道：「我自然知道。」

何蔚水在樹上一聽得兩人這樣說法，不禁心驚肉跳！

她幾乎要失聲驚呼了出來。但是她繼而一想，兩人一定是故意如此說法，想等自已出聲，她們便好知道自已匿身的所在的。

但是，何蔚水隨即知道她自已的想法，實在太樂觀些了！

只聽得那綠衣婦人又問道：「她躲在何處，你倒說來聽聽！」

藍衣婦人抬起頭來，她雖然蒙着面，但是雙眼却是露在外面的。

當她抬起頭來時，何蔚水可以看出她雙眼之中，射出冷電也似的光芒來。何蔚水心中，更是大吃一驚，便已覺得她

道：「你數數，在我們的周圍，數上五十株樹，她必在其中一株之上！」

何蔚水聽到那藍衣婦人講出了這幾句話來之後，想驚駭失聲，也在所不能了，因為她已經驚得呆了！

綠衣婦人接着道：「不錯，我也是這樣估計，咱們還怕她飛上天去麼？」

兩人講完之後，一齊哈哈大笑，動作一致，突然雙掌齊出，掌心向上，各自向一株大樹，凌空拍出了一掌。只聽得掌風呼嘯，掌力疾湧而出，剎時之間，樹上棲鳥驚飛，樹枝撼搖，樹葉如大雪紛降。

不過是一轉眼的功夫，那兩株樹葉茂密的大樹，竟只剩下了光禿禿的樹枝！

如果樹上有人的話，在這樣的情形下，是萬萬躲不過去的了。

兩人向上一望，道：「這兩株樹上沒有人！」

她們話一說完，各自雙掌又已向前推出，轉眼之間，滿地落葉，又是兩棵大樹只剩了禿枝。

在這時候，何蔚水除了抓住樹枝，呆若木雞之外，實是沒有別的辦法了。

她不能動，一動，她匿身的所在，定然要被兩人知道。

但是，她也不能不動，因為她若是不動，一直匿身樹上的話，至多捱上小半個時辰，那是定然會被她們兩人發現的！

何蔚水人雖然機靈，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她出了一身冷汗又一身，卻是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

只見兩人雙掌，發之不已，她們每推出雙掌，便有一棵大樹遭殃，不到三四盞茶時，已有三二十棵大樹，變成了禿枝。

而何蔚水藏身的大樹，也已快輪到了！

她們兩人的掌力，似乎無窮無盡一樣，已經連發了十來掌，掌力一樣是如此強大，她們一面發掌，一面還在談笑自如。一個道：「只怕不消七八掌，死丫頭便非現身不可了！」

另一個道：「這丫頭，看她用盡心機，投身玉環島，盜去了異數經，似乎是個聰明絕頂之人，何以如今這樣蠢，明知躲不過去，卻還躲着？」

何蔚水聽了，心中只得苦笑！

當然她明知自己是躲不過去的了，但除了繼續躲着之外，還有什麼法子呢？

繼續躲着，多少還可以捱過一刻時間，雖然無濟於事，但是總可以遲一步踏進鬼門關！

何蔚水正在這樣想着，突然之間，看到那藍衣婦人，雙掌揚起，已向她藏身的那株大樹推出了兩掌！何蔚水只覺得一股勁風，自下而上，向前直逼了過來，剎時之間，如同置身於驚濤怒浪之中的小舟內一樣，身子搖晃不已。

再接着，便是滿樹樹葉，盡皆落去，只聽得那藍衣婦人「啊哈」一笑，道：「在這裏了！」

何蔚水向下看去，只見自己的身形，已暴露無遺，而藍衣婦人一叫，綠衣婦人本待發的掌，也已收回，轉過身掠了過來。

兩人一邊一個，守在樹下，昂首上望，何蔚水冷汗如雨，仍是抓住了樹枝。

雙方僵持了片刻，只聽得那藍衣婦人發出了一陣尖利之極的冷笑聲，道：「死丫頭，原來你也有今朝一日麼？哼哼，我等這一天，已不知等了多久了！」

她一面說，一面手指「拍」地彈出，只聽得「嗤」地一聲響，一股勁疾之極的指風，向上疾射了上來。那一股指風，卻不是射向何蔚水，而是射向何蔚水存身的樹枝的。

只聽得指風到處，「刷」地一聲響，哪根手臂粗細的樹枝，如為利刃所截一樣，立時斷了下來。樹枝一斷，何蔚水的身子，自然也向下落了下來。

何蔚水直到這時，才發出了一下驚恐之極的怪叫聲，足尖在另一根樹枝上一點，整個人向上疾拔起了七八尺高下，想要死裏逃生。

那兩個婦人一見何蔚水身形拔起，卻並不急於追趕，只是道：「哈，你看這丫頭，武功大進了，當然是異數經之功。」另一個則道：「是啊，兩年多功夫，便練到了這一地步，算大是不易了！」

她們兩人在說話之間，何蔚水在半空之中，連翻了三四個筋斗，翻出了三四丈去，向另一株大樹之上，落了下來。

她心中剛才想，自己或許還可以有一線生機。可是，當她的身子，才一落到了那株大樹之上，便聽得「哈哈」、「哈哈」兩聲笑，從濃密的樹葉之中，突然冒出了兩個人來，正是那兩個女子。

原來那兩人自知輕功在何蔚水之上，所以當何蔚水才一掠起之際，她們根本不着急，等到看準了何蔚水身形下落之處，才展動身形，仍然趕在何蔚水的前面。

何蔚水一見兩人，心中大驚，她足尖才點到一根樹枝，連忙眞氣一提，身子又向上拔了起來，倏地翻身，落下地來。

但是，當她雙足點地之際，那兩個女子，早已一左一右，在她的身邊站定！

何蔚水這時，知道自己想要脫身，乃是萬萬沒有可能的事情了。

她也知道，兩人之所以不立即動手，等於是貓拿耗子一樣，在看自己大汗淋漓，四處竄逃，但是卻又逃不出去爲樂！

何蔚水既明白了這一點，她站定之後，也就不再逃竄，只是木然而立。

只聽得那藍衣婦人道：「咦，你怎麼不逃了？你功力大進，或者可以逃得出去，也未可知，你不試試，快逃啊！」

何蔚水苦笑了一下，她連講話聲音，都在發顫，道：「三姨，你何必這樣對我？」

那藍衣婦人發出了一聲怪叫，道：「我這樣對你？哼哼，我要你知道我將怎樣對你！」

她話一出口，陡地踏出了一步，一伸手，便抓住了何蔚水的肩頭。

玉環島在失寶、失火之後，她受了玉環尊者好幾頓斥罵，一直懷恨至今，如今見到了何蔚水，當眞連眼都紅了，如何還肯輕易放過？她一抓住了何蔚水的肩頭，便力透五指，抓得何蔚水的肩骨，「格格」作响，痛得她眼前發黑！

那綠衣婦人踏前一步，道：「三妹，先令她將東西交出來！」

那藍衣婦人手上的力道稍鬆，喝道：「一葫蘆陰火，兩卷異數經，快交出來，我還可以給你一個痛快！」何蔚水本來自信是必無生路的了，可是她一聽得那藍衣婦人如此說法，心中卻又生出了一線希望來。

她緩緩地搖了搖頭，也不說上卷異數經已經被自己燒去，更不說一葫蘆陰火已被自己用完，只是道：「那三件物事，不在我身邊！」

那兩個婦人互望了一眼，藍衣婦人立時在何蔚水的身上，搜了一遍。

但這時，那三件東西確是沒有一件在何蔚水的身上，她們當然搜不出

遍譽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作家

多姿多采

美不勝收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來。兩人又氣又怒，齊聲道：「東西在什麼地方？」

何蔚水道：「在我一個朋友處。」

那藍衣婦人心中怒極，揚起手來，「劈劈拍拍」在何蔚水的臉上連摑了七八掌，何蔚水痛得淚水直流，兩邊面頰，腫起老高，熱辣辣地，像是臉上貼上了兩塊燒紅了的烙鐵一樣！

那綠衣婦人連聲道：「你的朋友是誰，他在什麼地方？」

這時，何蔚水口角鮮血直流，想開口講一句話都含糊不清，但他仍然掙扎着道：「他……叫還魂子，是一個頭大如斗的怪人。他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但你們若是揚言要找還魂子，並且逢人便說我已落在你們手中……他一定會來找你們，將……三件物事……送還給……你們的。」

何蔚水一面說，一面只希望兩人不知道還魂子的武功來歷。

還魂子離開大邪、鬼凶已久，而這兩人在玉環島上居住的時間又長，她們果然不知道還魂子是何等樣人，聽了之後，只是「哼」地一聲，道：「你怎知他定然會來送還失物？」

何蔚水一聽，便知道自己的這一個希望，總算未曾落空。

他的精神，也不禁爲之一振，因爲他知道兩人的武功雖高，然而比起還魂子來，却還大是不如，只要還魂子一現身，自己便可以死裏逃生了。還魂子對自己十分好，看來他聽得自己爲人所抓的信息，是一定會來打救自己的。他忙道：「他是我的好朋友，聽說我性命有危險，自然要來營救我的。」

那綠衣婦人「哈哈」一笑，道：「那麼，他便在做春秋大夢了。」

何蔚水苦笑了一下，道：「我也知道，我落到了你們的手中，那是萬無生理的了，但只盼你們，在得了失物之後，能給我一個痛快就行了。」

兩人互望了一眼，道：「那自然可以，說不定還可饒你一命！」

何蔚水心想，這當口是爾虞我詐了，看誰到後來，是誰生誰死！

何蔚水正在想着，忽然聽得遠遠地傳來了樊飛雲的聲音，叫道：「何姑娘！何姑娘！」

何蔚水一聽到樊飛雲的聲音，心中又不禁「啊」地一聲，心想樊飛雲若是趕到，他定然會替自己求情，自己的生路，又多了一條了，剛才事情來得太急，竟將他忘記了。

樊飛雲的聲音，一傳了過來，那兩個女子又一齊發出了「咦」地一聲，喝道：「那是誰？」

何蔚水勉力高聲應道：「我在這裏！」她聽了樊飛雲，才回答那兩個女子的問題，道：「你們連自己姪兒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麼？」

當樊飛雲離開玉環島的時候，還只是個少年，兩年多來，他長大了不少，語音當然也有了改變，難怪這兩個婦人聽來覺得耳熟，但又不能肯定他是什麼人了。她們聽得何蔚水這樣說法，不禁「啊」地一聲，道：「原來是小雲！」就這兩句話功夫，已經看到樊飛雲掠進了林子，向前奔來。

他直奔到何蔚水的面前，似乎絕未發覺林中還有別的人在。

等到他在何蔚水的面前站定之後，抬頭向何蔚水一看間，他面上不禁陡地變色，因爲這時，何蔚水口角帶血，面上又紅又腫，與和她分手之際，簡直像是換了一個人一樣。

樊飛雲心中驚駭莫名，一時之間，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這時，那兩個婦人也已認出樊飛雲來了，她們齊聲叫道：「小雲。」

樊飛雲又是一怔，向兩人看去，更是驚訝，道：「二姑，三姑，你們怎麼來了？何姑娘是你們打成這樣的麼？你們爲什麼打她？」

樊飛雲對於何蔚水的被打，心痛之極，一面責問，一面額上的青筋，都現了出來。

那兩個婦人沉聲道：「小雲，這兩年多來，你究竟在什麼地方？」

樊飛雲頓足道：「你們爲什麼打何姑娘，快放開她，抓住她則甚？」

那兩個女子道：「放開她，小雲，你別胡來，她偷了老爺子的兩卷異獸經，一把火，逃走了兩年，好不容易將她抓住，如何能放她？」

樊飛雲一聽，整個人都呆住了！

她離開玉環島在先，何蔚水盜寶、放火，大鬧玉環島等事，他全然不知，這時，他的心中，仍然不免疑信參半。

他忙問道：「何姑娘，有這等事？」

何蔚水只是苦笑了一下，並不回答，樊飛雲見何蔚水已然默認，更是呆了！

欲知後事如何？請下期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備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刪，付梓刊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冊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冊，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可也

滋髮素

植物油

每日採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 原來黑色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各大公司藥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宴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用法簡

功效速

西班牙出品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明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鄭拾記報局
香港永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緞牛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八〇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